

市人戲

陶晶孫著

戲子節治煉



上海現代書局印行



木 人 戲

# 傻子的治療

陶 晶 孫 著 譯



3 0664 8198 1

上 海

現 代 書 局

1 9 3 0

天

991.6  
399  
2

## 目 次

- 圖一 木人戲中的哥德
- 圖二 動物革命舞台面
- 圖三 誰最蠢舞台面 (四幅)

### 武器的木人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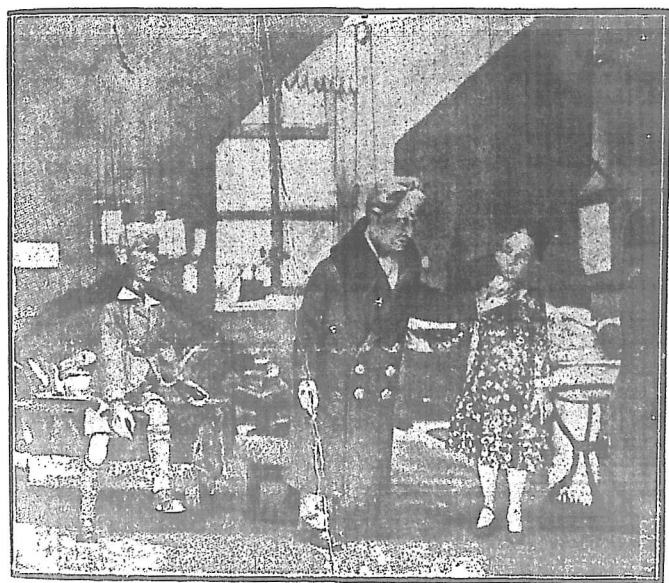
#### 木人戲

- 木人戲的介紹
- 木人戲的歷史
- 木人戲的技巧
- 假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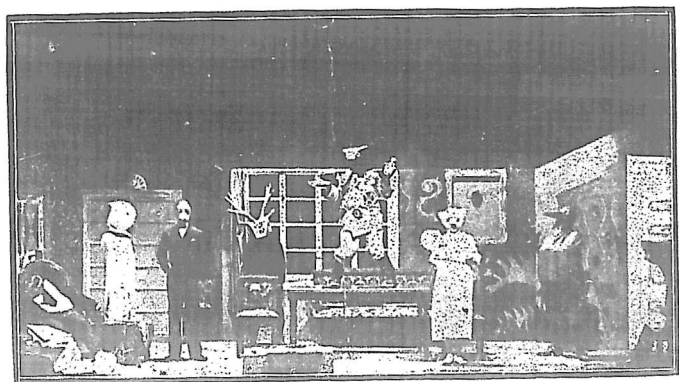
### 勸太和熊治

#### 羊的素描

- 運貨便車 (屋托·密勒作)
- 傻子的治療 (攀斯·左克斯作)
- 畢竟是奴隸罷了 (村山知義作)
- 動物革命 (易王·哥爾作)
- 梅資雜來姆 (易王·哥爾作)
- 誰最蠢 (威特福該爾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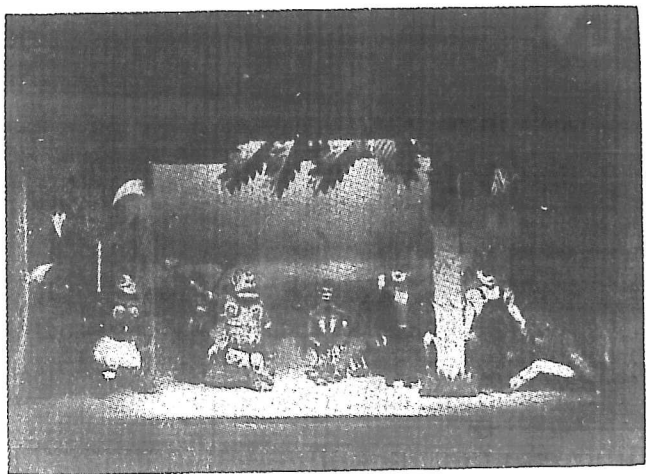
木人戲中的哥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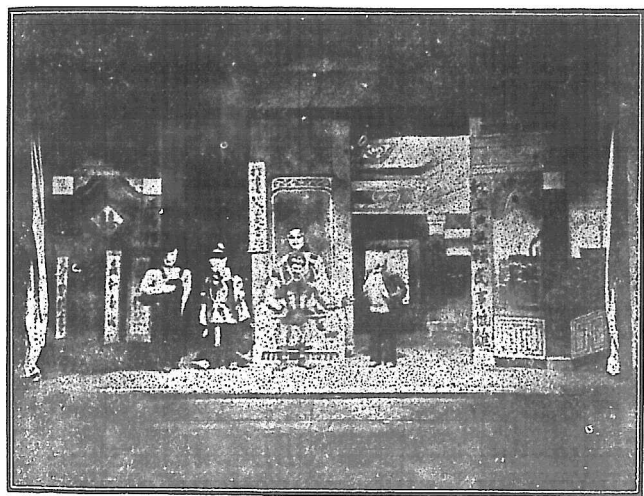
動物革命舞台面



“誰最誰”第一幕舞台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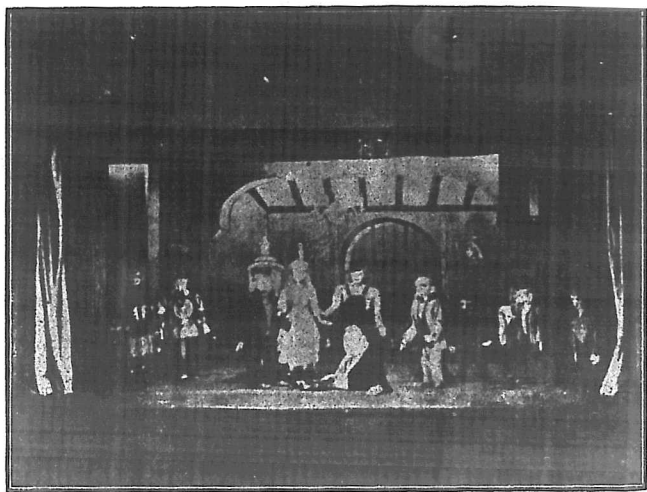


·誰最蠢· 第二幕舞台面



“誰最盜” 第三幕舞台面





• ‘誰最蠢’ 第四幕舞台面

## 武器的“木人戲”

陶晶孫提倡“木人戲”有許多人懷疑：“木人戲也算得一種藝術麼？這也值得提倡麼？”

在提倡的人，當然覺得不可思議，但是這懷疑也有相當的根據。

破題一句話，中國傳來的木人戲太無聊了，太幼稚了，當不得“藝術”這樣一個美稱。一提到“木人戲”，我們就連想那種拙稚不潔的什物，要懷疑木人戲的提倡是不可思議，那也有一理的。

可是中國的木人戲是拙劣。這不足說明木人

戲本身就應該是拙劣，遠處不必講，且說我們的近鄰日本，“人形芝居”是德川時代數百餘年傳下來的精粹的藝術，一直到現在，大阪的“文樂座”還不失為古典的名物。

只隔着一道太平洋，木人戲的命運，就有這樣地幸與不幸。

這是閒話，

品孫所提倡的當然不是那麼精美的古董品，而是嶄新的藝術運動的武器。

誠然，木人戲是一種嶄新的武器。

Wittfogel 說，其初看去很微小很無力的武器，我們應該進而取得。木人戲，一看看不出什麼，然而是一件可以完成的武器。

Wittfogel 的話太偏麼？

我們試想想中國新興藝術的環境和一般劇場的種種條件的困難，我們對於演劇就要發生戒心。

但是木人戲可以填補這樣缺憾。

那不很簡單麼？十幾個木頭人，幾個牽線的和說話的，一個音樂家，一片小小的舞台，一切就都有了。而這小小設備，如晚上在會堂內，至少可給二百人的觀眾看。

經費方面，當然問題很少。

講到脚本，爲了木人戲所寫的劇本之外，什麼既成作品都可採用。方向相同的作品自然必要，方向相反的作品，我們也能夠活用。改竄，模倣，翻案，這些且不用說，就是對立物的滑稽化也有相當的效力。

所以脚本方面，也決不會發生恐慌。

木人戲的長處在諷刺，在滑稽。用這種形式，我們可以很痛快地批評政治，批評社會。木人戲本身具有的“幽默”，容易貫徹這樣主張。它的效力反有真正演劇所不能企及的地方。

木人戲却是也有它的運命的缺點，它不能夠做悲劇。這是 Witlfogel 的意見。這自然是正確的。因爲悲劇最要的是性格，是行動，是熱情；這些

木人戲絕對不能夠完全地表現出來。

但是日本的“人形芝居”在以前是比“歌舞伎”還要高尚的戲劇藝術，近松的“世話物”和“時代物”(不用說是悲劇)，大部分是爲竹本豐太夫——“人形芝居”的名優——創作出來的。那麼 Wittf gel 的話，也似乎不是絕對的議論。

不過回想到時代的不同，Wittf gel 的議論，我們不能不暫表同意。

這些都不是重要的問題。問題在木人戲的武器性。它的武器性是 Pistol 一類所僅有，而其他長槍大炮所沒有的。

Pistol 隨時可以發揮武器的特性。藝術運動到了某一階段，木人戲會變成我所最要求的武器。

——鄭伯奇

# 木 人 戲

## 木人戲的介紹

從技術方面說，木人戲最小是嵌在手指上的，最大是等於身子大的，有的是提線的，有的是黑幕人抱的。這許多種類木人的用法是利用他的特有的關節運動的，那麼舞台演員帶來的拙劣可以免去了。不過木人所誇張的是他的始終一貫的性格，所以他們沒有微細的表情。

從歷史上說 埃及的金字塔裏也發見過木人遺跡，那麼可以知道木人戲很老的道理了。木人戲的原始的素朴，都被後生的各種演劇歷



伏，只能够給靜心觀劇的，高貴而無愛人的玩弄裏去了。木人戲因此而光在許多——很少的好事家裏面吸他的末期的空氣了。

資本主義的發達和木人戲的衰滅是一個並行。現在木人戲不過在街底小戲攤裏保持他的生命罷了。現在等到文藝再帶着他的革命的意義，那麼又有他的獨有的用法出來了。用法是什麼？那便是木人的諷刺的意義，和他的經濟的理由。從此就有新與木人戲的產生。

把我國的提線戲等等木人戲的種類和歷史等研究，那不是我們目下的任務。我們不過把可用的一切技巧去利用便好了。

最近各國都有木人戲流行的情形，中國的新興演劇也不過最近才有些進步，那麼木人戲自然也到今沒有出現，在我所曉得，翻譯有我翻的村山知義作“畢竟是奴隸罷了”，和威特福該爾的“誰最蠢？”（威特福該爾是一個很提倡木人戲的人；他的這劇有許多人用木人戲演過，收錄在本書。）我

有“勘太和熊治”和“羊的素描”的兩篇劇曲，既成各劇曲能用木人戲演者還要找尋及討檢。

木人戲社是我初次所提倡的，剛預備第一次公演之後，爲了經濟的不接，暫時停頓，目下正在從事較廣大的組織，討究和決定今後的方針。很想要在最短期間能實行公演和把他進出到移動劇場去，用這機會代木人戲社也辯幾句。

## 木人戲的歷史

叫我們到希百來的古典裏去找木人戲的發生地或者發生時期，和木人戲移入歐州時的古代放浪民族所演的遺業，那是同我們現在的情形過分的遠了。

事實上我們將演的木人戲裏面含有許多系統所來的要素。管他是意大利來的直系，是爪哇來的陰影戲借來的暗示，那許多都不去管他。假使你說潑替的作品要根本他的時代的考證而演，那麼我們要說了，“潑替君，再會”了。



那麼，用不着研究木人戲的歷史麼？不是很有有的。

研究木人戲，要之在乎木人戲在各國的什麼時代，什麼社會狀態之下，演過什麼業績就是了。

木人在恆河旁，在皮來耐山麓，在倫敦的小路裏，一直是同民衆一起生活過的。而現在，依舊在巴里的愛特阿爾，在牛論堡的城角同民衆一起的呼吸着。而他們不是光光求着老少男女的笑，還在演着他們特有的諷刺來刺着世相的。

從前有一回也對於封建思想很革命的的資本主義，到了牠的隆盛期，把曾有一次很有革命性的藝術變成很停滯的的東西了。此刻發生許多思辨的諸種主義出來，那又是過分的當然了。因此神秘家梅特爾林克爲了那美麗的木人戲寫了許多戲曲。“偉大的演劇革命家”克來克爲了木人戲費去許多日本紙的頁數。從此木人戲變了‘藝術的’，漸次進了象牙之塔了。這兒就有很少數的——全世界中或許有幾萬人的——靜寂上品的貴族在美麗

房中不敢把香水之排列弄散(!)而在觀賞。木人於是同日本小狗或者安古拉貓一樣，成歐美上流社會的一種玩弄物了。

大戰之後，社會上的世界的不安必然反映到藝術的領域上來了。美術上的原始的素朴性禮讚我們也可以把他的根據在這兒找得到。一次鑑賞着他的沿着春霞橫引小河傍的感傷的木人戲，因為他的素朴性的緣故，現在又要流行了。

假使你以為我們的木人戲運動的直接動機不過是在這素朴性禮讚，那麼那是很大的錯誤了。

第一我們不要求要是“藝術家”，假使有那種東西，那麼我們要奉還他。所以把我們的運動為藝術上的一個運動，那麼是錯了。還有我們是不禮讚“原始性”的。我們已經過分的曉得人類的很長期的努力了。我們不是光把原始素朴性到木人戲中去找。單一的原始素朴性的追求是不過是個現實逃避罷了。

(舒譯辻恆彦)

## 木人戲的技巧

什麼一種戲曲，能够適當用木人演，那是一個問題，怎麼樣把木人戲戲曲演出，又是一個問題。後者就是技巧。

第一你如想要從木人戲弄出纖細的情緒，那麼木人戲不會成立了。你如要從木人戲得到複雜的多角形的動作，那也是不能夠的。

木人的製作最要緊的是應當先把上演作品的內容完全討究，把各人的性格完全表現在他的面上。木人的顏面不會把刻刻變化的表情現出，那麼不得不把木人的性格完全表現他。兩眼的開法，瞳孔的位置，嘴的開法，這一類木人做法自然會有一定的作法了。非但顏面，木人全體要是立體的。這是效果上的必要。

台詞會連着木人的特殊的運動讀起來。爲這目的，自然要有作品內容的完全的理解。木人的動作是帶有一種魅力的東西，因此，被他迷了而失去

批判，那是錯了。木人戲不是鴉片。

關於操縱的做法，照明，舞台，其餘一切技術的方面的事體，我們不問他是布爾喬亞或者不，不論他的什麼形式什麼傳統，或者從書冊，或者從實地研究，把他取捨而爲我物便好。誰都會做木人戲這話，不過是說一個遊藝大會餘興式的試驗罷了。

(節譯辻恆彥)

## 假 面

假面決不是由藝術的要求而發生的，假面是人類實生活上不得已而發生的。學過土俗學的人都知道。漫達士人的主要食料——野牛缺乏的時候，他們有幾個人穿野牛皮到野原裏去跳舞。他們無論如何疲勞，但不碰着野牛決不肯停止他們的跳舞。發見了野牛之後，他們要屠殺牠，先把野牛肉獻祭神靈。

這跳舞不是爲跳舞的跳舞，這是由生活的必然而生的。土俗學的 Jotemism 就是。

假面的發生的來原不止這一個，在這裏暫從略吧。自人們用動物假面之後就做成了人的假面。由動物面至人面之間經過若干年數却不知道。這人面即是演劇的基礎。

原來劇的努力是當人類生下來時就有的。未開民族的跳舞都是從飛鳥走獸傳來，不過這種動作還不可以說是真正的劇的動作。

人類經過了很長久的跳舞時代。那種時代沒有純粹的人面，那時候有的是 Totemism 和靈和動物的面。有史之後，宗教和藝術分離之後，由抒情詩的時代到了敘事詩的時代，人間開始懷古，假面纔會發達起來。所以演劇的假面，他的發現是很晚的。

假面容易表現種種的人格，原始的模仿行爲漸漸成爲演技的形態，歷史上的人和人的鬥爭纔能夠變成舞台的表現了。假面又可以減少演員。希臘劇裏有一人用三面的時代，希臘盛時，獸人之外，演員多亦不過三個人。假面對於希臘劇的發達是很有力的。

## 勘 太 和 熊 治

說明之一：木人戲有許多種。這裏著者想發表些這篇戲本上演的意見，但是要說的話過分長了，此刻不能多述。木人戲有木人戲的特性，木人戲不可以期待其纖細的情緒，而要利用他的特異的運動。木人製作得好，動作演得好，台詞講得好，那末上演起來，便可以成功了。

說明之二：戲曲是爲上演而作的，所以唸牠的時候，要熟練的人於上演時纔可以解釋牠，這是不待我說就可明白的事實。木人戲同普通的戲曲還

有很不同的地方。此刻先在這裏說一句，慢慢地讀者自然會了解的。

## 木 人

勘太(音Kanta)——第一幕時二十三歲，農  
夫子。

熊治(音Kumadi)——同上，同上。

勘太母——五十歲

郵差

熊治妹——第一幕時十七歲

在鄉軍人會會長

俄國娼婦

支那人之一

支那人之二

支那學生

女招待

日本兵

日本軍官

支那的留學生

支那商人

巡警部長

第一幕 勘太家裏(左)

第二幕 船中(中)

第三幕 娼家門前(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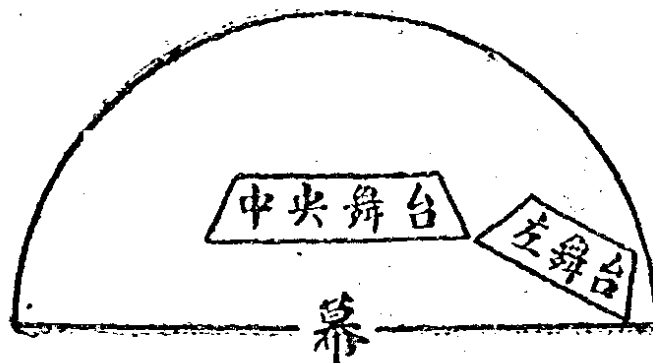
第四幕 咖啡店(中)

第五幕 船中(中)——勘太家裏(左)

第六幕 東京勘太家(中和左)

舞 台

舞台中央設一小舞台(名中央舞台)，舞台左設一個小舞台(名左舞台)，如下圖。





## 第一幕 勘太家裏

(左舞台， 勘太家裏。日本中農家庭。右首是住房，舖席，左首是門房，內有許多什物和農具，廚房也可看到。勘太和勘太母坐在席上。)

勘太母 勘太，今天已經是舊曆的十二月二十了；想到你是前年十二月底，就是舊曆的十一月二十五日回來的，一年前我苦了呀。你想，你的爺死後不上一年你就被徵去當兵了，你在營裏兩年間，我們的田沒有人去耕，竹林也被惡人盜伐去了，幸虧你回來了，回顧一年間，田還可以耕，我們兩人的勤勞總算贖出了房屋來，唉，我們過分喫苦了，我們母子兩人，如能夠多有一個兒子便——。

勘太 媽媽，多一個也沒有用，多一個仍然要被徵去當兵的。

勘太母 是，我們一天一天好起來了，過去的苦惱，也罷了。不過你前月把竹林賣去了有點可惜，那是祖先傳下來的——

勘太 媽，雖則是祖先傳下來的，不過不賣牠那里能夠贖這房屋呢，不贖的時候，那田中混帳東西定要一個月兩成半的利錢，還要我們付自己的屋的房錢，我們那能够再過下去，——

勘太母 你說得不錯，我問你，你這米多少錢買的？

勘太 領到二十塊錢，付去了十五塊，還有五塊買了兩斗麥。

勘太母 還有十天是舊曆正月了，我們還要蒸年糕。

勘太 媽，我們自己種稻，自己反喫不着米，要去買麥來吃，年糕蒸不來了。

勘太母 去年因爲你還沒有出兵營，我苦到不得了，年糕不成問題，今年呢，我總想……

勘太 媽，我們要一步一步的走，今年就將就過去罷，我總要拼命做去，明年自然可以從容一點。不過，現在聽說西伯利亞不平靜……

勘太母 日俄戰爭已經打完了，還有什麼仗

打麼？

(熊治上)

熊治 喂，今天你們好呢？

勘太母 噯，熊治，唉！你們的存米有好多罷。

熊治 喂，今年弄到年糕也喫不着，弟弟又被徵去當兵了，我要作兩個人的工作呢。

勘太母 聽說又有什麼不平靜了，有這話麼？

熊治 唔，有這話？不得了，又要上去打仗真是不得了，是的，我們這些預備兵，不論那一天，有一張信片寄來的時候，我們即刻要提着忠君袋上聯隊去，一張貼着一分半郵票的東西！會拉我們到兵營去，勘太，你念念報紙，你就可以曉得。

勘太 報上沒有說什麼，不過朝鮮很不平靜，俄國，支那，有一點，有一點，我在村衙裏聽見說兵役課在調查什麼，所以我也想有一點靠不住。

(暗，不一時再亮，三人跪坐吃餅，有間。)

(郵差上)

郵差 太田勘太！郵件！

(郵差下)

勘太 什末呀?

(拿信片)

勘太 呀!喂,熊治!

(有聞)

來了,你聽!

“陸軍步兵二等卒太田勘太

本月二十二日午前九時須出席於第三百七十六聯隊區司令部,聚集出征,期前不到,照陸軍刑法第一百七十條處罰。陸軍第三十七聯隊司令部。”

喂,熊治 你呢?

勘太母 出征!

(三人跳起來)

勘太 媽!

熊治 我要去看!

(外面跳進來熊治妹,同熊治對撞。)

熊治妹 哥哥,你看。

(給他一張信片,熊治看。)

熊治 喂，我也要去了。

(勘太抱勘太母 熊治抱熊治妹，大家七  
哭。黑暗片刻復亮。)

在鄉軍人會會長 喂，你們好名譽，你們一家  
都是好名譽，有出征的光榮，有戰死的光榮，爲天  
皇陛下戰死是我們臣民的本分，喂，你們——

(看見他們在哭，吃驚，大家看見他停  
哭。)

——你們在快活了跳舞了麼？喂，武山熊治君  
也在這兒，喂，我祝你們是國家的干城，國家爲了  
我們，我們爲了國家報効。你們出征了，爲天皇陛  
下，投出性命去打仗，你們要去荷戰死的光榮，不  
是麼，勘太君 這不是很有名譽的事情麼？

勘太 是，很有名譽的。

(幕)

## 第二幕 船中

(中央舞台，左右寢床各一，中間爲路，勘太

和熊治出征的船中。勘太和熊治穿襯衣半坐在床上。)

勘太 我們的船開後已經三天了。船在什麼地方？

熊治 不知道。從前天看不見海以後，一點也不知道我們航向什麼地方。

勘太 軍用船的航路，只有輸送司令官知道，船長也不知道的。

熊治 爲什麼呢？

勘太 爲什麼？(想)

想不出。(想)

想不出。(想)

或者是我們要被敵人捉去，訊問起來會說出我們是到什麼地方去。

熊治 日本兵士沒有一個人會被敵人捉去的，日本兵士永不會給敵人捉住的。

勘太 熊治，當心一點，我們出去斥候，從路旁有人伸出手來，你的頸就要被扼在他的手裏。

熊治 我聽見過俄國的俘虜說過，不過沒有聽見過有日本的俘虜。

勘太 哈哈，別人不說給你聽罷了。日俄戰爭完了，有許多許多俘虜從俄國回來。當心！莫被別人聽見了我們的話。

(兩人沈思)

熊治 我們當心一點，不至於成俘虜吧。

勘太 俘虜，戰死，隨便他，我們大概是去打朝鮮人，他們在運動獨立呢。或者去守備滿州。你如能到奉天，聽說那裏有俄國女人。

熊治 你不要說笑話，俄國女人是我們的敵人。

勘太 哈哈，那麼日本女人也有。

熊治 船搖了，喂，胸裏有點不舒服了，我們睡罷。

(幕)

第三幕 娼家門前

(左舞台，支那大都會的娼家門前，第二幕後過了兩年。熊治和勘太，兵裝從右上，走進了娼家又走了出來。)

勘太 我派來守備公使館，算闊了，

熊治 我們成了曹長，可以不要吃苦了，他們鄉間耕田人，還在天天——

勘太 鄉間事不用說，你今天去釣什麼人！去釣一個日本妓女罷。

熊治 日本妓女太貴了，趕不上，她們是只配給使館裏的人玩的。

勘太 你已經是曹長了。

(兩人向左下)

(有間，從左向右，勘太抱俄國娼婦過)

(有間，熊治一人上，走到門口，門內有支那人之一出來，熊治拔手槍。)

熊治 喂，支那人，錢！

(支那人把錢袋給他，有間，支那兵出來。)

熊治 喂，張果老，錢。



(支那人之二把錢袋給他)

(幕)

#### 第四幕 咖啡店

(中央舞台，大都會的咖啡店，支那學生，支那人，女招待。)

支那學生 很久沒有上街走了，此地也很久沒有來了。

女招待 你很久沒有來了，我們正在常常講着你呢。

支那人 近來你們好麼？

女招待 謝謝 近來有了外國兵，有時候來吃了東西，他們常常不付錢，又要吵鬧，打破玻璃！

學生 原來外國兵比較在國內更加放縱了，他壓迫弱小民族，剝削殖民地，他們可以由着他們的自由做去，我們中國，簡直成了個半殖民地，也免不了吃這苦，唉！

支那人 你是 過日本的，你應該知道日本

人和日本兵是什麼程度。

學生 外國是徵兵制的，他們平時在國內 在兵營內，下等士兵也受許多壓制，他們的訓練很嚴格，有一朝被派到外國去時，一切的胡行都可以做，所謂守備什麼使館，什麼鐵路，都是些無賴漢的舉動罷了。

(經理的聲音，“阿慧”，女招待下。)

(有間，女招待上。)

女招待 先生，我們的經理說，如有外國兵來，請你們外面去，帳過一天交好了，他怕他們要掠奪呢。

學生 謝謝你。哼，我們——(揮拳)

支那人 外國兵的衣服比我們中國兵的整齊得多，面貌也高大。

學生 所以中國人要怕他們，唉！……

(劍聲，勘太，熊治和其餘日本兵上。)

日本兵 哈哈！我知道有這仙窟，你們不知道呀，曹長 這是我們的姑娘，酒也有，姑娘也有，

喂，酒！

(女招待拿酒出來，兵摸她的手。)

哈哈！姑娘會害羞，喂，勘太，我們那天把那個張果老打得痛快！張果老被我們白白地打了，却還有一擔葡萄到手，條約上我們有權利，這樣做你想痛快不痛快。

勘太 喂，你不要忘了算賬啊！

日本兵 算賬？用不着。

(甩手作打人勢)

熊治 你打女人呀。

日本兵 女人？今天靠你們，女人我要帶去了。把那張果老吃一個拳骨。給你看好罷。

(舉手，女招待要逃到裏面去，住手。)

姑娘，不要害怕，拿一枝香煙給我。

(女招待作害怕狀，伸手把香煙給他。)

你怕？你怕我麼？不要怕我。

(跳上去，抱了女招待要跑出去，支那學生和支那人立在門口，攔住他，日本兵亂打起支那人和

支那學生來，支那學生也還手打日本兵，把女招待奪回。女招待脫身逃了。熊治用手槍擊死支那學生，大家逃去，支那人茫然若失。）

暗，再亮。日本軍官，軍服上穿着普通外套，便裝普通人。）

日本軍官 請問你，此地有什麼事體？

支那人 日本兵打死那個人。

日本軍官 唉！自己打死的罷，

（走出一步，看，取下自己腰上的短鎗放在支那學生的身旁。）

（巡警兩人，和脫去外套的日本軍官上。）

日本軍官 三個日本兵被這中國人謀殺，中巡人放了兩響，他知道自己肇了禍就自殺了。

巡警 這是什麼人？

日本軍官 我進來的時候，這人沒有在。

巡警 去，去，你不應該在這兒。

日本軍官 我此刻用口頭要求；

第一，支那警察要保護日本臣民。

第二，支那警察要賠償損害。

第三，支那警察要謝罪。

第四，支那警察要負責擔保以後不再有此等事件發生。

還有其他要求，要從使館直接交涉，

這是證據，我押去。(取上手鎗)

暗幕)

### 第五幕 船中——勘太家裏

(勘太和熊治回日本的船中，與第一幕同。左舞台和第一幕同。中央舞台先亮。勘太和熊治半坐在上層床上。下層床上，一個支那留學生，一個支那商人。)

勘太 喂，阿熊，我們上了日本岸後，你想去幹什麼事體。

熊治 我却還沒有想好，我們還有兩百塊錢，還可以玩一時。

勘太 玩也够了，不快一點去做點事體不行。

熊治 回到家裏，他們要我們耕田，不得了！耕了一年得着三俵米，二十塊錢，哼，我們退職，却有五百塊錢。

勘太 我們當了五年兵，五年間假使能夠進農業學校或者工業學校，此刻可以成了一個小頭目。現在我們却又不得不回去耕田了。

熊治：你要回去耕田麼？我却不作如是想。

勘太 我也不想耕田，可是除此以外你想到有什麼事體可以做。

熊治 我們有兩百塊錢，我們要上東京去玩。我也不去看爺娘了，先玩，先玩。

勘太 在東京好好玩一玩，然後回家，也不至於太脫罷！

熊治 喂，家裏的信還沒有看哩。

（從袋裏拿出信來，拆開，唸。）

“你弟弟在營內，失去了一隻靴子，他怕上官的罵和罰，他偷了別人的靴，進過營倉。所以不能昇級。仍是二等卒。不過聽說有人爲失去靴

子，怕軍律而自殺了。他吃了一些小罰而回來了，總算還好還好，你的父親白。”

喂，勘太，混帳，假使是我們，那種下士早已給他兩個巴掌了。

(兩人無話)

支那留學生 喂，你聽見了沒有。

支那商人 聽是聽見，聽不大清楚。

留學生 他們大概是退伍兵士，他們講他們的弟弟在兵營失去了靴子，怕罰，偷了別人的靴子了，所以坐陸軍牢。原來日本兵律的嚴重是很有名的，下士打下兵，那是平常的事體，鼓膜打破也是很多很多，失去了靴子，怕罰而自殺……等等是常常登着報紙的，一條性命還不值極小極小的一雙靴子，所以下士常常說，因為接到了一張一分半郵票的明信片就要出征，他們的性命却不值一分半。

商人 唉！

留學生 船又搖起來了，大概又有風浪了麼。

(四個人都垂下，暗，左舞台漸漸亮。)

(勘太母，比第一幕更加老，瘦，貧，白髮。)

勘太母 啊，不是阿靈麼。

熊治妹 是，太太，你好麼。

勘太母 還有什麼好，我天天這樣做做草履，天天不能夠用，近來連飯也吃不着，三頓改兩頓，飯改粥，現在要吃山芋了，以後恐怕連山芋也不十分靠得住，勘太出去以後……(拭目)勘太從兵營回來我以為我們可以好了。不一年又被徵出去，現在聽說在支那，寫信去也沒有回信來。你們倒好，你們有父親，又有哥哥。

熊治妹 哥哥？說着哥哥，他因過分膽小，吃了營內人的許多輕蔑。

勘太母 是，我也聽見過。

(在鄉軍人會會長上)

在鄉軍人會會長 今天你們好？喂，阿靈姑娘也在這兒，阿靈姑娘啊，你一天一天美麗起來了，大概村裏男子也——哈哈，不過你的哥哥還沒



有回來，別人家都成了上等兵回來，怕你的哥哥仍然是二等卒回來。不過阿靈姑娘我教你，兵隊裏有上有下，我同他們那兒中隊長很熟悉。你們爺如要我幫忙，我難道要同你們爲難嗎。你們是富家，爲了要兒子早回來一些，用一些錢有什麼。假如你的爺不願，那你的年紀也算大了，你來，喂，你來。抱熊治妹)

勘太母 他以爲我這老人沒有眼睛麼？我窮我也沒有勢力。——

(舞台漸暗)

(中央舞台亮)

勘太 喂，我夢着了家鄉。

熊治 唉，我也夢着妹妹。混帳。

(支那留學生吃驚而醒)

勘太 家鄉這東西真無道理，也沒有老婆在等我，也沒有兒子，還要夢家鄉，唉，無聊無聊。

留學生 喂，你們兩位到什麼地方去？

勘太 } 我們上東京去。  
熊治 }

留學生 很好，很好，你們在中國有多少年？

兩人 五年。

留學生 很久，我在東京也不過三年，你們在中國好罷。

兩人 很好。

留學生 月薪有幾許。

熊治 月俸不過五十元，不過有些外加。

留學生 什麼外加？

勘太 自己多做一些事體罷了。

留學生 那很好，在中國，對於同中國人交際有什麼訓令。

熊治 有。和支那兵碰着時要當心勿啟事。我們和支那兵要親近，不過如有損帝國的名譽時，當然我們就要替大日本的威嚴出力了。

留學生 兵和兵是應該打仗的，兵和外國兵親近，那就不成事了。你們以為怎樣？

兩人 （無言）

留學生 好，那是日本政府的訓令，老李嘆，

這是日本政府的用意，你們在中國多年了定懂得中國話罷。

熊治 不十分懂，不懂却也不見得十分不便。

留學生 怕不懂更好。是，——

熊治 日本人說支那話有 Pokopen 句，還有張果老，這是壞話。我向一個支那人說過一會，那支那人發怒了。

留學生 我不發怒，從前日俄戰爭，俄國人到支那人家去要雞，支那人拿出雞來了，俄國人不付錢，中國人再三向他討，俄國人給了他一兩個銅子就跑了，中國人追他，口呼“不够本錢”，俄國人到處去捉雞，到處被叫“不够本”，這是 Pokopen 的語原。日本人也買過雞沒有，我沒有調查過。

勘太 你的話很有趣。

留學生 你們很好，你們很善良。你們回到日本怕一時沒有職業，因為勞動是很苦的，下土這職務是不勞人力的。我勸你們，你們好好研究你們的兵業有什麼効力，兵的確是衛國的要人，你看滿

州，有許多中國人在耕他們的田地，日本人去要強占他，占他們的田地，那是應該的事體呢。說別種話，你們在中國，有一回不付車錢乘洋車過麼。拉車的人也有妻子，自己也要吃，白拉了外國兵還要吃一個巴掌，這事體在本國你們也可以實行麼，你們回到本國後必定要比在外國不方便得多。……我們要研究，要研究日本國內也有許多貧人，他們沒有吃，而許多日本兵在外國能夠白吃，這軍事費可以算白撈了。尤其是你們的家裏，父母兄弟失去了你們能勞動的人，不得不自己勞動，而你們那時候，却在中國一天一天的白吃白飯。

勘太 你說的話不錯。你的日本話很好。我聽了你的話心也酸了。

(暗幕)

### 第六幕 東京勘太家

(連中央和左舞台，及兩舞台的外面。東京勘太家房內有十幾個工人坐着。勘太成了工業勞動

者，也在內。熊治成了巡警，坐在座角。)

勘太 我們的討論已經完結了，我們要決議，決議案在這兒，請大家聽，“我們全體砲兵工廠工人，從明天起——

巡警(即熊治) 中止!!!

(大家騷然，然後靜。)

勘太 我們的集會已經完結了。我們自己介紹，或者述些感想，然後散會。

工人之二 我是本田，磨工。

工人之三 我是林，朝鮮人。

工人之四 我是田中。

朝太 我是太田勘太，用這機會講一講我的私人生活。我是東北自作農的兒子，二十三歲時候入營，步兵，退伍回去後，家母已經差不多要餓死了。一年後總算挽回了一些，不料又被召集，一直派到朝鮮支那，等到回來，家母已死了，有的少許田產都被土豪們掠奪去了。——出征兵士必定要存着許多報仇滅敵的思想，日俄戰爭時候是……

“你們前輩用血得來的滿州，不幸被三國的干涉終又退去，他們的墳墓所在地，今又被張果老的蹂躪了。要拚命去奪還!!!”

這回呢，

“保護我們的權利，保護外國的帝國臣民發揚國威，滿州是帝國的範圍。”

我在出征間得到許多許多的體驗，我有一個朋友，他的名姓此刻不說，是我們同鄉，我同他一同出征，我同他一同做過許多壞事。

巡警(即熊治)呀，(大驚)是他喂。(大家不覺)

勘太 乘了支那苦力的車不付錢。那不必說了，還要掠奪窮人們的錢。用手鎗掠錢也做過，我國政府却會利用我們做的壞事，可以多派軍隊出去，到處侵略，占領，在出征軍內我看穿了一切了，我們不過是一個放礮的器械，一個擾亂的動物，我們在伍五年，得到五百塊錢滾出去，在外國，做壞事沒有痕跡，掠人的東西，打苦力，女人，酒，不付賬，還要殺人，唉，你們赦我罪罷，有一回，我的同僚打

殺過支那人，有一回我和同僚把人打到半死，我們在外國作了這些惡事，上官却會利用，利用我們去要求，利用了這惡事可以多派一回巡警 多添一隊兵。說着巡警，在國內，巡警專門幫着資本家捉我們工人，在外國，巡警專門多啟點事體。我的同僚聽說後來去當——（看巡警）——巡警了。（大家回首看熊治，熊治抱頭傾聽。）

巡警（即熊治）喂，勘太。（跑出去抱着勘太）我不再做巡警了！勘太，我天天出去尋賊，差不多天天覺悟自己是賊了，差不多天天是自己做賊，唉，我用手鎗掠過東西，我非但打過支那人，近來打過工人也不是少回數了。

（巡警部長在遠處出來，望着他們）

我悔悟了，我悔悟了仍然不得不天天去作惡，唉，看罷！今天來。聽了你們的話，我自然地生出——

巡警部長 喂，你這混帳東西。

（一手抽出捕繩，一手執着手鎗，把兩人捉住，

口吹警笛。)

勘太 熊治呀，去，到牢裏去，我們明天起罷工了，沒有事體了，在牢裏我們再談，我還有許多話要講給你聽呢！

(幕)



# 羊的素描

## 木 人

兄 三十歲

弟 十五歲

辛伯損氏 四十五歲 富商

陳德生 四十三歲 莊園管理人

王榮根 四十歲 農夫

王阿狗 十五歲 其子

羊 三歲

獵槍 五連自動白洛寧

汽車 新的別克

(你們不要怪我，木人傀儡，都是我們操縱的，那麼非但尊貴的人類，一切會動而會發叫的東西，我們看起來都是一個活的人。——木人戲導演家率作家白。)

### 第一幕 蘇州城外

(雨後新春，中央有一條馬路，左右田中，生後未滿一月的青草。一隻羊，在食草，兄弟穿散步裝上。)

弟 我們的家祠田裏一隻羊。

兄 很可愛呢。

弟 在我們的田地裏喫草，要付租錢了。

兄 哈哈，正是我們的祠堂田裏，讓他吃好了，不可以過分的氣量小，我們不會吃草，等羊來吃草也不碍事，原來這一個家祠是個問題，因為我們要建築家祠，這一塊地皮從佃戶收回來了，建築房屋都是這樣，不能夠馬上從事建築，那麼一年之間佃戶們看看這地皮，覺着很無趣，非但光是無

趣，要另找田耕，却是找不到，聽說他們衣食都很困難呢。

弟 我們幫助點他們好了。

兄 我們送一塊兩塊十塊念塊他們，也沒有什麼用，救他們幾天生活，沒有什麼意思，他們要的是從此以後永久種田的地方。只要我們不建築祠堂，等他們種植便好。

弟 那麼我們勸爹爹不要做祠堂好了。

兄 那也不行，爲什麼呢，我們祖母有一個遺囑，要做祠堂和義莊。我的力量不夠，那不便的大家族主義真不給我們插句話。

弟 那麼將來怎麼好呢？

兄 你不久會曉得了，現在世界的潮流很急，你不久會學着現代的新潮流，你可以從此養一個自己觀察，自己批判的習慣。用不着我來講，你不久會曉得了。

## 第二幕 上海西郊

(一個莊園，四圍竹籬，右手可見磚砌別墅，左手大道可通汽車，可見汽車道通到別墅大門前。竹籬內有些果樹，前舞台有草地，一隻白羊在吃草。)

(大道上有汽車鳴鳴的從右向左，從左向右的過去。一個鄉人王榮根走過籬旁。)

王榮根 阿狗呀，今天大概是禮拜日了，又有許多汽車過去。

阿狗 爹爹，乘汽車一定很涼罷。

王榮根 用不着說，你太傻了。

(鳴鳴一聲，新的別克汽車，父子吃一驚，從左手大道奔跑而下。阿狗聲：)

阿狗 (不在舞台上)原來奪進去的，我們白逃了。

(有間)

(莊園大窗開着，從觀衆可見窗內有辛伯損氏在看外面景色。——這是陰影 (Silhouette)——有間，陳德生上，手拿白蘭地小杯。)

辛伯損氏 這一星期內你事體幹得好麼？拿

一根雪茄來。

陳德生 (說得很憤) 先生, 已經沒有了!

辛伯損氏 什麼, 已經沒有了? 難道一匣雪茄兩禮拜就化完麼? 你好開小煙店了。

陳德生 不是, 先生, 不是我有什麼, 那天雷雨, 有三位外國女子進來宿雨, 問我要煙, 她們就吃去的。

辛伯損氏 是那一番事, 那很好, 不過你問她們的名姓沒有?

陳德生 (很適心) 是呀, 先生, 她們是芙利斯皮女士, 洛克暫女士, 美其生夫人。

辛伯損氏 唔唔唔。她們都很漂亮, 那天芙利斯皮女士穿着什麼?

陳德生 穿着一件紅色的無袖有花邊的——先生頂稱意芙利斯皮女士麼?(把頭卑猥地動)

辛伯損氏 你連一件衣裝的形容也不會說, 你們支那用人有什麼權利問什麼稱意不稱意呢?

陳德生 先生, 衣袋裏拿出一根香烟捧給主

人。)

(有間)

(別墅後門開，主人先走，陳德生隨從。)

辛伯損氏 喂，德生，這羊是什麼？是你養的麼？

陳德生 不是，先生，我天天早晨一起，我是早晨五點鐘就起床的，一直到晚上——

辛伯損氏 (大聲)快些說！

陳德生 我一天之中每半小時看一回園，十五分鐘以前還沒有看見羊，你看大概從竹籬進來了。(手指籬隙)

辛伯損氏 你做管理人，就有責任，你要曉得我要好好罰你，鞭打你。

陳德生 先生，此地支那人很可惡，他們看看我們園裏草很好，往往有人打破籬來放羊的。

辛伯損氏 唔，支那人可惡，沒有草怎麼要養羊呢，不過你看那竹籬破孔太小了，羊會進來麼？

陳德生 (狡猾地)會的，先生，支那人開八寸

的壁孔，也會進去做偷賊的。

辛伯損氏 唔，我們要懲罰他，你去拿鳥槍來，

陳德生 先生，近處支那人怕要來為難，等我一——

(離外王榮根父子上)

阿狗 爹爹，外國人說話，RRRRRRR。很不懂呢。

王榮根 等一等我們可以問問陳德生，他們講的什麼話。他雖不是十分好人，他懂英國話，我們可以曉得他們講的究竟是什麼。

辛伯損氏 你是外國人的用人，何怕支那人呢，我的園裏的羊，我有生殺之權。我去拿鎗也好，你看好，不要把羊逃去，要逃去的時候你要捉牢牠。

(辛伯損氏下)

王榮根 陳先生，你們先生來了麼？今天你們在講什麼，我的阿狗要想問問，我們百姓沒有錢，

不能够給阿狗上學去學點英文，大家英文——

陳德生 我們先生看見這隻羊了，他要來槍斃牠。

王榮根 啊呀，這怕是李老太裏的，她繫在她自己田裏的，斷了繩子了罷。

陳德生 是，有一條繩子在頸上。

王榮根 你勸勸外國人罷，李老太被打殺一隻羊，她要氣死了，她——

(辛伯損氏上，立在門口瞄準槍，槍聲。)

羊 哪——唔。(死)

辛伯損氏 喂，那鄉人是什麼，是放羊的人麼？唔？唔？你爲什麼放羊呢？

王榮根 不是，先生，陳先生你替我說一聲“不是”。

陳德生 No, Yes, Yes.

(槍聲，王榮根阿狗都倒地。)

(辛伯損氏逃走，汽車聲。陳德生向汽車趕上去。)



陳德生 先生,先生,帶我去罷,求你帶我去,我要被支那警察捉去了,辛伯損先生。

(汽車聲已不可聽見)

啊呀,天呀,支那警察要來捉我了,是,去掛外國旗罷,支那警察怕外國旗的。啊呀,怎麼好呢,外國旗,外國旗,可是他們死了,不等到外國人來,我先要被鄉人打死,鄉人這支那人,唉,啊呀,那兒有白衣的,是警察了,(走近王父子)王先生,王先生,你傷了多少,阿狗哥哥,阿狗哥哥,唉,你沒有多傷,王先生,我替你同外國人說了,說羊不是你的,你要幫幫我忙。

阿狗 爹爹我手痛了,啖!(哭)

陳德生 阿狗哥哥,我馬上替你去喚醫生,不要緊的。我同先生說過羊不是你們的。

阿狗 不要緊麼,羊不是我們的,你是替我們說的,你說也是也是。

陳德生 啊呀,怎麼好呢? 怎麼好呢?爲什麼不帶我去呢。

王榮根 阿狗，你要曉得，外國人比陳德生更利害。

(警笛聲漸近)

(幕)

# 運貨便車

## 人 物

芙利滋 拉運貨便車的年輕工人

洛彼爾特 革命青年

該爾特爾特 女革命青年

中學生

樞密顧問夫人

牧師

教授

巡警

運貨便車

(或者有人主張運貨便車不應該算是人物，那麼他錯了。這一劇中運貨便車在幹一個主角。決不可以因為運貨便車不會講台詞而藉此不給牠做主角。)

(市外一個街角，還有許多田圃留着在。不要臉地建築的，難看弄堂房子在後景，這是最近十年間的作品了。前景有少些傾斜的街道，因為鋪得不好，很不易拉車子。)

(一部手拉運貨便車，一看就可知道十六歲少年的人力是不能拉的。也可以看見他特別在出力，却是車子依舊不能動。正在拉車的美利滋，在幕開之時還在戴着皮帶，在他講台詞之間還在試拉。)

美利滋 (轉首對自己的車子) 喂——混蛋車子過分重了! (看上面阪道) 我是拉不上的，說也說不着。(坐在轆的下面) 老娘家是個老蠢牛了，(生氣又焦怒) 要叫我拉這部車子。老傢伙先要曉得我要過山的，這一些常識應該會有啦。(再試前

行)完全拉不動,(再坐下去)爲了兩三個銅板,人要吃牛馬似的苦,他再敢叫我拉,我要立刻打穿他的老頭殼了。(立,看四圍。)可惜一隻豬也不像會過來可以幫幫你忙,也沒有一部馬車可以來替你拉一拉,叫人碰着鬼了。(再立起,生怒氣而推搖車子。中老貴婦上,芙利滋見她,就做一個山中尋茸者久勞之後尋到毒蕈似的表情。)

樞密顧問夫人 (一看就可知道這是人間世界的剩餘生產,不過很有興味似的走近來。)啊呀,年輕先生,你拉這車子,看起來過分重了罷。

芙利滋 大概你拉起來也要過分重了。

樞密顧問夫人 (很生氣)噯喲,看起來你很像不懂禮節了。

芙利滋 叫人坐在這兒,誰會高興。

樞密顧問夫人 (想)我本來要想說你的車子太重了。又是你要從此攀山的。

芙利滋 是呀,山不肯替我換方向,我當然要攀山的。

樞密顧問夫人 啊呀，上帝，你真教育得壞了。

芙利滋 是呀，爲什麼你不來教我呢？

樞密顧問夫人 啊呀，什麼一個不懂難爲情的傢伙呢？拉不過山也應該了。無論什麼，沒有人肯幫你也應該了。

芙利滋 哼，我也拉不上這東西，一匹雌山羊怎麼會拉過去呢？

樞密顧問夫人 唉，這兒巡警在什麼地方呢？（看四圍）我的丈夫是真正的樞密的顧問官，我不能給這一類人任意雜言罵詈，幸虧法律和警察在這時候有用途了。

芙利滋 （盡聲大笑）

樞密顧問夫人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要趕快報告巡捕。喔，這一類工人要想，要來做支配者，不行，不行。（在送貨便車的四圍轉圈子，結果覓得一個自然有威風的警察，因此發出高叫之聲。）

巡捕，呀！（警察走近來，——顧問夫人大發論陣。）

我要求求在國內要維持和平和秩序。

巡警 (從遠叫)你向右手裏拉，你只好走右側，你不住要走右側，懂了麼？

樞密顧問夫人 呀，巡警呀，請你給我介紹自己，我是真正的樞密顧問官美爾該丁夫人。

巡警 (拉出小帳)謝謝你，馬上記帳罷。你被那兒的他轆着了麼？

樞密顧問夫人 轆着？不是，被侮辱了。

巡警 是，那麼怎麼樣被——？

樞密顧問夫人 被再不可名狀似的——被這小傢伙。

巡警 唉，真同情你，樞密顧問夫人。

樞密顧問夫人，(訂正說)真的樞密顧問夫人。

巡警 是是，真的。(抄完)那麼要請你再說一回了。

樞密顧問夫人 我被侮辱了，這樣說了不是就夠了麼？我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宣誓的。

巡警 (少些爲難之後) 那不用, 你要把侮辱的情形講我聽。(發見好思想) 請你好好想一想。我先把這人的姓名來抄。(照他的職業的習慣, 不示顏面的表情, 叫。) 你要立在那, 不可以跑, 姓名叫什麼。

芙利滋 (很憤慨, 不接氣息魚貫而說。) 芙利滋·利代爾, 彈子曼街二十六號, 後屋第二階, 工人, 十六歲, 未婚, 無兒, 新教, 柴克斯產, 父親叫約翰喬治, 娘叫阿米利愛, 愛爾美謝家生。

巡警 慢慢說, 慢慢地說。太快了不行, 那麼十六歲 就是這一個醒靚傢伙麼!

芙利滋 (用力) 對不起, 侮辱是不許的。

巡警 (怒容) 唔, 唔。十六歲麼。

芙利滋 Pardon!

巡警 不要用外國語了, 說個真的德國話罷。

芙利滋 你講正經的事體罷。

巡警 那麼再講一回你的身分罷, 慢一點, 高聲明瞭地。



芙利滋 你好好聽，我不再說了。(照前次一樣的不接氣的背他的經歷。)

巡警 慢些慢些，(怒容)太快了不行，對於她的起訴你怎麼樣辯覆呢？

芙利滋 我的車子太重，要把他推上去，這太太要笑弄我，在這困苦時候被笑弄，怎麼可以忍耐呢？

巡警 (寫完，走向靠在路旁的樞密顧問夫人，問，不過她的音聲不可聽見，回答也同樣，他記帳，十分客氣的招呼之後，夫人下，然後他向芙利滋，不客氣地叫：續行拉車！開步！

芙利滋 可是我不會，動也不會動。

巡警 我對你說，你不可立在這裏，立着老不動是禁止的。

芙利滋 那麼請你特別幫一幫忙，幫我推過山。

巡警 巡警不是爲了這事體有的，又不是爲特別幫忙的目的從國家領薪水的。

美利滋 那麼沒法子，我要在這兒等有什麼馬車或者別人來能夠特別幫忙爲止。

巡警 你不可以立在這兒，不然要付租錢市政廳。

美利滋 我的老爺不付，那同我沒關係。

巡警 你如還要占用這地，那麼必須要去登記，法律上這樣寫着的。

美利滋 噯(笑，大笑。)

巡警 在這兒不可以笑，懂了麼？傢伙。在這共和國內連你這樣的小傢伙也不得不叫“先生”(Sie)，你不在五分鐘內要從此走開，那麼我要抄你姓名了。那麼禁錮也不能免的。我是社會民主黨員，不過秩序也要守的。(莊重狀去)

美利滋 (果然，沿車子在做哲思。)愛百爾脫的共和國，寫意台曼的自由，和納斯開的秩序，喂，算好了，從小兒時候也算聽見好東西了。聽說還不放你做過激派麼？

(又大又營養得良好的紳士上，從打扮看起來

是個牧師，從顏面看起來，這推量很不錯，一些都沒有表示有智的地方。常做一個記得聖歌詩句或者聖經章句的表示。）

芙利滋（很高興）牧師先生——！（好像對於自己的運命很有些快活）大概這先生也不會替我拉罷。（在他的紐上占卜）替我拉，不替我拉，拉，不拉，拉，不，拉，拉——！（牧師走近來）

芙利滋（從來沒有這種特別起勁似）牧師先生問你好。

牧師 哪，唔，年輕的，你認識我麼？

芙利滋 是呀，牧師先生，

牧師 你是我們的確信預備信徒麼？

芙利滋 是的，牧師先生，

牧師 唔唔，近來怎麼呢？

芙利滋 這車子太重了。

牧師 啊，這車子太重了。

芙利滋 是呀，牧師先生，或者有人會幫一幫忙。

牧師 正是，

芙利滋（爲難）是呀。（希望牧師會幫忙）

牧師 還有呢，年輕的，你們的父母親呢？好麼？

芙利滋（爲了牧師所有的智慧對於芙利滋現在所有的社會的情勢無關心而吃驚）他們也在願我不要太多吃苦，願我不要爲這一類重車子做壞身體。

牧師 唉，吃些苦，——在你的這年輕時代是沒有什麼的。決不會因此有什麼害。很容易受傷的却是靈的方面。這一方面利害得多。大家要在這時候當些心。爲什麼呢？這是從幼很容易受傷的緣故。靈魂是個值得特別保護的有價的財產。至於身體呢，在你的年歲是很不容易受傷的。我也在你的年歲時候做過許多勞苦，不過靠着上帝，現在我的身體就是一點傷害都沒有。至今我的身體依舊的是努力和勞動。不過我很憐讓地把他引在自己心中，我們要努力，想成上帝的<sup>勞</sup>葡萄山上工人。（牧師

走去)

美利滋 哼，什麼一種木鷄老呀！再要來說叫你不要丟掉少些宗教心。好，給我來等一個魔太太能夠幫我推推罷。（再坐下，吹口笛，“爲什麼哭——”的歌，這時候，不覺中有人走過他。）

教授（在車傍立停）你在吹着一個所謂街上歌的一物。貴君。在這時候你究竟在想什麼呢？以我看起來，這的確很有心理的興味，我很希望要認識你的思想的因果關係。

美利滋 唉——先生——我不知道我在同什麼國人對談，不過請你用德國話，除了德國話，我是不懂的。

教授 是呀，我忘去了，我忘去自己介紹了。（敬一禮）請你給我介紹，我是愛倫斯脫•旗歇爾博士，此地大學的講師，佩帶許多勳位的騎士。其餘多講，對你也不至於有許多興味罷了。

美利滋 噯，絕對沒有了。不過我常常想，教授這東西是不至於很蠢的。

教授（很正經）年幼朋友，你的思想的確不錯，教授是事實不可以蠢的。

芙利滋 是麼，那麼教授先生，你替我做一個好思想出來罷。我要拿這車子推到山那邊去。你怎麼能夠幫我忙呢？

教授（很正經地又是很有心思似的看車子的周圍，又很綿密地檢查。）假使我拿這車子包含牠的內容，認識批判的考察，再拿你的身體的大小連你身體的力量放在考察，再來熟慮你的理性在你的年歲可以發達到什麼一種程度。就可以明白你的體力和體力的理性的應用，那麼光在勉強可及的程度也不會達到。

芙利滋 教授先生，那是我早已曉得的了。

教授 或者也是，不過你是把他從經驗論的，就是把他從經驗而曉得的罷了。

芙利滋 自然我從經驗曉得，經驗正立在眼前。（指車）

教授 不過，年幼朋友啊，經驗要爲人，純粹

經驗要受理性的驗查，——又是往往要從理性訂正。經驗先不過是個材料，從此能得些經驗的材料。

芙利滋 那是我不會懂的話。不過車子在這兒太重。這是明明白白，這是我經驗了的緣故。此刻沒有人來幫忙推了一會，那麼我曉得自然用不着什麼證明。

教授 人，然而你又不過是一個人，人是原來完全不知的，好朋友呀。在數百年前有一個哲學者說過，他說：“我知道我不知道什麼”。

芙利滋 在數百年前那一位先生自然不知道這部車子是重，不過在此地隨便那個小兒老婆都曉得。

教授 是呀，後天的(A posteriori)也可以，先天的(A priori)也可以達到這結果。

芙利滋 呀，那麼怎麼好呢？

教授 De la questions!

芙利滋 (初心似)請你講德國話。

教授 我說，這是個問題。

芙利滋 教授，你不快些說我把這部車子怎麼幹好，那麼我也要說教授也不是比我十分俐巧了。

教授 不要那樣的講，在現在狀態上的你的判斷，裏面有先行的客觀性的欠乏。

芙利滋 (初心似)請你講德國話。

教授 (爲勝了而快活)你懂了麼，我的話說得很中了。初次我看見你的人格得到檢查之時，我非但確認着發達不充分而同年紀完全一致的體力，也會確認同他平行也發達的不多的理解力了，這事體又在我所述的命題的和覺力裏再現，這事對我不過是一個很人間的一現衆，決不可以叫我驚嘆。

芙利滋 教授先生，此刻你能够對我說，爲要把這車子拉到那邊去有什麼方法，那麼我很感謝你。

教授 自然你要想把這車子推動，可是這車



子，在我是很明白的，在牠現在的載重要拉。對你是在可能之外，因此，簡單說，現在要把牠輕減到現在所有積載的半量。

芙利滋（好像一個大石能從胸中卸去似）  
啊，你的意思，不過是要卸貨罷了。

教授 那麼，這荷的發送是靠兩種方法就可以近到可能。或者你的體力會高上，或者載貨可以輕減這兩種。不過你的體力要在這程度又在這不自然的短期間內高上，那是在上帝之手中。我們此刻沒有上帝之手，於是我們只可以有別一個，就是把載貨輕減的一個方法。

芙利滋（已經在吃驚得很多時）那麼便說要卸貨罷了。

教授 至少一半是的，

芙利滋 啊，那麼——？（怒容）哼，那種事體，那麼用不着請教授的意見。

教授（看手錶）現在我要去了。我要到學校裏去了。爲了這偶發事件我已經過分遲了。（正方

地執帽)再會。(急忙走去)

芙利滋 哼，混帳，再有什麼人來呢。(坐下，沉默兩三秒之後再吹口笛。“Ach, hilf mir mal die ie Rolledreh.”)

中學生 (裝很有氣品地走過)

芙利滋 喂，你會幫我推一推罷。

中學生 (蠢鼻)我不給你那樣子叫我。幸虧我沒有管過豬。你可以不要對我說那些話。懂了麼？

芙利滋 喂，這阿三，算一算自己的面子罷。我不過問一問你會不會幫一幫我的忙，也不是因此要把王冠上的真珠打下來。

中學生 我沒有許你可以叫我“你”(du)，你算不懂禮節了。

芙利滋 那不是正經事，我還不能夠叫你“先生”(Sie)，你不是還在學校裏麼。

中學生 那是什麼都可以，我不能同你換身分地位的。

芙利滋 不要瞎說亂道了，我在問你，叫你幫幫忙推一推車子。

中學生 我完全不會想那事件，你不是因此收工錢的麼？

芙利滋 一個木頭人！我不是爲這吃苦生活領工錢的。

中學生 看起來你也是一個多要工錢不做工的人，像許多工人一樣，天天歡喜做罷工。

芙利滋 喂，算一算自己的面子罷，不然要給你吃一個好東西。

中學生 你會，那麼請你試試，也有巡警可以在那。

芙利滋 就算巡警在旁，我也會給巴掌你吃。

中學生 那麼你要受罰了，我的爸爸要會替我設法的。

芙利滋 那麼你還有大哥哥，還有大狗罷了。不是麼阿三。除去巡警先生和爸爸和大狗以外一句都說不出了罷。

中學生 你再說一句 du(你),那麼我要喚近段的巡警了。

芙利滋 那麼,我來替你叫一個罷。(芙利滋翳兩手在嘴傍,大聲叫。)巡巡巡巡巡捕呀呀。

中學生 怎麼你一個不要臉的。

芙利滋 快跑罷 不然我要給你幾個巴掌吃了。

巡警 (急忙近來)有什麼事呀? 你還同車子在這兒麼?我再要寫 的姓名了。

中學生 客氣地脫帽敬禮) 巡警,這小傢伙對我過路人做不恭敬,他又把我叫——

巡警 (掙嘴)他把你(du)。(轉向芙利滋)我早已對你說過你要趕快走開。

巡警 (對中學生)那麼,他對你(du)說過什麼呢?

中學生 (因為被巡警叫 du, 因此為難。)第一他先對我說 du。

巡警 那是很不恭敬,對你(du)說 du。

中學生 我已經是十六歲了，對你也要要求你叫我“先生”了。

巡警 (因為自己做個反法行爲，因此有些怒。)那那，這是革命帶來的好贈物，弄到對你們這小傢伙也要叫“先生”，總歸這髒小傢伙要叫他說“先生”，先生快拉車子馬上走開，不然本官要逮捕先生。(從側道出來一個普魯列塔利亞特)

洛彼爾脫 有什麼一樁事？

巡警 先生先等一回，(用力在“先生”——對芙利滋粗暴地)你要立刻前行，不然我要逮捕你。

芙利滋 那麼要有人能夠幫我忙，車子——

洛彼爾脫 那自然有我們在這兒。(走前，對車用力一推。)

芙利滋 哈，結果來了，這胡孫(指中學生)弄到去叫巡捕，光因為我叫他幫一幫忙，又因為我叫他pu。

洛彼爾脫 那自然了，把手指碰也不想碰到泥土，那是布爾喬亞少年。他們光會逃避工作，把

勞動給我們來幹。

巡警 此地不許煽動演說。本官立刻禁止。

洛彼爾脫 先生，德國應該有言論自由，你去查一查法律書好了。原來你憲法也不懂。

巡警 本官（加語勢）爲安寧和秩序要處置。這是憲法。（對芙利滋）你立刻前行。（對中學生）你也走開。（中學生因爲他也被適用了法律，因此很高興，）

洛彼爾脫 好了，我們去罷，先等我拿出一條皮帶。（摸衣袋尋繩鈕，尋到，此間巡警遠遠威嚇地走去。）

巡警 一分鐘以內這兒要成安靜，不然本官要逮捕你。（走去）

洛彼爾脫 我把這戲完全在窗裏看見了。至少有四五個人走過，沒有一個人會幫你忙。

該爾特路特（從路的別側上）洛彼爾脫，你在這兒幹什麼，你要到那兒去？

洛彼爾脫 呀，該爾特路特，我要把車子推到

山那邊去。

該爾特路特 我也來。

洛彼爾脫 那麼一二三，我們已經到那邊了。

芙利滋 結果有不但光光胡說會動手的人來了。

洛彼爾脫 我們普魯 列塔利亞不 大家合作，沒有人會來合作的。

該爾特路特 噯，布爾們，不久他們會打倒了，他們給我們聽聽講，我們白爲他們吃苦勞工。（加力於“爲他們”）

芙利滋 馬上幫忙我的你們是什麼人，請你們講給我聽 好麼？

洛彼爾脫 我們同你一樣是個普魯 列塔利亞。

該爾特路特 我們都是革命青年。

芙利滋 呀，是麼，是麼。

洛彼爾脫 好，我們先前進，然後還有許多話要同你講。

洛彼爾特和該爾特路特 預備！前進。（車子  
被三人輕輕地拉上去）

（幕）



# 傻子的治療

## 人 物

醫師

助手

病人

醫師（連助手上）來了，是個村中醫師。聽說有什麼家裏有病人在等醫師。怎麼？男男女女在那兒幹什麼呢？叫我的就是他們罷。

他的毛病是肉爛了麼？是腐了的骨頭麼？或許是百日咳麼，是痛風麼？是過飲麼，是輸了棋的板面孔麼？或許是戀愛之病麼？瘧疾麼，敲齒麼？用了

我的藥，那麼請可要放心，復元是一定的，禮金不多我也不爭，我如能夠如願，那麼要叫富人多出一些，勞工的人家就不庸取價了。

助手（看門前的招牌，有些不解狀。）呀，主人先生，似乎走錯門了。這兒不像會有病人。你看他們很高興又起勁。看看他們的高興，似乎這兒不是我們來的地方，要是請音樂家聯盟來到的地方呢。

醫師（推開助手）好，好，給我來查一查。（傾聽裏面有鬥爭歌傳出來）呀，呀，這是錯了。

大概我也爲了年老，朦朧罷了。（此刻大腹病人靠兩根拐杖上）

助手 主人先生，請看，那兒有病人來了。

病人 請你先生，

看起來你先生是隨便什麼難病都會治療的，  
近鎮最有名的醫師，

我來看你便是近來我的肚皮了不得的大了。  
正像一個姘娘女的樣子了。

還有好像有什麼在裏面匍匐的樣子。

請你先生，替我治療罷。

這不是水腫的毛病麼？或許有什麼的宿胤麼？  
至於醫術，你是一切都會的。

那麼要請你把我的毛病，能夠治療不能夠治療查一查。

醫師 那麼把你的小便，放在這尿器裏，給我看！

病人（放尿於瓶中）

明白了。先生，請你查我的小便罷。

醫師（查小便）

喂，你的小便又黃又混，那麼看起來你的腎裏似乎有什麼停留着了。

病人（很痛似的按着肚皮）

唔，正在鑿着似的痛。

尤其是這樣子的脹着。

醫師 呀，那麼我好來替你治療，你要性命，那麼先要吃我的藥水。

或許很難吃，不過要好好忍耐的，我馬上可以替你調合出來。

病人 先生，請你放心。

我往往會喝許多電氣燒酒。

不匍着地上不能回到家裏的。

什麼藥水不會吃，那是笑話了。

醫師 喂，那種不衛生你要以後謹慎些纔好。

不知道你從什麼地方得到了錢，

纔會把不衛生的酒喝到一飽肚皮。

你的肚皮正是因此而在腐敗了。

你先要把肚裏的壞東西通通拿出來纔好。

病人 先生，你說要拿出來，那麼要請觀客諸位退場了。

原來胃裏的東西是臭到了不得的，

助手 喂，那用不着的，你要吃藥便好了。

藥會清你胃的。

病人 那是什麼一種藥水呢？

是燒酒麼，是高粱麼，或者是紹興老酒麼？

先生請你立刻給我。

一說就覺得喉子在乾起來了。

醫師 你先要把赤豆吃五碗，(向助手)

這傢夥的肚裏一面是個傻子在做着窩。

助手 (對病人)現在是不容一刻的猶豫了。

你要立刻治療你的傻子。

病人 唉，笑話請停說罷。大夫先生說的是笑

真的有傻子住在我身體，

要請你給證據我看。

醫師 那麼給許多明明白白的證據你看好

懂了麼？你先把從你身裏出來的小便，在他還沒有冷却體溫之前喝一口，那麼你身體裏的傻子都會騷起來，你的肚皮裏會像螞蟻在匍匐似的咬你了。

病人 (試喝尿)

先生，正是明白了。

我的身體裏一面是個傻子窩。

他們在我肚裏跳舞着，正像田鷄的跳。

請你醫我罷。

請你立刻醫治罷。

助手 那麼你在治療的時候，

在開肚皮的時候，治療完結之前完全要像死人似的不動。

病人 要仿死人那是很難的事體了。

因為怕要餓死，一回兒也進過工會。近來有什麼工會被封，因為怕死所以不敢再去了。

什麼仿死人是不高興。

助手 你遷延過去要來不及醫了。

傻子們要攻破你的肚皮，肚皮要一破成兩塊了。

病人 那是了不得，另外沒有辦法，請你馬上從事治療罷。

不過先要問一問，傻子的治療費是怎麼樣呢？

醫師 我們的治療是不要錢的。

你要把我給你的藥水不錯分量的吃，就是已飽的牛奶一瓶，加酒釀一合去和平他些味道。

一天把他吃兩回，那麼你的胃也會清了。

病人 先生，有一回我吃了二十個梅漬，然後吃了牛奶和酒釀，不料他們在我肚裏騷起來了，

串過五臟六腑跑了。

我想大概因此已經可以清胃了。

可是因此共總到便所去了十二回。

真碰到一個裂身之苦了。

此刻再做這一個治療，那麼必定再要受這種痛苦了。

醫師 噯？那麼我誤診了麼？喂，助手，拿尿瓶給我看。

給我再來細細看一下罷。

(透視尿)

真是一個奇奇怪怪事體。

看起來你也似乎不舒服罷。

喂，助手，快預備，先來治療。

助手（拿出器械）

先生，傢伙已經準備好了。

鉗子，鋏刀，綿紗，繃帶都有了。

連強心的藥和消毒藥都有了。

病人 先生，說不定此刻就要失去命，請你在這時期給我一杯酒罷。

醫師 到這時候不許亂說。預備一好就可以從事手術了。

助手 你放心好了，馬上就可以開刀了。你把牙齒好好咬緊就好，這是忍耐苦痛的頂好的方法。

醫師 你把盆子好好拿，先把肚皮割罷。

（醫師開腹）

病人（叫）

請你放我，救命呀，了不得，你給我一個別緻的痛苦了。

助手 先同你好好說罷。

原來開腹同吃些點心不同。

或者你給傻子吃去也不碍麼？



醫師（把鉗子伸進肚皮，挾出一個傻子。）

喂，你看，怎麼大的傻子呀。

他已經喪氣垂頭了。

病人（摸肚皮）

的確，有些舒服了。

醫師 那是當然。

這是一個大怠惰的傻子。

爲了這傢伙，你白天不幹事的。

別人在研究，你在糊塗過日。

別人開工會，你也不去。

別人示威，你也不去。

因此你一些功用都沒有了。

那也自有道理，這傢伙很久年月在吃你的身子的。

助手 先生，請你再好好看一看。

病人的肚裏好像還有傻子在裏面呢？肚子看起來還沒有成十分小。

醫師（查病人的肚裏）

你說得對，這兒還有一個傻子。

莫動，喂，莫要動。把他挾出來罷？

病人（大叫）

你這樣地做，我要痛死了。

醫師 喂，傢伙，莫動！

病人 痛痛痛，傻子在踢我的肚皮，請你快拉出來。

醫師 呀，鉗子也在滑了。

喂，助手，來幫忙，拉鉗子。

合兩個人的力量來拉罷。

（醫師把傻子拉出來）

助手 怎麼一個多角的傻子呀。

病人（摸肚皮）的確多麼適意了。

請你講我聽，這一回多角的是什麼一種傻子呢？

醫師 這是傲慢的傻子。

爲了這傻子，你要想出風頭。

不肯把不受注目的事體幹。

要做社長，要做編輯，要學公司經理似的騙用別人。

這東西的英雄主義會把日常的鬥爭萎縮下去。結果還要受密探的騙，把工會的內部通通講給他了。

這治療也算痛了。

那麼算了罷。

病人（捏側腹）先生，看起來這兒也有些痛。不是有些老的傻子還住着麼？

助手 你聽，你聽！

傻子像老鼠似的在咬。

醫師（摸肚皮）那麼你再耐着一些，再把精神振作一些。

喂，這是什麼呀。可恨的。他在轉身想逃避。

（醫師把傻子拉出來）

病人 先生，這一回是怎麼一種傻子呢？

多麼在肚裏躁，多麼給我痛苦。

却是這樣的又瘦又細，又是萎黃。

醫師 是的，這是吝嗇的傻子，想要黃金的傻子。

這傢伙叫你把工會費也不付，

不光會費，爲了一些小錢，肯替一個密探賣同志的。

結果還要把罷工打破，把普羅列塔利亞們的血肉像賣蘿蔔似的出賣。還要把團體的工人追人，每次會騙到幾萬元。你把這傻子活在肚裏。究竟有什麼用呢？

病人 想來想去是個可恨的事了。

助手 怎麼呢，不像再有傻子了麼？

病人 大概通通出去了。

我很歡樂，請你縫肚皮罷。等我可以回家去。

助手（傾聽）喂，還有傻子在叫呢？

先生，這是不可以放任的。

這位先生是一個很有膽力的人。他一定會忍耐的。

你順便把那傻子同時拿出來好了。

你這位先生，你不要專靠別人，好好把自己的身體查一查好了。

你的肚皮到今沒有完全復原呢！

病人（抱肚皮）是的，有個傻子在踢這兒。

這又是什麼一種傻子呢？

快，快用鉗子替我挾出來。

（醫師伸進鉗子）

病人（叫）痛痛痛，請你停罷。

醫師 喂，不要躁，你瘋了麼？

這傻子他在拼命的逃，好，那麼我也用全力來捉他罷。

病人（叫）痛痛痛呀，這一回背骨在痛了。

請你停手罷。這是很久年養我身體的。

醫師（把傻子拉出來）這是什麼，你看。怎麼大的一塊呢？怎麼肉麻的東西呢？這傻子便是傻中的傻了。爲了這傻子，你就變成一個卑怯的了，你看，他被拉到白日下，連眼睛也開不開了。那麼能夠降伏在敵人之下，怕了巡捕，怕了監牢，因此去

被工頭吃食了。

因此你就成了一個機會主義者了。

到了這地步，我也沒有辦法了，你原來不是肚裏有傻子，却是你本身是個傻子了。

這傻子還沒有把你通通吃完，也還算好。

病人 先生，你說得對。

已經清爽得多了。

請先縫肚皮罷。

助手（聽肚皮）呀，好像還有什麼在動，勸你順便通通拿去好了。

病人（捏肚皮）

照你說法，這肚皮還是很漲的，爲了什麼道理，簡直不能知道。

醫師（摸肚皮）那麼你好好給我治療。你的肚裏似乎有傻子的窩。你定了定心壯了些膽。有些痛苦也要忍耐一下，給我先割去傻子的窩罷。

病人 請你先給我一杯酒罷。

精根都沒有了。

全身都是冷汗了，

再不能忍耐了。

傻子的窩請你不要理他了。

助手 呀，你這位先生，你是個不懂道理的人了。

不把窩根絕滅，那麼傻子的兒子會不住的產生。那麼你的毛病要愈做愈重了。

病人 那麼請你不要弄傷肚裏的臟，請你把傻子的窩割去罷。

醫師（伸進鉗子）不要動，不要動，喂，不要動。

傻子的窩了不得的大。在你的肚裏生着一大個根了。

怎麼，來了，來了，怎麼一個又大又難看的東西。你看，怎麼許多傻子們在蠢動呢。

這許多東西通通生長的時候，要成怎麼一回事了呢？

病人 這許多東西生長了以後會成怎麼一種

傻子呢？

醫師 這許多還說不定他要成什麼一種傻子，不過結果要成大家所不齒的傻子了。喂，助手，快把這許多傻子們踏殺，把他丟掉到黃浦江裏去。

病人 先生，真謝謝你了。現在能夠完全脫離毛病了。

請你縫合傷口罷。

醫師 (縫) 喂，不要動，先把傷口來縫合罷。

好了，你快活罷。

怎麼呢，用着拐杖可以立罷。

病人 (立起) 先生，現在已經好了。

跳也會飛也會了。

好像身中都是勇氣了。

(搥棒的人上)

搥棒的人 喂，你們爲什麼在路旁來往呢？不許你們紊亂道路的秩序。走，走！

病人 唔，這傢伙是老早有怨仇的，現在可以報復他了。怎麼呢。



(把他踢倒)

醫師 好了,算了,根治了的樣子。

也算一個難手術了。你當心些,再不要給傻子捉着了!

病人 有數了,(看見門前工會招牌)

呀,這是我從前做過事體的地方。

去同他們再見,謝過去罪,再去幹事體罷。

(病人進家)

(幕)

# 畢竟是奴隸罷了

木 人

口演家

黑奴兵納僕克

軍官

軍官的女人

黑奴兵白克

法兵拔斯鎊

軍醫

小隊長

車長

稅關吏

美國紳士

產婆

還有黑奴兵數人，法軍官，許多法國人，許多德國人，半黑的小孩三人。

第一幕 法領南非塞納瓦航向馬耳塞的軍用船中。

第二幕 德法戰線後方的一都市。法軍營門前。

第三幕 軍官家裏，女人房內。

第四幕 巴黎街上。

第五幕 巴黎伯林間快車一等室。

第六幕 伯林街上。

第七幕 伯林納僕克的居室。

幕開之前 口演家登場

口演的，(振鈴)開演了，開演了，工作早已預備好

在幕後背，請大家可以定心聽一聽我的話，

我是口演家，該要講到句話，

不講幾句我的職務越不清。

噯，各位顧客大先生們，

大家是顧客我們是俳優。

那不必講也明白的了。

但是很奇怪的是

大家雖然是大家，

我們倒不是我們。

大家聽作我們的言語，實在

倒不是我們的聲音。

我們的嘆氣，

我們的快話，

我們的怒，

都是在後面操我們的主人的工作。

我們是名實相符的木人頭

真正不錯是從木腔間生出來的。

我們走路沙沙伊唔聲，

也請大家不要作怪。我們  
只有木的關節外都沒有  
非只那身體動作，  
連俯仰的選擇都沒有自由在我們，  
我們是沒魂的  
真正的傀儡。  
我們被大家不能見的主人的操縱。  
只是大家是人的各位！  
當心點勿要看輕我們。  
你們不會從你們真心覺醒，  
你們同我們有什末不同？  
你們也從產生以來，  
是一位怪物的傀儡，  
你們被利用了好久，  
至於沒用後就被丟出去了。  
在什末地方聽見過這話。  
「我們是奴隸，  
對於他們話：

奴隸的覺醒是空前的可怕的事。」

口演的退場

幕 閉

## 第一幕

非洲的法領塞納瓦航向馬耳塞的軍用船裏。黑

奴兵在暗黑的下層船室裏蠢動。只是暗中要看

得出他是黑人。

暗呢。

臭呢。

嘔了。

船暈得很呢。

終不會住，不會住。

那個說要會這樣悲慘呢？

法國在那！歐洲在那！

到上面去，給我看一看四面，或者在什末地方  
已經看得見岸了。

對了，給我看看，給我看些什末。

上面有崗兵，他們在看潛艇。

啊！潛艇！我們要在這暗黑裏溺水而死！

我沒有知道海是這樣，這樣的東西。

沒有這個暗便——，沒有這個暗便可以——

上面有崗兵。不放我們上甲板。

給我們瞧，給我們瞧一點什末。

巴黎說有女人，巴黎有，愛弗爾塔，愛弗爾塔，  
文明，文明人，肩和肩衝着。鼻子和鼻子衝着。不推  
開白色文明人，連一條小路都不能走。

我們替他們打了一回仗，他們會流淚而謝我  
們，他們跪而拜，握手而接吻。

接吻！女人也會？

女人，是的，女人也會！

對了，我們替他們打一些仗就——，我們替他  
們打一些仗就——。

去殺文明的敵人！去殺文明的敵人！去殺生毛  
的德意志人！

我在塞納瓦營裏，看那影戲裏匈奴族的面和他

們的鐵帽時候，正像要嘔了。

嘔！

嘔了。

(大家都吐瀉，呻吟聲。)

他們把可憐的法國女子作玩品

去殺匈族！

衝刺刀向他們肚裏去。

惡魔！

野蠻人！

生毛的匈族！

(絕叫已達絕頂，突然靜寂，再起呻吟聲，吐瀉，哭聲。)

(小聲)我們在影戲裏

看見了巴黎，

看見了愛弗爾塔，

女神一般的法國女子，

(叫)看見那野蠻人的暴行！

(再靜寂)



船笛！

到了！

到了！

法國？到了麼？（絕叫）畢竟到了！！

（銅鑼聲，遠聞馬塞曲。）

（大家都一起立起來，異口同音。）到了！！

## 第二幕

德法戰線後方的一都市。兵營門前。塞納瓦植

民地兵納僕克立正在六角形的暗舍前。

法國軍官傲慢地喫雪茄而進來。

納僕克立正，敬禮。

法國軍官抱女人手而進來，納僕克敬禮。

女（向軍官）嗎，狠從順似的黑奴，

軍官 狠從順，他們，同他們的面龐倒不同的。

女 我對你說，我們的從卒太像木鷄了，

軍 太像木雞了。

女 我對你說，我們放逐了他，用黑奴好不好？

軍 哎哼，倒不錯。不錯不錯，在美國，火車茶房都是黑人。你想不是好趣景麼，很貴族的，我們用別種民族，我們可以明明白白曉得我們征服了一個別的人種。（走近納僕克）你的所屬和姓名？

納 一百二十三大隊十二中隊一等卒納僕克。

軍 什末啊，塞納瓦和法蘭西那一面好啊。

納 （熱心地）那是法蘭西。

（營中兵卒合唱）

兵卒合唱 法國是

法國是

好地方

美麗國

我們前進

我們要前進

手握了武器。

拔爾來，啞，

拔爾來 啞。

軍 什未呢，德國人可惡麼？

納 很可惡！

兵卒合唱 萬歲萬歲，我們是兵卒。

捉卡以財爾來打屁股

捉卡以財爾來打屁股。

軍 你不想做我的從卒麼？我給好東西你喫。

納 想做的，

軍 (向女)今天晚上交涉罷。(向納)今天給你做上等兵罷。

納 (狂喜)唉。

女 嗎，很可愛的兵呢。

兩人去。

納僕克爲喜悅手足不知所措。

營舍中“交替”聲。

黑人兵白克出來和納僕克交替。白克規律不似

納僕克好，坐在階段上吸煙。

吊隻手的法兵拔斯鎮過去。

拔 喂，白克，你在崗麼。

白 喂，拔斯鎮，好麼？

拔 好天氣，我到意財爾河去散了一會步，好清潔的水，只是你又在怠惰了，又要喫營倉罰了！

白 營倉有什末！都是一樣，一會兒到了這兒，無論走向什末地方都是一樣。命令，命令，野獸都沒有受這個虐待，我在運送船上覺着要死了。小時被一會捉奴隸的追着，那時候也想我要死了。人這東西倒會出人意外的長命，進了兵營喫這苦，想來真是喫不來的，只是向什末地方走也不曉得，被叫前進前進後，頓時跳出在第一線，對了德國兵的鼻前，忽然喫了許多毒氣的時候真覺要死，只是此刻還會在此地喫着霉茄，進着營倉，你想，人這東西真是意外的長命。

拔 只是一樣喫苦，納僕克那樣的人也有的。

白 哈哈，他有些不同，不被打罵也要作長官？要做官長要從順地做事。他於是那樣的誠心。

他升了上等兵後會傲慢起來了罷。我問你，你還不能出院麼？

拔 還不能。一天只有一點鐘的散步。其餘要躺着在床上。你聽，昨天有有趣的話給你聽，軍醫大發怒了，話是這樣，我在模糊地半睡的時候，軍醫來說，發了微小的人聲。

舞台忽暗。

一瞬後亮。病院。

拔斯鎮固在病床上。

軍醫在他枕旁坐。

軍醫 你好麼？

拔 很好。

醫 那很好。如你不壞，我有話同你講。

拔 哼。

醫 你是勇士，我看你很想快一點治癒而回戰線去。

拔 ——

醫 唔，你也是想回家鄉嗎。只是回去也好，

不過回去前也該盡完了自己的義務。

拔 哼。

醫 對了，那是應該的，可恨的敵人，可惡的德意志的惡魔要多殺一個好一個。

拔（起身，向軍醫耳話。）你那樣的恨德人，我教你好法子。你必是要快活到跳起來了。德國俘虜四個人天天請你治療，你給他們毒藥。

醫（驚）俘，俘虜是神聖。

拔 不過我們小隊長說，我們喫東西吃得少，是爲了俘虜太多的緣故。

醫（怒）你，你，你是怎樣壞的東西，你挑弄人呢。我會快一點醫好你，叫你再上戰線。

暗。

再亮的時候又是兵營前。

白 } 哈哈哈哈哈。

小隊長（出來）喂，你又在懶惰了，滾營倉去。

（捉白克的襟拉到門裏去）

## 第三幕

軍官的女人室。

女 納僕克！

納 唉。(走到門口)

女 紅茶！

納 唉。(退，拿紅茶出來，置桌而退。)

女 納僕克。

納 唉。(出來)

女 北把密脫！

納 唉。(退，拿北把密脫出來。)

女 納僕克！

納 唉。(出來)

女 雪茄！

納 唉。(退，拿雪茄出來。)

女 你很幸福。出了那兵營，能够做着了從卒。還會成了上等兵，你不以為幸福麼？

納 唉，很幸福。

女 又是你，想起故事來你們要曉得你們的無論什末都是過分的幸福。從前你們是不得不賣作爲奴隸，我有學問所以教你，你們初被賣爲奴隸是從今五百年前。後來年年的輸出增加，產生出奴隸貿易的專門公司。一年要出口十萬人。但是能夠到達目的地的人還好，許多是在捉奴隸的時候和在運送船裏死了，他們有十倍數的一百萬人。現在你是什末樣，和歐州人一點都沒有異樣。在壘濠裏忍耐了一時後可以到巴黎去做什末要想做的事體。好麼，噯，好運氣。

納 唉，好運氣。

女（喫酒和煙）我，我聽見過的，黑人很富情熱，阿瓦斯脫孔德說：“黑人種比白人種，劣等於知識，然與此一樣比例，優於感情。”又說黑人對於自然物，——天候和動植物是很敏感。黑人的頭，常常滿了熱血和詩，肉體是很強韌而是感情的忠實的奴隸。納僕克，你到這兒來，給你的手我摸一摸。



軍官（跳進來）你 你這東西，把我的恩作仇！（把納僕克從窗口拋出去，打女。）你這不成器的東西！你這賣淫女！

兩人發了哭聲而格鬪。

#### 第 四 幕

巴黎街的滿燈飾。

震耳的馬塞曲。

喝采，歡呼。

種種木人，出來而進去。

小花火打上空中，在空中飛出天女，飄在空中。

萬歲，

平和萬歲！

法蘭西共和國萬歲！

仗打完了！

平和！平和！

教會鐘聲。It is a long way 的全唱。馬塞

曲。

## 第五幕

巴黎柏林間快車的一等室。納僕克一人作紳士打扮，得意地彈慢特林。

火車猛烈地疾馳過戰場跡。

納 (歌)美麗的該脫，  
克，克，該脫。  
美麗的該脫，  
克，克，該脫。  
美麗的該脫，  
克，克，該脫。

肥胖的車長進來。

車 唉 Köln 快到了。請大家預備關稅。

納 關稅？托你，(摺錢給他)

車 (收錢)唉，知道，請放心。(出去)

火車發聲而停，外面車站的雜踏，賣物人的聲音，

車長出來關納僕克的室扉。

稅關吏上。

稅關吏 (立停在納僕克室前) 這兒?

車 是空室。(放錢稅關吏手中)

稅 空啊,那末好。(去)

車 (開扉,向納僕克。)完了。

納 像有許多人要上車來,我這兒要你不放人進來。(給他錢)

車 唉,知道了。(關門出去)

美國紳士 (走過納僕克室前,再退回來,)喂車長,沒有席位嗎,坐席呢。

車 (出來)唉,滿了。真抱歉。

美國紳士 (給他錢)

車 唉,真對不住,那末等我去商一商量。(開納僕克室)真對不起,大概都滿了,真正,唉對不住。

美國紳士進室,對納僕克坐,車長去。

鈴。汽笛,發聲而車開。

美國紳士 先生闊得很,是上什末地方。

納 伯林去。

美 唉很失禮,要問你,是為生意去?

納 不，我是兵，我是塞納瓦植民地兵。仗打完了。長官給我許多錢叫我到伯林去玩。伯林女人過剩了。男子一人有女子十人。可以提取一個，他說。

美 喲，長官說！

納 聽說是政府的命令。這是——

美 喲，政府的命令。（想 納僕克在彈慢特林。）

納 （歌）美麗的該脫，

克，克，該脫，

美麗的該脫，

克，克，該脫，

美 先生，對不住問一問你，政府給錢你以前，沒有檢查罷，檢查，這個，便是叫什末身體檢查的。

納 有，有的，查過了身體，哼哼哼哼哼。

美 （跳起來）唔，他們是偉人，到底是法國政府。我們握手罷。噯，貴姓是——

納 納僕克。

美 那末納僕克先生，你去好好出頭，托你了。去好好發展。德國女人都很家庭的，家庭的，她們很有好處，（拿出紙幣來，給他。）好，你拿去。不用客氣。這是我們親近的紀念。好，你去好好發展。

納 （收錢，藏囊裏。）謝謝，很快活。美國人都很可親近，你，你音樂不是厭惡罷，給我唱一會。  
（彈慢特林）

美麗的該脫。

克，克，該脫。

美麗的該脫。

克，克，該脫。

美麗的該脫。

克，克，該脫。

## 第 六 幕

伯林街。

黑人從右向左同貴婦人乘馬車過去。

黑人從左向右同女優同乘汽車過去。

黑人從右向左抱小姐手而過去。

醉黑人掀黃淫婦肩從左向右踉蹌過去。

黑人同德人妻抱半黑的小孩從右向左過去。

黑人同德人妻抱兩個半黑小孩從左向右過去。

許多各種階級的德人出來叫：

黑奴。

黑奴。

伯林街充滿了黑奴。

半黑的小孩。

伯林街上都是黑奴。

## 第七幕

伯林的納僕克的住宅。

他的妻在布帳後面床裏唸 產婆在照料她。

納僕克在中央桌上 抱頭閉目。

忽然“喇瓦”聲。

產婆 (伸首) 恭喜恭喜, 好男兒。

納 (跳出來叫)我變自由人了。我變文明人了!我的血是和自由人混雜了。我本來是奴隸。我們五百年以來是白人的奴隸!到了我,到了我代,究竟會解放了。我已經不是奴隸,我已經不是奴隸。

窗外許多人聲。

黑奴。

黑奴。

伯林都是黑奴了。

半黑的小孩。

伯林都是半黑的小孩。

報紙號外呼聲。

號外。

號外,黑人問題!法國政府的大陰謀!

(大聲念號外)法蘭西政府把塞納瓦植民地土人兵,驅向戰場,使他們為“消耗品”平和克復之後給錢他們,叫他們到伯林, Frankfurt, Darmstadt, Hamburg, Wiesbaden 的諸都市,而許他們

的性慾的自由了。Rudendorf 將軍今天發表他的  
聲明書說，他們解放了戰時吸德人鮮血的黑人軍，  
更要把他們暗黑的血液來傳於德人血管中，永久  
把我們的文明低下。

納（開眼起立絕叫）啊，我畢竟是奴隸罷了。



# 動物革命

梅資雜來姆第二場

易王哥爾作

(大資本家梅資雜來姆的客室)

(黃色照明 梅在睡覺，頭上被着報紙，在說謊語，室內的人工剝製的動物忽然變為活的，自然會動起來。)

(梅的足下的一匹狗，

桌前的熊皮，

鳥籠裏的鸚鵡，

黑材製造的壁鐘上的郭公鳥，

剝裂的猿，

窗榜的貓，

門扉壁上面的鹿頭。

他們脫開自己的位置，在舞臺上徘徊，)

鸚鵡 同胞，同胞，你們在麼。

郭公鳥 請你莫吵了，四海同胞主義已經聽  
夠了，請你莫再說了。

德國的鳥是這樣唱的：

— Es braū:t ein Rūf wie Donn:ha'1...''

(我的叫聲似雷霆 ——)

鸚鵡 自由 給我平等，博博 —— 博愛 ——。

郭公鳥 剝你的皮，猶太的鈎鼻！

鸚鵡 對你一個不起 我是神祕主義者，我是  
一元論者，我是夫羅易德學派，你究竟是什麼呢？

郭公鳥 我是國旗上的黑鷲的親戚。

犬 喂 人是萬物的靈長！

鹿 種豆得豆種瓜得瓜罷了。

熊 喂，不要噪！

拍“人”的馬屁的是什麼人？

人這種東西快一些把他們喫了去！

他們是我們祖祖宗宗的仇敵，打倒，打倒，打倒他們！

我們要前進，要退却，要整列，要準備了。

萬歲！

猿 打倒“人”！

貓 咪哪鳴，哪鳴，死是痛苦的 我勿情願。

猿 我要召集你們起來行動物革命！

我們是被神選的。

我們要來洗清給人類弄污穢了的大地！

人把污穢之物丟進河裏，

燒去樹林，

對着天空放散臭的煤氣。

這地上再沒有比“人”這東西醜醜的。

你聽見過動物會面孔紅起來害羞麼？

你知道鳥會像人一樣唱錯歌麼？

鹿會染淋病麼？

虎會借尼采的名講狄屋聶叔斯精神麼？

“人”畢竟是這世界的落脚夥！

大家的聲 萬歲，萬歲，對了，阿猴。

犬 你們不要正經聽他的話。猿同人是同穴的東西。

鸚鵡 諸君唸過亨刻爾沒有？

貓 馬爾利特說的話會更加透徹。

熊 (跳上桌子) 諸君！動物革命已經布告了！

猿 慢慌！動手之前有個問題，手段呢？目的呢？地點呢？

貓 要的是地點目的手段的順序。

熊 目的是第一！然後是手段，最後是地點。  
“人”是什麼東西，快快喫了他們去。

猿 我們是文明人，不會做那種野蠻的行動。  
我們是近世時髦人，是感覺銳敏的精神的動物。

貓 哪鳴，哪鳴，要人類愛個，人類愛個。

我不歡喜看血個。

看見血個時候我要打一身寒抖。

我拜拜你，請你勿要把事體做假。

請你們替我們創造美和善和魚腸的王國！

請你們多繁殖點羚羊。

鹿 你這怯膽的平和主義者！

到民間去！

打殺“人”們！

上帝，請你的加護。

我們要排萬難去做。

我輩之外不許人來！

耶和華是我們的堅盾。

熊將軍，萬歲！萬歲！萬歲！

犬 不穿褲子有害風俗，有請你們了，你們出來徘徊的時候要穿好褲子。

猴 我們所求的是精神！精神！理想！新世紀要開始了！

你喫盡了“人”，也有什麼用途。

倒不如去主張我們動物的神聖的權利。

一，排去偽善，嗅一切樹木，灌木，街燈 石壁

的脚根的權利。

一，不要怕老處女的攻擊 保持在路的中央交尾的權利。

一，國民大祭之日也得有向紀念碑，亭屋，噴水放尿的權利。

一，……

熊 莫要響，傻子，不許你叫。

革命有理想主義這算是什麼。

殺去一切的“人”！

一個人都不可留！

當心！立正！

在鄉軍人會的進出！

猶太人切不可放他進來！

祖國萬歲！

貓 勿好個，人類愛個，人類愛個。

猿 理想！理想！

我們要建造精神的共和國！

我們宣言新的天路歷程！

國家經濟的改造。

春天要有九個月長。

多種好草在牧場，把他肥牛。

代替貧窮的蒲公英，要種菊花。

候鳥要科一成的飲食捐。

因為他們會到各大陸去啃喫的緣故。

每日五句鐘，去叫“人”來。

叫他灌肥料於我們的穀和菜的田圃裏。

熊 不到三天我們會殺死梅資雜來姆。動物園裏的鳥獸會知道我最喜歡的句子。

生者必滅。會者常離。

不許任意轉載。

此處不許吐痰。

前進！

我要指導諸君於動物有史以來的大事業！

鹿 喂！排班！

打死“人”！

右彎博！

惡會榮長而善會消滅。

動物是獨立自尊的。

梅資雜來姆（醒覺，瞬目微笑。一切動物都回復原來的姿勢，梅用手驅逐他右袖上的蒼蠅，蠅發出……SSSSSS……的音聲飛去，他又在發譫語睡下去。）

擾我的是你麼，喂！

（幕）



# 梅資雜來姆

## 第四場

(梅資雜來姆的客室。照明用較眩的黃色，弧光燈的光線。窗大而亮。近中央的書廚內部燃燈，此物即成電梯的門，我們可見電梯來停在那兒。門開，出來非利克斯梅資雜來姆。非利克斯是時髦的事務家。代替嘴有擴聲器，代替耳有受話機，代替眼睛有五馬克金幣兩個。代替額和帽子有打字機。其上面有每講一句話會發電火的天綫。他有皮氣，每說一句必定要喚一回“阿洛！阿洛！”)

非利克斯 阿洛！阿洛！請早安。股票市面

不好。

梅資雜來姆 別擾了。

非（從衣袋裏拿出帳，把他念出來，又要寫什麼進去。用事務的口調：）俄國產皮跌了三馬克七十五片。

梅 別擾了。

非 特來阿特爾牌的確趕得上競爭。六十二馬克。

梅 別擾了。

非 爪哇羣島革命，阿洛，阿洛。

梅 別擾了。

非 漢堡支店的會計科女事務員妊娠了。正在靜養。阿洛。

梅 色情狂。

非 松香質釦子漲了。ZT23號。

梅 什麼話。別擾了。喂，去喚老太來，燉肉還沒有好麼。

非 橡皮足踵賣去五百萬個。阿洛，阿洛。

梅 出色了，非利克斯！你算好手腕了，你是牛皮托棘斯的奈破侖了。

非 阿洛！阿洛！我們的工場裏罷工了。巡捕隊趕來了。今晚十句鐘有工人大會，（拿錶出來看）聽說已經有小孩餓死二十個人了。阿洛，阿洛，混帳。碰命做了。工人要求日給十五馬克和五小時勞働。

阿洛，阿洛……

梅 （此時始從肱椅跳出來。拖腳上的綑帶，亂走房裏。亂揮雙手。）救命啊，媽媽。罷工了。不行了。巡捕啊。火警了，殺人啊。你說每天是十五馬克？啊，透氣不轉了。痛痛痛痛痛，足痛了。還有燉肉要冷了。混帳，法律會失去作用麼？錯也不可以做工場主。此刻被殺的時候 我的鐵箱裏的安那的範書要被人看見了。啊，可恨！一樣不知而死的祖父真可羨。他成了慣，常常說“窮人有什麼”。罷工；罷工是什麼道理麼？快點叫感冒流行罷。等亞洲人打進來啊。快同轟戎棘斯打一個仗罷。但是，你偏要

選着靴子廠裏來起罷工風潮是什麼作用呢。特來阿特爾靴子是剛剛賣出來。怎麼樣好呢？媽媽，難了呢！（他一時立止 聞各處。）喂，有些燒焦味道？

（此間非利克斯去收帳，從容地退到電梯。進去，梅資雜來姆突然去開窗。可見羣衆叫喚而來。男，女，女腕中的小孩。一部汽車來而停。停在梅家窗緣。學生攀上汽車蓬上演說。）

學生 同志諸君，普羅列塔利亞諸君！你們看，你們面前有吸你們血的布爾喬亞。

他天天在喫金鍋燉的牛背肉同眉毛要脫落的石刀芽。

聲 大家靜聽！

學 你們的愛兒在凍。

你們母親在竈裏沒有煤燒。

却是這個梅資雜來姆結了絹的襟帶。

天天換一雙靴。

聲 大家靜聽！

學 你們是布洛美托意斯的末裔了。

你們被繫在鐵鎖上。

我要拿自由的精神來解放你們。

我要導你們到幸福之丘，幸福的摩天樓  
去，

人都應該要通通立在一個階段上仰看太  
陽。

但有一個人比別人先喫巴旦吉的菓是不  
該的。

聲 大家靜聽！不得了，這是預言者了！萬歲，

學 但是，此刻有妨害你們的幸福者，是那  
個呢？

便是這個遊蕩的梅資雜來姆。

這東西咬了三十先梯米的雪茄，

愛撲克戲入了他骨。

又是維那司酒樓的老客。

天天在吃燉肉。

(羣衆動搖。都向梅資雜來姆家打進去。四方  
的叫聲的十字火。)

絞他的頭顱！  
加我工資。  
拿馬鈴薯出來！  
炸彈，  
十五馬克，  
牛肉。  
小孩死了。  
資本主義，  
彼彼耳。  
混帳。  
自由！

（羣衆闖入之後，梅資雜來姆從他的匿處匍出來，戰慄而惶忙。用雙手掩面或者捏下腹。恐惶而走兩三步，捺扉傍的電鈕，同時左手壁上的鐵箱門自行開直，手執手槍的警吏六人走出來。羣衆動搖，欲喚而逃。這鬧將靜，穿金色飾邊的聽差提有彫刻滿面的便桶進來。替梅脫褲鈕，替他脫褲。扶他坐在便桶上。）

羣衆完全被驅逐。

警吏鞠躬地立正。

梅資雜來姆微笑而放屁。

—— 幕 ——

# 誰 最 蠢

## 序 幕

第一場：老鼠管穀倉的道理。

第二場：最惡的惡漢在做頭目。

第一幕：捉胡蝶和那時候發生的事體。

第二幕：混在真正的喫人人種間。

第三幕：割肚皮。

第四幕：笑在末了一回的，笑得最舒快。

## 人 物

福克斯脫洛脫爾 運命之人，好幾回脫皮，可



是依舊不變的。

福克斯脫洛脫爾老太 同他差了不多的好伴侶。

該爾特路特 倆夫妻所生的有趣小姐，非但曉得自己要——這或許是(譬如)她的母親也曉得的——還曉得自己應該怎麼樣的。因此，很會公然彈劾父母，投身於敵陣。

老芙蘭資 廉直織工。

小芙蘭資 同他一樣性質的兒子，也被叫“芙蘭資爾”(譯者註：Franz Frauzl)

麥克斯 小芙蘭資的輕剽親友，立刻會得完善結果，可說就是全副的精神。

彼得爾漸 有錢而欠良心的男子，買賣麻布，可是在我們劇中演一個不十分得法的角色。

長身織工

短身織工

駝背織工

經理

溫巴——溫巴 肥到像故譚裏的黑人王。

古爾——古爾 他的能幹斬首官。

蒙古 他的恭順臣下。

侍醫 高貴之產風豐也好。不過結果却要被棄於沙漠。

黑人兵 有些單純的阿呆子。

威海猥 島神的大司祭，一個辣手傢伙。

杜梨阿 支那大商人，有惹人之態度和敬虔的心思。

和尚 小機關的詐偽師。

寺傭

織工們和女織工們

郵差

黑人兵們

一匹善咬的布爾狗，一匹大蝶，和一匹純真無混的抱着卵的非洲產鱷魚。

這一幕事體，是起生在還是那很古的，還是人在懲惡而善還會榮耀的時代發生的，大部分是在

柴克先地方發生，其餘是在支那和非洲發生，

## 序 幕

### 第一場：老鼠管穀倉的道理

佈景——織業村中心的一個空場，

織工們（裏面有長身織工，短身織工，駝背織工，福克斯特洛特爾老太和兒子們，即是小芙蘭資，麥克斯和該爾特路特）他們流汗地把梘桌搬到場上去。把桌子都排成向前面張翼的馬蹄形。同時，從各家裏拿出來許多各種大小和各種品質的麻布，都攤在桌上。

該爾特路特（同母親，一起搬來一張桌子，立停，圍看四圍。）有些異樣，真有些異樣。

福克斯脫洛脫爾老太 這兒沒有什麼異樣，除去你以外沒有什麼異樣，好好捏牢桌子，這不中用女兒，做事體時候別要做夢了！

該爾特路特（依舊立住不動）我不在夢什

麼。不過我也不會了解。——今天大家都不肯好說好話。大家都想也不想笑一笑。大家都在趕急，都在圓背，都在害怕。——媽呀，此地有什麼事體呢？什麼人要對我們幹什麼呢？

福克斯脫洛脫爾老太 你在假裝，你太頑皮了。趕快把我們的桌子去安放罷。不從順女兒要在別人面前鞭打的。

該爾特路特 或者要不給夜飯我吃，砂箱裏關一夜。

福克斯脫洛脫爾老太 你早已曉得，那麼當心些便好了。

該爾特路特 （推桌子於鄰家爲福克斯特路特爾留着的空處）你也用不着嚇人了。——

福克斯脫洛脫爾老太 用不着？搬搬桌子，排排檯，攤開麻布，——你們大小姐自然不肯做了，你們只要想攀攀樹，撮野莓吃，捉刺魚，或者要在禁止進去的植林中去同野小男子演家族浴戲罷了。

該爾特路特 我很要做事的，我不是大小姐，

美蘭資和麥克斯也決不是野小男子。

福克斯脫洛脫爾老太 啞？你看，兩個小傢伙不住的出來歪面講笑話。算什麼呢？——

該爾特路特 （發了怒，立在母前，舉手）他們很有趣，可是一點都不壞。——你不住說我的白相朋友的壞話，我不肯的。你快停說罷，不然我不肯允許你的。

福克斯脫洛脫爾老太 （打她一個巴掌，你這厚顏皮小貓！快回家去罷，麻布放在外面却是不礙。你敢再說一句，我要通通告訴爺了。

該爾特路特 我一些都不怕爺。我有壞處他要罵，至於你，連不壞也會罵人的。這是你們的不同。

福克斯脫洛脫爾老太 （正要再打）

該爾特路特 （巧妙地逃避，跑進家裏。）

福克斯脫洛脫爾老太 （發怒追他）

小美蘭資和麥克斯 （從前面來）

麥克斯 美蘭資爾，你像很不高興呢？——

芙蘭資 因為母親像很悲傷，

麥克斯 為什麼母親要悲傷？因為她沒有幹好事體的緣故麼？

芙蘭資 睏也睏得不多。不過事體差不多通通做的。你也看見了罷，我們的櫃檯上麻布堆成山。關於這事，一點錯誤都沒有的，——只要我們的父親會——

麥克斯 父親還在城裏麼？

芙蘭資 我不曉得，

麥克斯 怎麼，芙蘭資爾。

芙蘭資 定全不曉得。

麥克斯 那麼你怕——麼？

芙蘭資 自然在怕他要碰到什麼。

麥克斯 不是今天他要回來麼？今天或者明天。

芙蘭資 麥克斯！是一星期前的今天。

麥克斯 正是“大器晚成”了。

芙蘭資 呀，停說罷。格言有什末用！

該爾特路特 (拿着大批麻布來。攤在桌上。)

芙蘭資 (想要轉換自己的心思)特爾兌爾!

該爾特路特 呀,芙蘭資爾麼?

麥克斯 (很快)鬼老太還要出來麼? 特爾兌爾。

該爾特路特 你不可以叫母親說鬼老太。

麥克斯 實在是個鬼老太的時候怎麼呢?

該爾特路特 可是她不是。

麥克斯 (笑)那麼她是惡魔的親娘罷了,也是不敢捨棄的一角色。(他笑,兩人也不得不因此而中意中笑。)

該爾特路特 (先收束笑容)你替我說,芙蘭資爾,爲什麼他們要害怕,那商人來的時候要這樣的害怕。原來他不能及我們裏面的隨便那一個人。

芙蘭資 可是他會的,特爾兌爾,有時候他心境不好,說叫布織得不好,說叫價在跌。——聽說今天他又是很不起勁。

該爾特路特 那麼對他抵抗便好了。——我

原來不肯放人瞎做，像母親對我說不應當事時候一樣。

芙蘭資 那是完全別一個問題了。特爾兌爾。商人有錢，我們沒有方法抵抗的。

該爾特路特 那不是完全別一個問題了。我們自然有方法對待的，你且等，等我長大。

芙蘭資 莫要響，客棧的門開了，商人走出來了。——織工們爲害怕而縮身了。只要父親在這兒，父親是能夠對付彼得爾漸氏的唯一人。

彼得爾漸 （走上場，走到馬蹄形的中央去。）

織工們 （大家都到，躊躇又緊張地立在櫃前。）

彼得爾漸 （不高興的面貌，從左手進來沿桌子走，不開口。刻刻立停，伸手用兩指摸一摸麻布——好像他在怕因此染污自己手指的樣子——查一查，馬上像感到這東西是很沒意思似的丟出去，不住的默然繼續他的檢查。此間大家的視線都在被壓迫的興奮中對着商人。成靜寂，差不多許多



正像要受拷問的織工們的心臟鼓動也會聽見的樣子。)

(前後于彼得爾漸，從廣場的後景老芙蘭資出現。芙蘭資爾馬上發見他，很想把迷兒回來的快活用印度式表象表示，不過因為父親的態度似乎很有勢，因此暫時不響。一面小芙蘭資抱着很大的期待送視線於彼得爾漸和父親之間，一面老芙蘭資也在擔心於刻刻成殘酷的商人的挑戰，在凝視着。)

彼得爾漸 (巡視完結之後 走到半圓的中心點，不高興似的抱手，酒聲而冷酷地說。) 穀價大跌，你們工作都劣等。你們開銷少。你們少賺點也好，我給你們舊價的五成——一半——罷，這是我的第一次又是末了一回的估價。

織工們 (異口同音) 過分了，先生 過分了，先生。

長身織工 你要剝我們胸上的皮了。

短身織工 你要搾我們身中的血吃了。

駝背織工 你要折斷我們骨頭了。

大家 要我們成跛了，要我們瞎了，要殺我們了。

彼得爾漸 (不被感動)你們以為這兒是教會麼？你要我到這兒來做做好事麼？還是同我來做生意麼？你們要賣，我要買。你們拿出來，我估，你們可以要求，我來限價，然後你們服從便好了。——其餘通通是私事，不是此刻幹的，不是關於我的。

小芙蘭資 (小聲)該爾特路特！

該爾特路特 (同樣)什麼？

芙蘭資 (指示老芙蘭資)父親！

該爾特路特 他會救我們麼？

芙蘭資 他會拿商人頭打倒，把他像爛菌似的打扁，

福克斯脫洛脫爾 應當的貨估成應當的價值，先生唉。

彼得爾漸 是呀，劣貨估成劣價，是呀，這貨是劣等。

福克斯脫洛脫爾 比以前却是好得多了。你沒有好好檢查罷了。

彼得爾漸 福克斯脫洛脫爾君，請你當心點說話罷。

福克斯脫洛脫爾 （沒氣力再對付他，我不是想說壞你，先生。

該爾特路特 （走近福克斯脫洛脫爾，捏他的手，囁語。）父親，他沒有權利對你叫，無論誰都沒有對別人亂叫的權利。

福克斯脫洛脫爾 （諦觀，撫女兒頭，囁語回答。）你是我的勇敢女兒，不過此地不是用勇氣的地方。他們把我們捏在手裏，他們隨便可以屠殺我們。我們除去沈默之外沒有方法。

彼得爾漸 （以勝利者的音調反復說：）我估價，我限價 你們只要服從就好。

織工們 （垂首）

兩三個女人 （哭起來）

老芙蘭資 （緩徐而威嚇似的步調走到後景

出來。穿過織工們的人壁，走過桌子排之間，在場的中央對面對着彼得爾漸。一刻間兩人互相直視着。老芙蘭資從衣袋裏拿出一個舊錶。拿他的一根手杖很猛烈地打桌子之一個。）——這算是口號，送你兩分鐘的處刑猶豫。你要付完全價值再加物價騰貴的附加。你不肯，那麼我們叫狗來赫你走出村境。

彼得爾漸（漸次了解）那麼你回來了麼？

芙蘭資（慘忍地笑）我是沒有什麼。你的手下人都不中用。

彼得爾漸（突然憤怒）你去拿一切都打聽了麼！

芙蘭資（好意的叩他肩）你是一個敲詐師了。

彼得爾漸（自尊似）你是一點證據都沒有的。

芙蘭資 或者會是，不過我會下結論的。此刻我給你看看也好。好不好，你說你給附加我們，肯

麼不肯麼？

彼得爾漸 全價——肯。

織工們 (輕笑)

彼得爾漸 附加——是，不行。

芙蘭資 你的末了的一句價錢呢。

彼得爾漸 (想要還價) 我也不得不生活！

芙蘭資 (學彼得爾漸所說) 你要我施你慈善麼 或者是做生意麼？

彼得爾漸 (說梗) 沒有人可以服從這一種條件。

芙蘭資 是麼，那麼我們自己來幹了。

彼得爾漸 (嚇到將死) 你想拿布到城裏去自己販買麼？

芙蘭資 我已經通通預備好了。

彼得爾漸 (失去所措) 唉，這是最後的第一聲來了，這樣一做，好像黑死病要來了。我被打倒了，被滅了，被人殺了。你們不至於要自己去幹罷。

芙蘭資 你以為這兒是教會麼？我估價，我限制，你服從便好了。

織工們（大心安，大笑。）你要服從，你要服從，你要服從。

彼得爾漸 那麼我也要到終末了麼。

芙蘭資 兩分鐘已經過去了。（收手錶，藏於衣袋內。）

彼得爾漸（終竟敗退）那麼我要買一根繩了。

駝背織工 或者你會退成正經人麼！

（商人逃出村境，最後轉身一瞥，拳拳作威嚇狀，村人對他做一個新起的大大哄笑。）

織工們（從各方對老芙蘭資沖上，握他手，從心底感謝他。再用一切方法表示他們的信任。）

福克斯脫洛脫爾老太（在這混雜之間拉她的男人的手，拉到羣外，很輕輕，不過又是很可透頭腦的說：）現在將成怎麼樣，你能夠懂麼？福克斯脫洛脫爾。

福克斯脫洛脫爾 我很能夠懂。美蘭資給我們出路了。——啊，我一直有明晰的頭腦的。

福克斯脫洛脫爾老太（嘲弄似）明晰的頭腦？是一個獨創的頭腦了。是一個特異的頭腦了，（激怒）你是一個大呆頭腦。福克斯脫洛脫爾。你是一個這世紀的沒希望的純血白痴。

福克斯脫洛脫爾 喔嚇。

福克斯脫洛脫爾老太 你要自己去試試便好，懂麼？你要想一想事體的將來。

福克斯脫洛脫爾（覺悟自己是不會幹的）老美蘭資會擔任到城裏去幹。——

福克斯脫洛脫爾老太 你看！

福克斯脫洛脫爾 我看不見什麼。

福克斯脫洛脫爾老太 你這種人值得打殺，過了三天你可以懂了。——美蘭資是不應當到城裏去的呀！

福克斯脫洛脫爾 不過爲什麼不呢，太太。

福克斯脫洛脫爾老太 因爲——你要去，不

可以給——他去，總算懂了麼？

福克斯脫洛脫爾（搔搔耳後，嘻笑。）是這意思麼？

福克斯脫洛脫爾老太 自然了。我們要想成富家麼，不要麼？

福克斯脫洛脫爾 不過這是不可以算十分好的事體。

福克斯脫洛脫爾老太 可是很配做的事。大家都是自己頂要緊。

福克斯脫洛脫爾 那麼要諷同僚了麼？

福克斯脫洛脫爾老太 諷？這不過是謀利的企業心，也是能幹者的自由之道。

福克斯脫洛脫爾（思想）說着實在話，我也這樣想的。——

福克斯脫洛脫爾老太 這是不生着胃病不生着神經病的一切普通人的思想。大家不夠於頑強實行的勇氣罷了。我們是有這勇氣的。

福克斯脫洛脫爾（有些哀意）總歸你是有



的。

福克斯脫洛脫爾老太 我們倆是十分了。——你好好聽，聽你自己要幹的事體。——你如做錯而拿我們的計劃推翻，那麼要給你吃苦了。（她用手抱着他的頸，當心不被人家看見，給他詳細的指揮。）

駝背織工 （大家此刻剛聽完老芙蘭資所說的，他在城裏經驗的報告，大家正在要研究實際的結論。他從這羣中走出來，他想要叫漸成大聲的羣衆成靜，因此用大聲叫。）——無論怎麼樣，我們要抽籤。

長身織工 抽籤？怎麼抽籤？芙蘭資已經替我們幹了，芙蘭資已經把一切辦妥了。

織工們 （表贊意，點頭。）

駝背織工 一面看起來你是對的，——可是一方面看起來你是錯了。我愛芙蘭資，我尊敬芙蘭資，我讚他的功勞——

長身織工 正是呀，那麼你說的話愈加不容

易懂了。

駝背織工 不過我們要抽籤，第一抽籤是正常。第二——第二抽籤是給人期待，給人興奮，給人刺戟 我贊成抽籤。

(有一致的贊聲，有人的是個嘲笑。)

長身織工 我是贊成理性的。

(大家齊笑)

老芙蘭資 假使我自己也主張要抽籤。說叫要靠抽籤決定上城的人的時候怎麼呢？——

長身織工 你也那樣地說麼？芙蘭資，你也那樣地說麼？從什麼時候你變反對理性贊成騙戲了麼？

芙蘭資 不是幫騙戲。不過將來說不定有人要說我到城裏去賺私錢。那麼我贊成抽籤。我決計要你們這樣幹。

織工們 (不能決心，縮頸，低聲商量。)

(少間)

長身織工 (半響之聲)沒辦法，真沒辦法。

福克斯脫洛脫爾（已經混在織工之間）不是沒有辦法，諸君，我此刻想到一個好方法了。一個別緻的，却是簡單的，給大家吃驚的思想。這思想是把抽籤和選舉連為一個的。這思想便是一個出路。

大家 福克斯脫洛脫爾有好方法。福克斯脫洛脫爾有出路。給我們叫福克斯脫洛脫爾把他的思想和出路講給我們聽。

福克斯脫洛脫爾（擺些架子）事體很簡單，我們要做一個神聖裁判。

大家（呆然）

駝背織工 我也不知道神聖裁判是什麼，不過這是我正當的方法。無論什麼我是贊成神聖裁判的。

長身織工 你要詳細說明一回；福克斯脫洛脫爾。看起來我們裏面沒有一個人會猜得出你說的是什麼事。

大家 是呀，是呀，釋明，釋明，福克斯脫洛脫

爾要拿他的提議先說明一下。

福克斯脫洛脫爾 我此刻正在要釋明了。——  
(他做身勢) 我們拿一塊布。

福克斯脫洛脫爾老太 拿一塊大布呀。呆子。

福克斯脫洛脫爾 那麼拿一塊大布，(轉首看他的老太，看起來她在主張要做一個很誇張的表情)一塊大布，然後呢，叫我們大家要排班進去。

長身織工 大家麼？光是抽籤的人麼？

福克斯脫洛脫爾 自然是大家！

福克斯脫洛脫爾老太 (與上次同)你在說什麼話！當心點呀，你這糊塗傢伙。

福克斯脫洛脫爾 自然不是大家。剛剛我說的是什麼話呀，自然不會有那樣的大布。

長身織工 我想，大家要一個個到布下面去，那麼布的大小不成問題了。

福克斯脫洛脫爾 (躊躇)是呀，長傢伙，這是很巧配的注意了。布的大小原來不成什麼問題。——其後呢，抽籤的人大家要布的下面去；布的大

小原來不成問題，然後要坐在布下，然後——（躊躇）然後——

長身織工 唔，然後呢？

福克斯脫洛脫爾（正直地）是，然後怎麼呢！

福克斯脫洛脫爾老太（再教台詞）受靈感，傻子，受靈感，

福克斯脫洛脫爾（又想着）是呀，靈感，靈感。——然後靈感會感着在布下的人。

長身織工 可是沒有靈感的時候怎麼呢？

福克斯脫洛脫爾 是的，假使沒有靈感的時候——怎麼呢？

福克斯脫洛脫爾老太 沒有的時候自然不會有，傻子。

福克斯脫洛脫爾 沒有的時候自然不會有，傻子！（說畢自驚，大聲而訂正。）那麼這人自然不會有靈感。

長身織工 那麼靈感這東西有什麼作用呢，

算是有靈感的時候。

福克斯脫洛脫爾 得到靈感的人要分他的靈感給我們在旁的人。

長身織工 那麼不得到靈感的人呢？

福克斯脫洛脫爾 是的，不得到靈感的人呢？——（搔他自己的耳朵後面）

福克斯脫洛脫爾老太 自然不能得着什麼。

福克斯脫洛脫爾 他自然不能得着什麼，從他的靈感的情形，我們可以分別什麼人是頂適當委任我們的事體。（從心腔確信地）我相信，我相信老美蘭資會得到頂好的靈感。

長身織工 是呀，對了。我也相信。——你們聽，福克斯脫洛脫爾給我們一個很值得注目的提議了。有人會想得出更好的方法麼？

（沉默）

沒有？那麼大家都不反對福克斯脫洛脫爾的神密的方法麼？

（有點首）

好，那麼我們這樣辦罷。沒有人反對的時候自然我們就在此地幹好了。沒有人反對——那麼我們讓開中央，拿一張桌子一張檯子來。

(桌檯搬來)

織工 (羣在桌後和桌傍，自然成一個出戲法狀。中央放着一脚檯，上面鋪着黑布。)

長身織工 準備已經好了。從那一個先做呢？

(沉默)

那一個先做呢？

(又是沉默)

好，那一個成第一個呢？

羣中第一聲 自己做，長傢伙，不要不住的在問。

長身織工 好，那麼我第一個來，(坐在檯上套布)從此做也不碍了麼？

大家 好了，不碍了。

長身織工 (從布下)那麼當心，開始了。

(有間)

大家（不住增加緊張地注視長身織工。）

長身織工（不動而坐着，又不響。）

織工們（吃驚似互相注視）

駝背織工 有什麼？你不是響也老不響麼？長傢伙，你不是應該要給靈感我們聽的麼？

長身織工（可悲似）可是沒有靈感的時候怎麼呢？

（哄笑）

駝背織工 你完全沒有靈感麼？長傢伙。

長身織工（從頭上拉去布，可悲似的搖頭。）

駝背織工 那麼你不能講什麼我們聽了。

長身織工（吃着村人的大笑，從出戲法圈子退場。）

駝背織工（執布）我不會那樣的。

短身織工 試完後說罷。

駝背織工（在布下，有短間，）啊！啊！！啊！！

大家 怎麼啊？什麼啊？

短身織工 有了，有了。



駝背織工 來了，來了，我看見，還不十分明瞭，漸漸明瞭些了，明瞭得多了。這是一——這是一——這是一個很大的，綠的，綠草似的——絲瓜。

(大哄笑)

有一人聲 不及格不及格。

大家 (歡笑)不及格，不及格。傢伙退場，退場。

駝背織工 (再出現)我以為他可以同我不同些。——(照他的前輩一樣的退場)

短身織工 有人說第三回是真的。(被布)

第一人聲 值得期待。

第二人聲 這一回要說什麼豆的蠟腸出來了。

(暢笑)

老美蘭資 大家靜一些，你們要在做神聖裁判，那麼當心一點，等事體好好裏正經地幹過去。

(大家成正經，有間。)

好，小傢伙，看見了麼？

小身織工 呀，芙蘭資，我看見，清冽地，一塊麵包，一塊麵包，和水，一個世上再沒有清冽的水壺。

駝背織工 那是監牢，監牢，水和麵包，——那常常裏是監牢。

大家（半爲難，半有趣似。）退場，退場！坐牢候補者我們不要，退場，小傢伙，退場！

小身織工（縮了肩，出來。）實在我不會，——實在呀。（退場）

芙蘭資（對福克斯脫洛脫爾）祇有我們兩個人了，你來麼？

福克斯脫洛脫爾 我還是等罷，

芙蘭資 我是隨便的。（被布，坐下去。少間。）

芙蘭資 我看不見什麼開心的東西。不過也看不見什麼不吉。我看見我們大家協力而做 不說一句不平而做的許多的辛苦和勞動。不過在後面有可親近的許多小屋，我們的屋，我們勞作的報

酬 我們幸福的住家。

駝背織工 (感動)一個美好靈感! 一個很有意思的靈感。芙蘭資是勝者了。芙蘭資會拿我們的事體經過了勞苦而得到成功的。

(猛烈的喝采)

福克斯脫洛脫爾 (被他的妻子推出來) 我呢?

駝背織工 是的, 福克斯脫洛脫爾, 你是末了的一個。大概你會自己來退辭了罷。芙蘭資的親愛的小屋之外你也不至於看見什麼。

福克斯脫洛脫爾 從來沒有人棄權過, 我不懂獨獨我要棄權的道理。

芙蘭資 自然呀, 對我正當的事體自然對他也是正當的。福克斯脫洛脫爾也該進布下。

福克斯脫洛脫爾 那麼來了。(被布)

駝背織工 福克斯脫洛脫爾會看見把他掃出房門去之後, 架他馬勒的鬼老太了。

(被壓的大笑)

福克斯脫洛脫爾 你們要給我狼狽麼？你們太陰險了，不過我會曉得我看見什麼。也曉得怎麼樣做。

芙蘭資 唔？那麼你在想什麼你想看見什麼呢？福克斯脫洛脫爾。

福克斯脫洛脫爾 我看不大見勞動，看見很好的過日腳，看見樹林和園地中的別墅。一部汽車連一個穿制服的汽車夫。烤鵝肉和卡維亞。裝滿金貨的鐵庫和世界各都市的漫遊。

(感動)

駝背織工 福克斯脫洛脫爾是個名人。福克斯脫洛脫爾是個名人。

有一聲 他的別莊究竟比芙蘭資的小屋好得多了。

大家 福克斯脫洛脫爾是我們的可靠男子。叫我們把事體讓他來做。

芙蘭資 (慨歎地)這一個變更真是壞了。結果要了不得的壞了。現在要把穀倉給老鼠管了。

小芙蘭資 有沒有方法呢，爸呀！

老芙蘭資 此刻沒有，很希望不久會有。

福克斯脫洛脫爾 （此間投開布，被羣來的織工圍着，立在纜上。）市民朋友工友們！

大家 靜聽，福克斯脫洛脫爾要在演說了。給我們聽，福克斯脫洛脫爾有話對我們說。

福克斯脫洛脫爾 我在我的靈感裏看見烤鵝肉和卡維亞。我不可以把這靈感做到無爲。

大家 萬歲，福克斯脫洛脫爾萬歲。

芙蘭資 （搖着頭）真是孩子們，真是孩子們。

福克斯脫洛脫爾 我會誓於我的生命，汽車和別墅是應該實現，必須實現，又是必會實現的，  
（全體反復的歡喜的叫聲）

織工們 （在凱旋之中扛起福克斯脫洛脫爾串過羣衆）

福克斯脫洛脫爾老太 （嘲弄似）別墅和汽車，——自然呀！終竟自然有人坐在那兒，只要你

們將來不吃驚!就好了。

—— 幕 ——

第二場：最惡的惡漢在做頭目

景一 舊村裏新建的又大又亮的寫字間。左手有許多長檯，右手有經理的寫字台，後景中央有門（牠的左右還各有一門），右手角裏有大櫥。正面傍的窗中可見落雪天的冬景。

經理（對寫字台坐，正在記賬。）

（敲門聲）

進來！

織工們（走進房間）先生。問好。

經理（怪訝地）你們都好麼，請坐。

織工們（不高興似的坐下）

經理（靠着他的寫字台）你們拿我們的要求仔細想好了沒有？

老美蘭資 我們大家是很困難。正是一年裏頂苦的時候 火爐沒有柴。薄粥養不出力 我們的

委任人福克斯脫洛脫爾行跡也不明。他寄來的錢我們是不夠用。——不然我們也不會來的。

經理 那麼就是說你們想在這工場裏做生活麼？

芙蘭資 （搖頭）先生，我們到今是個自由織工！——

經理 在我們地方，你們依然可做織工。

芙蘭資 可是不自由的了。

經理 你還在想什麼事，手工業的時代已經過了。現在的時髦是工場工業。

芙蘭資 我們是不能用慣新式牌子的新式遊戲，先生。

經理 可是你們不得不慣牠。

芙蘭資 請你救救我們罷。

經理 你到我們工場來，那麼你們正是得救的了。

芙蘭資 不是，先生。不是，先生。——請你給我們少些捻絲，借些錢我，那麼你造救人的德了。

經理 你想，經理是爲救人家而費薪水的麼？

織工們 （像被打倒似的沉默。此間郵差上。）

郵差 （是一個很老的小男子。有雪白鬍子，戴大眼鏡，招呼之後從袋裏拿出寄給織工廠的信，放在寫字台上後將走。）

經理 （將念信）

駝背織工 （擋住郵差）我們的呢？

郵差 （尋袋裏）你的——沒有。——不，等一等，（想）是的，有些什麼，——（找到一封信，把他給駝背織工。一面把眼光透過眼鏡看而說。）究竟有了。

駝背織工 是哥哥的筆蹟。

郵差 是城裏來的。

駝背織工 （點首）他是一個不肯寫信的人。  
（開信封）

郵差 雪深到肚皮了。今天是很吃苦的。風要差不多把人吹倒。兒子聽說在餓死 聽說國有林內有人看見狼了。（退場）



駝背織工（此間念完信，成蒼白，徐立，不發聲似的說）——我們沒出路了，福克斯脫洛脫爾是壞東西。織工全體（跳起）福克斯脫洛脫爾是騙子？不是真的罷。

駝背織工 我的哥哥不說鬼話的。

長身織工 你的哥哥我們是不認識。不過福克斯脫洛脫爾是認識的。你的哥哥信上怎麼樣寫着呢？

駝背織工 他寫着——福克斯脫洛脫爾把我們的東西偷了。騙我們了。他在波瀾意的生活，我們却要在這兒餓。

長身織工 你們想信這話麼？朋友。可以相信麼？唔？你們真正相信福克斯脫洛脫爾是壞人麼？

芙蘭資 福克斯脫洛脫爾他自己不過是柔弱些罷了，可是他的老太良心很惡。

短身織工 他同我們了結約束之後已經過了好幾年，他一個都不履行。

長身織工 朋友，假使他真的對我們幹那壞，

——幹那壞事——的時候呢？——

駝背織工 那麼我們要打殺他。

長身織工 不過他也不見得那樣幹罷。

( 壓迫似的沉默 )

經理 (在郵件中發見一個值得注目的東西)

芙蘭資君！

芙蘭資 經理先生！

經理 在這信件裏我找着一件寄給你的。

芙蘭資 (接信，看手蹟，叫：)福克斯脫洛脫爾來的。

( 大家感動 )

大家 福克斯脫洛脫爾來的？

駝背織工 我們可以見證了，那一個壞，我的哥哥或者——

芙蘭資 (開封，念後信從手落下，輕聲說：)我們叫老鼠管穀倉了。福克斯脫洛脫爾寫說我們沒有所得。他說我們的工作在最後一回的支出通通付去了。我們倒賬了，這是他的賬。

大家（念賬，半爲怒，半作被打倒似的表情表示他們的激情。）

駝背織工 沒際限的詐僞了，應該有許多剩餘，福克斯脫洛脫爾在身傍有許多款子，假使他要，那麼這座工廠都可以買的。

芙蘭資（忽生懷疑）經理先生，這工廠究竟屬於什麼人呢？

經理（帶笑）這兒是公司，不過自然有一個大股本罷了。

芙蘭資 那麼這大股本叫什麼呢？

經理（竦肩）我們剛在創辦，還沒有詳細曉得，你要曉得我們今天不過是開工第三天罷了。——總歸我們可以預期你們會來麼？

芙蘭資（悲哀似的搖頭）我找不得出路，就可以給回答你，請你等我們一刻工夫。

經理 你想要商量麼？光你們？那麼我想也不至於會有什麼好主意出來罷。不過你如想要——那麼——（他立起，走過去開左手的門。）你們可

以用這房間。

織工 （片刻間相對無語）

芙蘭資 （走前）來罷大家，落在磨臼裏，那麼要被搗碎，我們快要打定主意。

織工們 （走進室內，關門。）

（少間）

福克斯脫洛脫爾 （從右進來，把手送到嘴上。）

經理 你在這兒麼，福克斯脫洛脫爾先生。

福克斯脫洛脫爾 從一點鐘以前已經在這兒。都聽見了。聽得很清澈。

經理 你聽得清澈，那麼要從這兒——（作逃走狀）

福克斯脫洛脫爾 你以為我怕他們麼？

經理 我不是說這樣，不過你為什麼敢要無緣故地在危險中行走呢？織工們都把從前的全權委任者說得很壞。

福克斯脫洛脫爾 不過等到他們曉得從前的

全權委任者現在變成工廠主，那麼自然會叩頭了。

經理 不過我很怕事體要成反對，他們曉得你是工場主，他們怕要對你為難。

福克斯脫洛脫爾 我們還是等看情形罷。

經理 （竦肩）你應當要命令，福克斯脫洛脫爾先生，我是傭人，不過——至少我能夠給你一個忠言，那麼，請你要用這一個安全機關。（他開壁櫥）請你不要出來得過分早。你立在此地比在門後安全得多。那兒怕有人要從寫字間裏突然走出來。

福克斯脫洛脫爾 在櫥裏？（笑）一個浪漫的思想了。一個戲劇似的，不錯我對於這戲劇似的事體從古以來很有嗜好——（他攀進壁櫥）可是我怎麼會關門呢？

經理 上面有皮帶釘着。

福克斯脫洛脫爾 懂了。（拉關門）

（少間）

福克斯脫洛脫爾 （從櫥中對外叫）吻，吻。

經理 福克斯脫洛脫爾先生?

福克斯脫洛脫爾 完了嗎?

經理 你說那?

福克斯脫洛脫爾 自然說織工們,

經理 啊, (側身門旁,聽後。)還沒有。

福克斯脫洛脫爾 唔,還沒有,——再見(關門)

(少間)

福克斯脫洛脫爾 (再伸出頭)——經理先生,你聽見了麼?

經理 什麼呢?福克斯脫洛脫爾先生。

福克斯脫洛脫爾 此刻正在櫥裏大發砲聲。

經理 大發砲聲?那了不得,你快出來罷。

福克斯脫洛脫爾 怎麼呢,正在我的肚子裏發砲聲。

經理 或者叫人拿點點心你罷。福克斯脫洛脫爾先生,大概你朝飯吃得太少了?——

福克斯脫洛脫爾 太少?哼,太多了。你曉得

我有個怎麼大的肚皮就曉得了。我說我的胃——

(再有少間)

福克斯脫洛脫爾 (從櫥中) 喂! 喂!

經理 有什麼事體? 福克斯脫洛脫爾先生。

福克斯脫洛脫爾 【我要——我要什麼——呢? 我要吃點雪茄。我是漸漸的不耐煩了。

經理 都隨你的便, 先生。不過請你不住的拉好皮帶關好門。(他交一根雪茄櫥裏) 洋火也要麼?

福克斯脫洛脫爾 (在裏面) 謝謝, 洋火我自己有了。已經點了火。——(從櫥的每個隙孔有許多濃煙成雲塊似湧出。)

福克斯脫洛脫爾 (在裏面發一大嚏聲) 喂, 喂, 經理先生。

經理 有什麼呢? 福克斯脫洛脫爾先生。

福克斯脫洛脫爾 我看所謂無煙雪茄也不至於真的無煙。怎麼呢?

經理 真抱歉, 買的時候算是無煙雪茄買的,

——但是請你靜一下，像有人在進來了。

福克斯脫洛脫爾（混着各種音聲大咳）我的鼻子有些癢了。再等五分鐘，那麼我要炸裂了。

經理 請你了，先生，現在真要你靜一靜了。不然你要被走進來第一個人發見了。

（ 噓咳漸靜 ）

小芙蘭資和麥克斯（敲門，經理答應之後他們開門進來。）

經理 你們有什麼事？

麥克斯 老朋友你問我什麼話？

經理 怎麼？你叫好朋友，你以為我們三個人一起做過豬窩看守麼？

麥克斯（聳肩）芙蘭資爾，我們同這年輕傢伙一起做過管豬糞沒有？

芙蘭資 倒也想不出，麥克斯，不過也說不定全然沒有——

經理 你們想要做織工麼？

麥克斯 你說得對了。



經理 織工們在裏邊，不過你們不可以進去。

麥克斯 你叫我不可以進去，那麼就在外面好了，對麼？芙蘭資爾。

( 兩人笑 )

經理 你們可以在這兒等。( 從事寫字 )

芙蘭資 我們可以在這兒了。( 他們週視室中 )

麥克斯 ( 看見推出濃厚煙絲的壁櫥，用囁聲。 ) 芙蘭資爾！

芙蘭資 麥克斯。

麥克斯 你看壁櫥。

芙蘭資 ( 看着情形，貼身麥克斯旁，靠他耳上囁語。 )

麥克斯 ( 笑而首肯 ) 自然！( 囁話回答 )

芙蘭資 要一根棒！( 從上衣內拿出一根牢的筭，悄足近櫥。 )

麥克斯 ( 拿棒，尋着櫥旁有小孔，把棒塞進去。有反應，棒被推出來。兩人笑。 )

經理 爲什麼你們立在櫥前面呆！

兩朋友 嘻嘻（笑）

經理 有什麼事要好笑？

麥克斯 櫥——嘻嘻——櫥會抽香煙。

經理 你們錯了，好朋友。櫥是一點都不會抽煙。你們所說的煙，不過是你們的空想罷了。

（許多濃煙出來）

麥克斯 我們開了一會也不碍罷。我們查一查。濃煙愈加濃了。裏面必定有什麼傢伙在抽大雪茄。

福克斯脫洛脫爾（在裏面）猜錯了，猜錯了。——想吸雪茄要進櫥裏的傢伙是太傻了，這兒不過有一罐肉豆寇，有些發煙。

麥克斯 還有些能夠講話！芙蘭資爾，愈加有趣了，（兩人再笑）一罐肉豆寇，他會開口，我們要查一查，無論怎麼我們要查一查。（想要開櫥）

經理 不要惶，那是工場的財產。不要多弄戲談。（把兩人推開，伸出兩手，立在櫥前，防護。）你

們也不是爲櫥的緣故有什麼損失要問我討的。

福克斯脫洛脫爾（在裏面）對了對了。兩個小虱傢伙不是因爲壁櫥的緣故成了無一文的。

芙蘭資（對經理衝上，因此麥克斯可以從這人的背後上去推開櫥門。）

麥克斯 一點都不錯過，可是都發見了（推開少許）芙蘭資爾，推開一點，推開一點了。

福克斯脫洛脫爾（用拳強衝麥克斯肚皮之後用力把門向內拉）閒人莫入，沒中用傢伙！這可以算是真正野戰了。

經理（成自由）你等，等我來停你的氣息，出去，出去，你如不能守自己的防衛範圍，那麼快出去。

（在室內的急迫，櫥旁的戰鬥。兩朋友正想要從正門退出，左手的門開。）

織工們（回到室內）

芙蘭資和麥克斯（留在門口）

經理（走到室的中央）怎麼呢？

( 沉默 )

答應麼？

老芙蘭資 ( 悲容 ) 是，答應罷，我們沒辦法，福克斯脫洛脫爾騙我們的時候——

長身織工 他騙我們了。——傢伙幸虧不回來，回來的時候我們不給他活了。( 櫥中有人咳嗽聲 )

駝背織工 此刻不是有人在咳嗽麼？

芙蘭資 我沒有聽見，沒有人會咳嗽，先生，你把條件給我們看罷。我們念好後會署名。

( 照演 )

小芙蘭資和麥克斯 ( 不受注意地再開始從前的工作，他們低聲談話，首肯，輕輕行走到櫥旁，敲門，傾聽。麥克斯從鑰匙孔中窺觀，被裏面吐着唾，不得不費事拭眼部。終竟芙蘭資捏旋手，用力拉，麥克斯把棒插進去，福克斯脫洛脫爾從裏面用力拉。門共響三次，頓時福克斯脫洛脫爾失手放皮帶。芙蘭資爾連門，麥克斯連棒，一起滾進室內。於

是發大聲轉倒的福克斯脫洛脫爾也可看見。)

駝背織工 呀，那是什麼？福克斯脫洛脫爾麼？

大家 福克斯脫洛脫爾！福克斯脫洛脫爾！  
(他們將要對福克斯脫洛脫爾嚇上去。)

老芙蘭資 大家等一等。不要加害無罪的。福克斯脫洛脫爾，你回答，這不是你寫的麼？(他指示信和賬) 或者你還說沒有罪麼？

福克斯脫洛脫爾 我寫的，可是我沒有罪過，都是正正當當幹的。

織工們 竊賊！措油的！扒手！(衝上)

福克斯脫洛脫爾 (冷然，取出二聲警，吹，右手的門立刻開。)

兩個憲兵 (出現)

第一個憲兵 在法律之名，勸你們不要忘去理性，我們今天受有特別訓令，——我們今天格殺不論的。

芙蘭資 你們在保護這醜東西麼？

憲兵 我們保護在自己住居內的主人。

芙蘭資 你在說什麼話。

憲兵 你們不知道麼？

芙蘭資 工場是他的——福克斯脫洛脫爾的麼？

經理 和憲兵 （首肯）

福克斯脫洛脫爾 （侮蔑地笑）

芙蘭資 那麼就可曉得他騙我們的收入了。我們勞動——他有財產！我們窮苦——他却過剩。

福克斯脫洛脫爾 一個不正當都沒有。

芙蘭資 自然：正直者常窮。可是最惡的惡漢要在做頭目。

駝背織工 喂，福克斯脫洛脫爾，你真的守約了呢！

福克斯脫洛脫爾 那時候約的都守了。汽車也有，烤鴨肉也有，金錢和別墅都有。

大家 （怒）可是爲那個，喂，爲那個。

福克斯脫洛脫爾 （聳肩）關於那事體，我

們沒有約定。

長身織工 不是，那是自明的話。

福克斯脫洛脫爾 沒有什麼自明不自明有的是祇有一個你明天起要在這兒做工的話。

大家 （垂首）

短身織工 我們要把一切都打碎，一切都打碎。

長身織工 是呀，祇要沒有妻子。

短身織工 那也是對的。

（異樣的沈默）

小芙蘭資 噯，爸爸——假使說叫沒有什麼自明不自明，那麼研究福克斯脫洛脫爾是不是主人也是個問題，真的，那要在別天纔會決定。到了那時候，會有真的所有者可以接收他自己的產業。到那時候福克斯脫洛脫爾也會知道勝敗還沒有決定了。

福克斯脫洛脫爾 小先生，勝敗是已經決定了。你相信好了。

美蘭資（搖首）事體也還沒有開始！最壞的惡漢在做頭目——這不過是序幕，也沒有什麼！到今你幹了主角，不久我們要把握一切，當心呀，福克斯脫洛脫爾！當心呀！戲目要從此開始！

—— 幕 ——

## 第 一 幕

捉胡蝶和那時候發生的事體

景—— 福克斯脫洛脫爾別墅之園內。高牆劃在後景，草叢和灌木蔽着牆的下部，牆的上部之線却不被蔭蔽。傍有幾顆老果樹張他的完全的枝葉。前面，植物性構造的龕亭中，有圓桌和許多椅子。時是下午，又是秋時。樹葉亮成各種色彩，太陽晒得充足又是柔軟。

福克斯脫洛脫爾（從側方上，同該爾特路特並排着，他們後面，繫在麻繩上，有一匹巨大布爾狗牽着。這狗，他對於享樂自然，是沒有許多趣味的。因此只會發唸聲，把前足伸在地上石礫中頑強



地反抗。福克斯脫洛脫爾拉狗向前，狗拉福向後。在這環境之下，散步自然不是很快速的。狗成半窒息。不過牠的有福主人也在窒息。他爲下面所述順次發現的各種理由而立停在籠亭前面，叫：）真是順心畜生，叫我不住的發怒了。快到主人老爺地方來，卡爾洛！跟來，厚皮狗！——聽見了麼，聽不見麼？

布爾狗（看起來像沒有聽見，爲什麼呢，他依舊在憎惡似的叫，又在不住的試做自縊的動作。）

該爾特路特（生了氣，兩足踏地。）爸呀，我對你說，我對你末了說一回，你拿狗放掉，你拿狗放。

福克斯脫洛脫爾 那麼他又要逃出去，給我們們在草叢中去尋了好幾點鐘，謝謝你。今天早晨做得夠了。

該爾特路特 狗要窒息了，爸呀，你要拿他的頭撕斷了。

福克斯脫洛脫爾（不受感動）也好，那末拿他的頭拉斷也好。——你不再肯從順些麼？卡爾洛！你不肯再從順些麼？不聽人家話的人，要受痛苦的呀！

該爾特路特 被一個討厭人用繩子緊緊拉牢頸首，拉到透氣不轉，在院子裏拉來拉去，我也不肯聽了。就我也要逃，就我也要唸了——這是真的話，爸呀。

福克斯脫洛脫爾 你說的是對的，該爾特路特，不過我怎麼好呢？

該爾特路特 你不可以虐待狗。

福克斯脫洛脫爾 好呀，不過我們的蘋果怎麼好呢？

該爾特路特 啊呀，什麼我們的蘋果。

福克斯脫洛脫爾 你倒說得好快，可是我們的蘋果通通被竊的時候怎麼好呢？

該爾特路特 通通是不至於被竊的。爸呀。

福克斯脫洛脫爾 不是，你看樹上還有兩三

個蘋果留着，再照這樣子過去，每天晚上有那齷齪的織工青年成羣的跨過牆進來折枝去，等不到一星期樹枝要成光了。

該爾特路特 狗要失去頭，倒不如樹上沒有果了。

福克斯脫洛脫爾 小兒，小兒，你這種話給在天的母親聽見，不知道她要氣到怎麼樣了。

該爾特路特 我們的在天母親已經死了。她有沒有天福，那是問題。——假使我是上帝，——那麼我要把像母親一樣死的人好好研究——

福克斯脫洛脫爾 母親怎麼都好，——我不給別人竊我的蘋果，我的蘋果是我的蘋果。

該爾特路特 那是明白的事體。不過可憐的卡爾洛同蘋果有什麼關係呢？爸呀。

福克斯脫洛脫爾 卡爾洛要認識這地點，將來牠要保護這地點。

該爾特路特 為什麼正要在此地。

福克斯脫洛脫爾 第一蘋果樹在此地，又是，

牆是在此地頂容易攀。

該爾特路特 可是這大狗若是拿人撕殺的時候呢？

福克斯脫洛脫爾 啊呀，什麼！竊盜是重罪，受罰是當然。

該爾特路特 是呀，不過傢伙越牆進來也是爲了餓，原來村中的織工都不在好快樂地生活的。

福克斯脫洛脫爾 你算會說，村中什麼，織工什麼，你會懂麼？

該爾特路特 嗟爸呀，從前不是你自己也不過是一個窮織工麼？你不是同他們一樣的窮過的麼？

福克斯脫洛脫爾 那是很久很久的事體了，該爾特路特。

該爾特路特 不過七年前罷了。

福克斯脫洛脫爾 七年是很久的日子，那時候你還是一個小女兒。

該爾特路特 那時候我是十三歲，現在是二

十歲。爸呀。

福克斯脫洛脫爾 是呀，現在你是二十歲了，我的兒子，念歲是女子的出嫁年歲，你以為怎麼呢？你要找一個女婿的時候也來了。你也不至於想成了一個老小姐罷。

該爾特路特 為什麼不至於，老小姐們裏也常常有好人的。

福克斯脫洛脫爾 你是一切都要駁的兒子。

該爾特路特 你是一個害人的爸爸。

福克斯脫洛脫爾 於是呀，你從我介紹你的求婚者裏面，想選那一個呢？那兒有老門地的屋搭·爾門筆資男爵——

該爾特路特 爸爸呀，這一位老門地的屋搭·爾門筆資男爵是（她伸手捏鼻）蠢到像麥稈！他一開口，天花板上的蒼蠅也要吃一驚而落下來。

福克斯脫洛脫爾 那麼那個特別美麗的歇尼特爾地梵先生呢？

該爾特路特 （笑）胡孫，胡孫。

福克斯脫洛脫爾 該爾特路特，該爾特路特。

該爾特路特 不過他不錯的是胡孫呀，他把我，和世上的別個人比起來，反是愛好刷刷頭髮和做皺在袴上罷了。

福克斯脫洛脫爾 那麼我的親友，豐·呆別利資基呢？

該爾特路特 那是一個偽善者。

福克斯脫洛脫爾 偽善者，為什麼是偽善者呢？

該爾特路特 呆別利資基在說什麼愛我，心裏却是在想我的伴嫁。我想，爸呀，倒不如獨身在家成個好的老小姐，比鈎上這一種傢伙好得多了。

福克斯脫洛脫爾 在你的眼光裏，大家都不中用的，沒有一個不被你的尖舌頭刺着了。

該爾特路特 啊，不是，我還沒有離開村裏，還沒有到城裏去進學校和宿舍之前我的朋友的織工們裏有我的好朋友。——像那小芙蘭資也是一個。

福克斯脫洛脫爾 快停說罷，你再多話，我真的要怒了。那個叫美蘭資的傢伙是我們工場裏的頂厚顏皮的。

該爾特路特 大概因為那緣故，所以很稱我心了。

（銅鑼聲）

福克斯脫洛脫爾 無論什麼你都要對我反抗。——銅鑼在響了，咖啡已經預備好了，我們回家裏去罷。

該爾特路特 狗呢？

福克斯脫洛脫爾 狗放在這兒，——偷蘋果的來，那麼給他們咬咬。

兩人 （同來時一樣，回去。）

（有短間）

人聲和騷音 （從牆外可聞）

小美蘭資聲 捉牢了麼，麥克斯！

麥克斯聲 差不多了！——來了，美蘭資爾，——！（一個有情分的叫聲）嚶呀，我落在下面，他

飛上去了，你看他飄飄地飛過牆去了。

蝶（過牆而上）

芙蘭資聲 麥克斯，我們停罷，我們已經徒費了許多時候。

麥克斯聲 叫我們停？叫我們丟掉那北歐產的美麗胡蝶，給牠瀉意地飛去？那是不行的，——喂，這兒有拳大的石頭，給我們馬上來“利用”罷，赤衛兵排整！呼啦，這是野戰，立正，填彈，對準，開！

（一塊約有十公斤重的石頭越過牆，發了大音聲落進院中。）

蝶（向庭中舞下）

芙蘭資聲 麥克斯你看，你沒有做成功。

麥克斯聲 至少會打中了福克斯脫洛脫爾的龐大頭顱，——痛快痛快。

芙蘭資聲 喂，不要做了，這兒不是體操的橫木。

麥克斯（騎在牆上而出現於舞台！不是橫



木，却是好得多了，我們要查一查我們的石頭和胡蝶，你也來，這兒差不多爲了攀上下而砌的。

芙蘭資聲 這兒是福克斯脫洛脫爾的庭園，你也曉得，我同他關於無謂小事不想有什麼糾葛的。

麥克斯 懂了，芙蘭資爾，沒有人在這兒。園裏沒有人，完全是空又幽靜。只有我們的老朋友胡蝶先坐在美麗小花上了。

芙蘭資聲 好，我也去。

芙蘭資 (也從牆上攀上)

麥克斯 (沿着牆上匍過去，走出觀客的視界。)

芙蘭資 你在什麼地方呀，麥克斯，你匍到什麼地方去了呀？

麥克斯 (不可見)到園裏去要從這兒走，你看，我已經下來了。(他從下面草叢中出來)

芙蘭資 (跟他)我也下來了，快到胡蝶地方去，牠是一匹很不多有的胡蝶，我的蒐集中還沒

有的，——是呀，他已經好好坐下，在稱心地動翼了。

麥克斯 等我做，芙蘭資，我來捉他的尾巴，一！二！三！（他對胡蝶跳上去——跌而滾，銜着鼻。胡蝶像嘲笑似的飄前飛去，停在蘋果枝上。）  
呸，我的大額打痛了。你曉得，芙蘭資，我相信這胡蝶傢伙是一個很不好性格的。——要尋些最大的石頭來好好懲罰他，老實不客氣把他的骨頭也要打到碎。（他從地上拾一塊石頭）裝彈！準！放！（他投石，命中了。——可是不命中於蝶，——命中於蘋果樹，蘋果像急霰似的落在這兩個闖入者上。）啊呀！芙蘭資爾，這是什麼呢？

芙蘭資 這不是胡蝶呀。

麥克斯 不是，是個蘋果樹。草地上通通是蘋果了。——芙蘭資爾，我看起來蘋果是個很蠢的東西。原來我們沒有對蘋果打。

芙蘭資 更不行了，快來罷，麥克斯，給我們快回去。福克斯脫洛脫爾要以爲我們來偷蘋果了。

麥克斯 蘋果？美蘭資爾。你說這圓圓紅頰的球是蘋果麼？等我來查一查你的話是不是真的。  
（他拿一顆蘋果，熱心地吃。）

美蘭資 停罷，麥克斯，停罷。

麥克斯 這是爲了學問研究而幹的罷了。

美蘭資 （想要走，半身已在草叢中。）瞎說頓智也停罷。麥克斯，同我一起來，（含怒唸聲）  
喔，那是什麼！

麥克斯 呸，一匹大狗！一匹龐大狗。（落去手中的蘋果）喂，美蘭資，有些不好意思起來了。

狗 （一直對美蘭資去）

麥克斯 狗先生，問你好！

狗 （叫兩回）

麥克斯 正好正好狗先生，敝名叫麥克斯。

狗 （叫兩回）

麥克斯 你說什麼？啊，是，懂了，那兒上面是我的刎頸之友美蘭資。我們今天正在同一位“禮拜下午出遊之蝶”散步到此地。

狗（更發唸聲迫向麥克斯）

麥克斯 喂，狗先生，請你不要迫來！

狗（咬着他的袴）

麥克斯 芙蘭資，快來救命，快來救命，狗要咬殺我的活身體了。

芙蘭資（手執長棒上）不趕快放麼，這老畜生，不趕快放麼？（他打狗，狗放麥克斯，轉身向較兇的芙蘭資。）讓開，讓開。

麥克斯（逃，逃到牆上，忽變很起勁。）芙蘭資好好幹，好好幹，打殺他，振作勇氣，別要顛動。

狗（想咬芙蘭資）

芙蘭資 快回家去，這傢伙。（再打，大戰鬥，狗咬去芙蘭資的棒，跳上去把他倒在地上，剝齒騎他上面。）

麥克斯 捉賊，殺人呀，獅子，老虎，象，救命呀，一匹獅子咬壞我的芙蘭資的鼻子和耳朵和嘴了。

該爾特路特聲 我馬上來了，我來救你，馬上來了，我去拿一把鞭，你究竟在什麼地方呢？

麥克斯 我們在這兒，這兒，這兒。

該爾特路特 你叫什麼？這兒？

麥克斯 我們在蘋果樹下。

該爾特路特聲 啊，是麼。

該爾特路特 （手執狗鞭上）我來了，在什麼地方——（她看見情景）啊，了不得，卡爾洛！（她給狗猛打幾鞭，被打之狗因為牠的忠實地幹的職務被誤解了，發出相符的音聲而逃去。）

芙蘭資 （還是橫在地上）

該爾特路特 （很擔心似的看他）你可以立起來了，狗已經去了，你可以安安頓頓立起來。

麥克斯 嗚呼，他的確死了，可憐的，可憐的傢伙。

該爾特路特 他是死了麼？

芙蘭資 （不動身）是，我是死了。

麥克斯 你看，我正是說死了。

該爾特路特 你在上面的用不着開口了。你是卑怯的人了。

麥克斯 喔嚇。

該爾特路特 正是，正是個卑怯的人，自己逃避了，不管朋友的危險，正是沒有大豪傑的勇氣不會幹的。

麥克斯 不過我想我不可以加入他們的格鬥，妨害他們的緣故罷了——

該爾特路特 傻子。

麥克斯 傻子，為什麼傻子？

該爾特路特 因為你是傻子。末了。

麥克斯 末了！末了！一個起勁小姐，——小姐，你曉得我不想請你做太太。

該爾特路特 我也不請你做丈夫！——在這兒的你的朋友好得多了。

芙蘭資 （依舊不動）啊呀，啊呀。

該爾特路特 那是什麼？

麥克斯 怎麼？

該爾特路特 不是有人在說話麼？

麥克斯 我沒有聽見什麼。

該爾特路特 你的朋友至少是一個好男子，不過他偷了蘋果，是一個毛病，偷蘋果一個事體我不十分喜歡的。

麥克斯 小姐，真對不起，偷蘋果的是我，他不過追着一匹胡蝶罷了。

芙蘭資 （依舊不動）是的，我不過是想捉胡蝶。

該爾特路特 正是此刻有人在講話了。

麥克斯 要不是芙蘭資爾麼？

該爾特路特 芙蘭資爾？芙蘭資爾是什麼人？

麥克斯 你面前橫在地上的就是芙蘭資爾。

該爾特路特 這是芙蘭資爾？

麥克斯 正是正是，正是小芙蘭資了，老芙蘭資的兒子。

該爾特路特 （仔細調查這詐死者）是真的麼？這就是我的少年時候的朋友芙蘭資爾麼？是

的，現在我想出來了。你是麥克斯，你的自然是那專瞎說的麥克斯。——可是同你們分別之後你們變了好多了呢！——真可惜。這芙蘭資爾也死了。真可惜。現在我無論怎麼樣，不得不結婚了，因為父親將要拉繼母進來。他不住地要拉許多討擾求婚者來苦我。這芙蘭資爾如活着，正是恰配的了。

麥克斯 大概對了。芙蘭資爾提着棍子對世界上最可怕的狗打了仗的。

該爾特路特 剛剛他幹這勇敢事體了麼？

麥克斯 自然，自然，我好好相信，連我的生命也替我保護的。

該爾特路特 唉，可憐的勇士芙蘭資！（流淚）

芙蘭資 （突然起立）不要哭了，特爾兌爾，不要哭了。

該爾特路特 芙蘭資爾，你活着在？

麥克斯 我早已替你說過了，他活着。

芙蘭資 真的，特爾兌爾，我活着，我沒有什



麼，潑潑地活着，因為我想試一試你是不是依舊的特爾兌爾，因此假裝一裝罷了。然後我看見，你是依舊不變的。

該爾特路特 是，我是依舊不變的快暢的特爾兌爾。從前同你一起，苦樂都做過的。

芙蘭資 你也不忘我麼？

該爾特路特 我沒有忘去你，將來也不忘你的。

芙蘭資 還有我聽見的最後一句也不至於錯罷。你對麥克斯說，你要——做我的妻子。

麥克斯 是呀，是呀，她想做你的妻子好像發抖似的熱烈。芙蘭資爾！剛剛她對我說過的。

該爾特路特 （強聲）你不要響，你是過剩的傻子，沒有人要請你的厚顏皮的智慧，（柔聲）你會要我麼？芙蘭資爾。

芙蘭資 （已經完全起立）不過，特爾兌爾，你聽，你的父親是很有錢，又是很壞，他被村中織工們都像黑死病似的嫌惡。無論什麼，我不能搬到你

的這大宅裏來。

該爾特路特 那麼我同你搬到村下去好了。  
芙蘭資爾。

芙蘭資 你會麼？你的美味食物，高價家具流，  
行衣裳，美麗庭園——通通你要失掉了，光爲要同  
我結婚。

該爾特路特 芙蘭資爾，金錢有些很有趣的，  
不過要受人疾視，那麼自己也沒有快樂了。因此，  
我不願成福克斯脫洛脫爾的小姐而受人嫉妬和侮  
辱，倒不如成你的窮織工妻好了。

福 克斯脫洛脫爾 （興奮地從草叢中出來  
叫：）

該爾特路特 你在講什麼呀？你幹一個翻天  
動地的大不了事體了呀。

麥克斯 噯啊，好了，現在煙火也來了，從此  
可以有趣一些了。

福 克斯脫洛脫爾 喂，你在這兒，趕出什麼禍  
來。

該爾特路特 爸呀，我正在替你幹了你的一個很大的心願了。你可以定心去再婚。此刻我正是找到我要結婚的人了。

福克斯脫洛脫爾 怎麼？你說那是在牆上瞎叫的戲子麼？

麥克斯 福克斯脫洛脫爾先生，假使是我，我要快活到三日以內死掉了。

該爾特路特 爸呀，你誤會我的趣味了，我的新郎立在你的面前，那是小芙蘭資，我們織工場裏老芙蘭資的兒子。

福克斯脫洛脫爾 不行，兒子，絕對不行。小芙蘭資不可以，他決不可以進我們家裏來。

芙蘭資 請你不要擔心，福克斯脫洛脫爾先生，我決不想進你家，我們的關係是早已過分的明白了。你曉得我是什麼人，我曉得你是什麼人。特爾兌爾歡喜我，她要跟我到村裏去。

該爾特路特 是的，爸呀，這是我的不可變動的志氣。

麥克斯 可惜這已經是不可變動的了，岳父先生。

福克斯脫洛脫爾 那是什麼人，在我的圍牆上瀟灑地跨着的傢伙是。

麥克斯 我正是個月下冰人。

福克斯脫洛脫爾 等惡魔來拿你不中用的過剩人帶去罷。——該爾特路特，我反復說，小芙蘭資不可以同你結婚。那一種無爲思想快要克服。

麥克斯 別要敗北，特爾兌爾，別要敗北。

該爾特路特 你傻子，——我想同芙蘭資爾結婚，我要同芙蘭資爾結婚，我早已稱心芙蘭資爾了。到了今天，完全稱意了。

麥克斯 事體完結了。

該爾特路特 (怒)是呀，滑稽夥，完結罷。

芙蘭資 你是個勇敢女子，特爾兌爾，好，你帶你的東西，從此出去罷。

福克斯脫洛脫爾 喔嚇，慢走慢走，但是芙蘭資君，你曉得我們女兒是幾歲了麼？

芙蘭資 不十分知道，不過我也不十分高興來研究。

福克斯脫洛脫爾 不過你馬上也會高興了。女兒剛成二十歲罷了。

麥克斯 啊呀，我以為她是二百歲。

福克斯脫洛脫爾 因此她還不到成年，那麼她不能夠自選我父親所不好的男人。

麥克斯 哼，討擾！

該爾特路特 那麼我們簡單地走便好了。

福克斯脫洛脫爾 你孩子，巡警馬上會捉你們。

該爾特路特 我要同芙蘭資爾結婚。我要同芙蘭資爾結婚。

麥克斯 呵呵，你只同芙蘭資爾結婚了。

該爾特路特 （哭）你傻子。

福克斯脫洛脫爾 該爾特路特，你曉得，你要曉得我是不在丟掉你的幸福。

該爾特路特 是呀，爸呀，你是不會的。

福克斯脫洛脫爾 小芙蘭資或者會是真的勇敢青年。

該爾特路特 他是很勇敢，完全一個勇敢的。

麥克斯 是的，正是，我會保證。

福克斯脫洛脫爾 假使芙蘭資爾能夠丟去那痴想，丟去在那下面村中做一般織工的那種生活，那麼或者還有說話的餘地。

麥克斯 噢，事體倒越加有趣了。

該爾特路特 爸呀，可是芙蘭資爾不至於那樣做。

麥克斯 我也很相信他決不肯的。

芙蘭資 我決不，福克斯脫洛脫爾，我生出來是織工，我想死於織工。我的兩親，我的朋友，我的身分，沒有這世上的東西可以來換他。

福克斯脫洛脫爾 也不要發皮氣了，芙蘭資君，在我的別墅裏住住也不錯的。

麥克斯 只要沒有那匹狗傢伙！

芙蘭資 那麼你究竟要我怎麼幹呢？

福克斯脫洛脫爾 你要學習，你要學習起居動作都不辱於富翁福克斯脫洛脫爾爲女婿。說一例，衣裳也要裝得好。

芙蘭資 我的衣裳是很漂亮的。

福克斯脫洛脫爾 倒不十分漂亮！還在發一些完工後的氣味呢！你要裝一個硬襟。

麥克斯 事體變成緊重了呀，芙蘭資爾。

福克斯脫洛脫爾 還要戴一個高帽。

麥克斯 要像一個修煙筒人了。

福克斯脫洛脫爾 要穿漆皮靴子到社交界去交際。

麥克斯 聽了麼，芙蘭資，你要去滑頭去。

福克斯脫洛脫爾 要講法國話。

麥克斯 Qui, Qui! Non, Non!

福克斯脫洛脫爾 要打牌。

芙蘭資 打牌——那是什麼打牌。

福克斯脫洛脫爾 牌呀，那是——唔，怎麼樣解釋呢，——那是：叫別人工作，自己收利。

芙蘭資 你說的話是的確很對了。給你同你的漆皮靴子和賭牌一起給惡魔吃去。我情願窮而正直，不情願成富家惡人。

該爾特路特 正是呀，芙蘭資爾，你是我頂稱心的人。

福克斯脫洛脫爾 不是，他是你從來看見過中在最蠢的人了，自己歡喜要在窮困裏生活，這種人是蠢了，這種人可以到新年裏出戲法攤上去賣銅錢了。你再要找着世上最蠢的人來做女婿，那不行那不行。

芙蘭資 我不是最蠢的。福克斯脫洛脫爾君你拿特爾兌爾給我做妻也不碍的。

麥克斯 啊，是呀，請請，請你！他不是最蠢。說起來我就比較他蠢了。

福克斯脫洛脫爾 我有話替你說，芙蘭資！我們這樣，你到世界上去找一個比你更蠢的人來，那裏我會取消剛說的話，他也可以成我的女婿。

芙蘭資 （熟思一刻）好，福克斯脫洛脫爾



君！我相信你的話，我會上世界旅行。

麥克斯 我也去。

福克斯脫洛脫爾（獨白）你們兩個人必定會碰到拔首的苦，我用這一個方法簡單地滾你們出去。

芙蘭資 不久我會回來，帶一個證據：這世上同我們一樣的很“蠢”的人也不少的——就是，同我們一樣的“蠢”即是清廉的人。再會，特爾兌爾，你不要悲傷，小姐，爲着將來永久同你同居，此刻一時離別了。——去罷，麥克斯，你如誠心同我一同去的時候。——

麥克斯（從他的高的望樓上下來；到現世地上。）自然了，芙蘭資爾，沒有我，一樣事體都不會生起。

芙蘭資 那麼我們上大旅行去，等我們看是不是福克斯脫洛脫爾正當。就是，世界上人是不是同福克斯脫洛脫爾似的大怠惰者。——不過你請當心，福克斯脫洛脫爾君。事件會進行得同你的預

想完全反對。不久會曉得。最賢的你，終竟——會是個最蠢的罷了。（他同麥克斯握手而走，嘴裏唱着“Muss i denn——”的歌而從側下，父和姑娘抱着對立的思想看他們，看到他們彎過家角。）

—— 幕 ——

第 二 幕

混在真正的吃人人種間

景——非洲。左手是沙漠。右手是田畝。中央有椰子樹。前面是河。

鱷魚（晒在卵旁）

黑人兵（沿着河岸，行軍而來，立停，查查地上，叫：）哈洛！就在這兒好了麼？哈洛！

蒙古聲（從後台）在那兒像迷象兒似叫的是誰呀？

兵 蒙了救命——我在尋神聖的鱷魚大帥和他的蛋小姐。——

蒙古（上）你發出敲銅鑼聲，你正像一個

特選的聖的聖者了。

兵 什麼聖者呢？我是兵。我的身上戴着大王的無花果葉。

蒙古 那麼要對着你的無花果葉敬個禮，好小男，好好開眼看罷！——你不是立在神聖鱷魚大帥前面麼？你不踏他的大腳趾已經算湊巧了。

兵 （發見鱷魚，吃了大驚，急忙縮腳。）我真的沒有以為就是這樣。——統歸（露齒）這老傢伙，也算睏得太糊塗了。

蒙古 大概你生在壞地方了，朋友，否則你也不見得會不客氣地說高貴動物的壞話。

兵 （有些不高興）我的生家不十分壞，唱歌先生是河馬，體操是和胡孫同班學的。但是呢，對於這種情形時候要怎麼樣幹我也不十分曉得（可悲似地指點着鱷魚）因此我的逃不開的苦惱也在這兒。正是我們在學校裏宗教科裏教神聖鱷魚大帥的時候，我家裏養的蛇在生了一匹小的。——

蒙古 因此你沒有上課了罷。

兵 ( 悲容點首 )

蒙古 ( 嚴重地 ) 所以說叫不好脫宗教課呀!宗教科所學的便是生命之源。

兵 ( 較高之聲 ) 是呀!——

蒙古 總而言之,你是沒有正經學功課了。却是你要到此地神聖的鱷魚大帥地方來,究竟有什麼事體呢?

兵 我到此地來,有說話要傳給神聖鱷魚的看守。

蒙古 神聖鱷魚的看守?那便是我。有什麼事體要對我說呀?

兵 要來了。

蒙古 ( 當惑 ) 什麼人要來?

兵 大家,假使在路上沒有人走攞,那麼大家要。

蒙古 大家?大家是什麼大家?

兵 唔,先是陛下,我們的大王又是國父的溫巴溫巴陛下。

蒙古（做個鞠躬禮，再反復做。）是真麼？  
聖壽無量，伏拜聖駕。

兵 還有侍醫頭，斬首官古爾古爾。還有我們  
近衛兵隊也要連同聯隊音樂隊來。

蒙古（徐舉身體）高貴的人們真的在路上  
要來麼？——呀，可是爲什麼不早一點給一個報知  
我呢？

兵 你正經的在問麼？今天早晨已經有一個  
人差到你了，你怎麼不知道呢？

蒙古 沒有人來過！——噯呀，你說的這人是  
不是走過黑岩谷的油椰樹林來麼？

兵 自然經過油椰子林了，那是最近的路。

蒙古 那麼願他的亡靈在昇天之後仍不欠於  
黍酒。

兵（嚇到起死活來）你說——他死了麼？

蒙古 已經走進天上樂園的門了罷。用不着  
疑心，他成了林中獅子的早飯了。——你究竟走什  
麼路來的呢？

兵 我走的也是那一條路，

蒙古 路上沒有看見什麼嗎？

兵 一樣都沒有，不過我走到谷中，那木綿老樹你曉得罷，那樹傍邊草叢裏有好幾次的大音聲。

蒙古 那便是林中獅子了，正是消化你的前衛罷了。我真不明白你沒有被他吃。

兵 已經成佛了的朋友是我們同僚中頂肥的一個人。

蒙古 靠着他，你也算救着命了，像你的一類，那麼半打也會一吃的。（從景後有一種透進骨髓的不可名狀的喧噪可聽。）樹林那邊過來的這音聲究竟是什麼呢？

兵 那便是我們聯隊音樂，你當心，御列快要變那兒的路角來了。

蒙古 他們來了以前請你快對我講。爲什麼緣故聖上有無量聖恩要到這兒來訪問。

兵 你叫無量聖恩，不要有別人來聽見了。我

們文武高名的溫巴溫巴在前次祝勝宴會上把那可怕的俘虜御吃之時，聖上的下顎的關節脫了臼。

蒙古 噯呀，真痛苦，真是壞運氣，在他的不幸裏面，想起來要有被吃者怨靈的復讎，那麼皇上已經有清除怨靈的工作了麼？

兵 侍醫頭已經把這時候可用的一切方策通通通用過，可是一些効驗都沒有。

蒙古 唉，一些効驗都沒有？！

兵 （悲容）完全無効。

蒙古 呀，那麼我們熱愛的國父陛下要因飢餓死了。

兵 （更悲）你說得對，那皇上的莊嚴的肚皮的圓弧已經變成腐敗洋南瓜似了，他的身體現在已經不過是五百磅了。

蒙古 連封皮？

兵 不是，光淨貨，幸虧是淨貨，說不定，說不定要因衰弱的緣故在幾天內崩御。

蒙古 （眼中泛淚）真可怕的，真可怕的。

兵 是呀，(也泛眼淚)因為是再怕沒有了，侍醫頭也想要採非常的手段。他想要利用大鱷魚的魔法。靠這魔法，被吃的人的怨靈，或者聖鱷魚，或者——在壞頂的時候侍醫頭老爺自己要吃一個敗的。為國家的安泰，自然什麼都不得不做，這一回事體完全成功，那麼我們要慶祝，也要屠殺二百個年輕人吃，現在已經通通預備好了。

蒙古 侍醫頭是我不認識的，不過聖鱷魚我是曉得的，那麼我很有把握。

兵 你說皇帝會好麼？

(舞台後喧騷聲漸大)

兵 他們來了。他們來了。你看，那兒是皇帝。第一個對河裏吐痰的禿頭肥漢便是皇帝陛下。

王 侍醫頭，古爾古爾和親衛兵。(一列而進行來)

蒙古和兵 (平伏地上)聖壽無疆皇帝萬歲!

王 (用普通的強度踏着蒙古)喂，臣下，立起來!你是那?你在這兒幹什麼事?



蒙古 (恭敬地起立)陛下，我是一個不足用的種黍者。那兒有我的家，這兒有我的田。算是副業，我幹些聖鱷魚的看守，現在他正前岸前椰子樹下傍着御卵打睡覺着。

王 那麼我們正是在目的之地了，什麼時候我們可以禮拜神聖鱷魚，候他的意思呢？

蒙古 頂好是黃昏，陛下唉，太陽將沉星將出之時。到這時候，崇高動物會漸漸醒目，走進河裏去捉魚。

王 臣子呀，我不能夠等到那樣的很久。

侍醫 (瘦的老小人)陛下，打破神聖動物的習慣，罪要當死的。

王 大夫呀，我不能夠等得那樣太久。

侍醫 假使陛下不怕結果要成什麼，——

王 結果是你的責任罷了。爲什麼我給薪水你呢？

侍醫 那麼你要叫我即刻開始除魔的祈禱麼？

王 自然了!——(有間)——要快一點。你的頭還是安然不被割,也不是已經很久了麼? 唔?

侍醫 (怒而囁語)當心罷,傻子王,我同別個臣下不同的。我是名門之出。你同那我們戮力打殺的第一世王是不同的,當心罷;傻子王。

王 (發疑狀)你在自說自話講什末呢? 老頭兒!

侍醫 此刻正在替我皇帝陛下的唯一無二的御禮的平癒祈禱少些。

王 別要你祈禱,要你做魔法,那兒有鱷魚這兒有我的下顎在痛。再把那兒的力量來治這兒的弱。你也曉得,我會十分謝你的。

侍醫 (急聳肩)皇帝的意思就是百姓的規準。(對從者)你們做一個圈,坐下,皇帝陛下救命。做魔法。馬上要有魔法做出來了。

從者們 (圍着椰子樹,集成環,坐在砂上。)

王 (坐在蒙古急忙拖來的木箱上)

侍醫（做一個很有意思的表情站在鱷魚和王的中間。）

王 那麼？

侍醫 開口講話是很危險，光有沉默者是會得神惠的。

王（獨語）不是我已經一句都不響麼？

侍醫（慎重似的走到王前，用雙手對王的下顎傍的空氣中做一個環。把這環中空氣很當心地拿到自己傍，對這環中三度吐唾，然後沿鱷魚而俯。再對鱷魚的下顎，帶着宗教的詐欺者慣做的姿勢，拿這奇異東西移於鱷魚的下顎。）

鱷魚（開眼，帶許多睡意張他的很有希望的大嘴，然後發了一聲再閉嘴，閉目又睡。）

王 那是什麼呀？

侍醫 呔！此刻一動，沒有挽回了。（他跑在鱷魚之前，叩響頭三次，頭髮也撫着鱷魚面。）

鱷魚（再開大嘴，發些聲，幾次張開又閉他的嘴。）

王 他說叫怎麼？

侍醫 事體很是困難。不過也不可以說是沒有希望。

王 他這樣說麼？

侍醫 已經在幾點鐘前，神聖鱷魚的靈和我的靈成一個了。

王（急怒）我的下顎也幾天以來同痛苦之神合在一塊兒了。快從這痛苦救我出來罷。或者——誓於我的肚皮——我要把你們送給神聖鱷魚做他的餌食。

侍醫（爲難）痛苦？陛下的痛苦已經在幾分鐘前移給鱷魚了。

王 怎麼？此刻鱷魚也在痛麼。喂，那麼這不過是個動物虐待罷了。我的痛苦至今一些都沒有減。

侍醫 沒有減少？——馬上會好了。（祕密地搔頭，自說自語。）不靈了，我的詐法也到終末了。（額上生了冷汗，再跪在鱷魚前，再把空氣做

環，把他當心地搬到王傍邊，灌在王顎上。大家緊張而注視他。）怎麼呢？

王（沉默，挺身打侍醫巴掌，怒號。）夠了，你這沒中用的，你一樣都不會，我命你死刑，——我曉得，非但你會減我的痛苦，連鱷魚的痛苦也移到我的身上來了。——兵們，快捉他。

兵（照做）

王（對蒙古）喂，你鱷魚太守，快拿這詭師，給他送給神聖鎧鱷的大嘴去吃罷。也可以算個庸醫的懲罪也好給世界上醫師好好警警心。

蒙古（走近他的鱷魚，鞠躬如的敲他的皮，囁聲告他有物贈他吃。）

侍醫（叫）請你陛下，救我命。一切都願自白。

王 太晚了，到今我耐又耐你的。

侍醫 鱷魚的魔法不過是爲了害怕而做的勾當。

王 那更不行了。——立刻把他丟進鱷魚嘴

裏去！

兵們（捉着侍醫 不管他的抵抗，把他推到鱷魚傍。）

鱷魚（像很餓似張開他的口，嚙上去，不過馬上停止。發疑心似的嗅着侍醫，很輕蔑他似從他離開，從新就他的睡眠。）

王（訝異）那是什麼意思呀？爲什麼鱷魚不嚙上來呢？

蒙古（爲難）他過分的老了，陛下，神聖動物已經吃慣美味。侍醫頭從味道上說起來，實在已經完全沒有價值了。

王 或者你說的對了，臣子。——喂，侍醫，靠你的老年，你免得死了，快滾蛋，快滾蛋，滾到沙漠裏去，再不許你回到我們城裏來。

侍醫（完全狼狽）“再不許你回來。”唉，請你不要說那——到沙漠裏去後，我怎麼樣可以生活呢？

王 你會寫點痛風藥方給沙漠蚤便好了。

(大家哄笑)

侍醫 (半高之聲)等到下一回的革命罷。我勉強維持到那時候便好。(下)

王 (覺着不快)什麼?革命?管他,臣子啊。

蒙古 陛下!

王 到了黃昏,星將出的時候,給我們同神獸再會罷。大概那時候可以有些別種魔法。此刻剛驅逐的攪亂戲子不在傍,那麼可以有些不同。

蒙古 陛下,上意不錯,鱷魚對於誠心的人都給救助的。

王 我正是聽見過了。因此我要留在這兒。那麼等到太陽將沒之時再來,給我們在你的家裏坐。

蒙古 (從心中吃驚)我的臭髒家裏不是皇帝陛下可臨御的地方。

王 臭髒地方?別說傻話,臣子呀!皇帝臭得很利害——甯可以說皇帝是世上更臭沒有的。來,導我到你家去。

蒙古 那是終生的光榮了。

(跟他向小屋去)

(少間)

芙蘭資和麥克斯 (乘在一隻蠟艇沿河搖來，不出現前，先聽見歌聲：)

快活的是水手的生活——

遍身是個愉快——

有時向南有時向北——

隨着水波走罷了——

到處有美麗地方在等我——

麥克斯 喂，芙蘭資，看得見什麼呀？

芙蘭資 看不見什麼，麥克斯。

麥克斯 你可以看得見我看不見什麼！！

芙蘭資 別調笑了。我們乘輪船把地球轉了一半，現在到非洲的原始林來了。却是你的頓智不怕冷熱不怕乾濕，不被損害，都帶來了。

麥克斯 所謂“雜草却不枯”的句罷了。

芙蘭資 大概也是了。——可是你看，一個好



美麗的椰子樹，做出一個很好樹蔭。在這大熱下，正是一個好眺望了，——來，給我們的船靠着岸，在那兒晒一個下半天的午睡好罷。

麥克斯 啊，好，贊成。——在這將沸的熱帶太陽下，我們已經不住的漕舟，正是疲勞得了不得了。唔——啊，唔——啊！（他打欠伸：此間他們的船靠着岸。）

芙蘭資 早點應該在這兒了，麥克斯。不過我們要尋的世界最蠢的恐怕在這椰子樹傍也不會尋得着。

麥克斯 你不可以希望得太多，芙蘭資。我現在光要有些燻猿肉便好了。——我說句秘密話——在我的肚裏，目下正有一個極大食慾在發達。

芙蘭資 吔，那是什麼呢？（他指着鱷魚）

麥克斯 芙蘭資你叫什麼呀？

芙蘭資 這兒，這兒，一個很長的動物。

麥克斯 還有一個蛋！呼啦芙蘭資爾，中飯也有了。（走近蛋 只要不是爛的就好了。（捏在手裏

把牠試敲。)

芙蘭資 你開了兩個洞沒有?

麥克斯 兩個洞麼?，好好味道!(呷飲)像個釀醉的燒酒。你也試一試!

芙蘭資 (也飲)很不錯,的確不錯。(他拿已空的殼對着還在睡的鱷魚撈丟出去。)真可惜,已經空了。——總歸我想這長的東西是鱷魚。

麥克斯 鱷魚——把他怎麼樣用呢?人把他的尾巴拉,那麼前面的嘴會張開。芙蘭資爾,捏牢呀!我們想來把這機械開一開。

芙蘭資 好,(他們就拉鱷魚的尾,芙蘭資滿面發汗的把他拉。)

麥克斯 你看見什麼?

芙蘭資 沒有什麼,你呢?

麥克斯 我也沒有什麼,不過我想,鱷魚也不看見什麼罷。不過至今我沒有好好合作——現在我們來罷。哈潑!哈潑!!哈潑!!!——芙蘭資,我想先要脫去衣裳。

芙蘭資 當心呀，此刻他開了一回眼睛。

麥克斯 把他的可愛的小眼睛開了。——喂，現在他在發見空的蛋了。現在你看，你看，你看他在哭出很大的鱷魚眼淚出來了。怎麼他可憐呢？呸呸。

鱷魚（真的出大粒眼淚而哭，然後轉首發見外來的兩人，立刻開口大發怒氣，對吃驚而逃的兩人衝上來。）

麥克斯 你等一等！親愛的美好鱷魚，我們不是有什麼壞意思。

芙蘭資 我們的權在岸上，現在沒法子了。麥克斯你去拿來，我們只好防護了。（他們照做，大格鬥。）

麥克斯（打上去）把路加打，再一擊。再一擊，芙蘭資，他拿他的可愛的眼睛閉了。我想我們的工夫有些過火了。

芙蘭資 像死了。

麥克斯 也沒法，他要想來咬我們和平散步

者的禪子的緣故。到了現在我很吃力了。美蘭資！  
 咗——啊！咗——啊！！咗——啊!!!現在我們要睏  
 一個午睡了。（橫在椰子樹下）

美蘭資 （同樣）我也同意，睏罷，麥克斯。

麥克斯 睏罷，美蘭資爾。

美蘭資 好好睏。

麥克斯 （打欠伸）謝謝你，你也好好睏罷。  
 睏得頂多的人要喊起別一個。

美蘭資 （半睡而打欠伸）不是，頂末了喊  
 起的人會——

麥克斯 拿別個人打醒便好了。（睡）

美蘭資 呀，拿別一個打醒便好了。（也睡）

（少間）

蒙古（上）皇上救命如磐石，唉，說也說得  
 好，不過此刻拜顏神聖鱷魚，很不敢說叫是好時  
 刻。平常這時刻正是他在好好睡覺的時候。——  
 喂呀。那是什麼呢？兩個白人？在我的獨有的一  
 根椰子樹下。在深深地睏着！——還有在那——喂

呀，痛呀！神聖鱈魚蛋被呷乾成兩塊了。還有神聖鱈魚也——不發一聲地死在那兒——你記好，白色小鬼，爲了你幹這了不得事，我們要罰你了。我們宮庭死刑執行官古爾——古爾用我的砥石好好摩他的大劍也很有道理。喂，好開心，頭飛去，腳也兩斷，手也去，煮了，烤了，吃了。西傢伙是個好夜飯了。（走去）

麥克斯（醒目）芙蘭資爾，你聽見麼？芙蘭資爾。

芙蘭資（還在半睡）什麼事體呀？麥克斯，你給我好好睏罷。你也曉得，睏得最末了的一個。——

麥克斯 他要喊醒別一個，我也記得。不過芙蘭資爾，這是一個例外。剛剛我看了一個很不平常的壞夢。

芙蘭資 那的確是很不平常，那是什麼一種夢呢？麥克斯。

麥克斯 你先聽呀，事體是這樣子，很肥的漆

黑斬首人把大劍在砥石上磨到像剃刀了，你先這樣想。——

芙蘭資 唔，不過光是那樣，也不是算十分不平常壞。麥克斯，

麥克斯 你等我說，芙蘭資，不愉快的事體來了，拿這劍，那肥漢要來割我們，拿我們的頭從身體割開。那不是不適意麼？

芙蘭資 我還沒有遭過那種事情，不過那的確是很不適意的。

麥克斯 你好好看，他再要把我們的手腳切斷。

芙蘭資 唔，不過麥克斯。——

麥克斯 你先等等，說話將進佳境，於是我們兩個人，就是我們兩個人的頭，我們兩個人的腳，我們兩個人的手，我們兩個人的身體要被丟在大而滿的煤烟鍋裏煮，

芙蘭資 不過，麥克斯，我說——

麥克斯 你等等，芙蘭資，還有話要進佳境

了，我們馬上要連胡椒和洋蔥燒着了。結果那傢伙會拿我們在夜飯時候完全吃去。——怎麼好麼？

芙蘭資 謝謝你了。——你快說從什麼地方你曉得那種話，不是在第一回，你的頭已經被斬首的割去了麼？

麥克斯 你說得很對，芙蘭資，不過實在是很可注意，你要曉得，一切都是個夢。

芙蘭資 啊，那麼——是夢罷了。——不過，假使光是個夢，那麼我們可以定定心再睡了。夢即是霧！

麥克斯 呀，雖說夢即是霧，但是全體說起來也是個不適意的故事。（他們再睡下）

（少間）

王 古爾——古爾，蒙古和近衛兵上。

蒙古 陛下，我們有好贈物就在這兒。

王 照覽於我的禿頭，這是好贈物。今天已經整天聞到在我王國內有白人肉香，倒不是沒有根據的，——喂，割頭師傅，劍的預備好了麼？

古爾古爾 聖上，準備都是完美，只待皇命了。兩匹神殿侮辱者的血頭可以立刻滾在陛下腳前。

王 那麼快幹，不過先要對這兩人有一些要尋問。喂，你們白色小傢伙，立起來！陛下給你們拜謁。

兩人 （吃驚起立）

麥克斯 喂，了不得。好像野蠻人的擦煙筒工人的工會裏人穿着出客衣裳來了。可惜沒有工會的旗和工會音樂。

王 喂，傢伙，你們以為立在你們前面的三位是什麼人？

麥克斯 猜不出，那麼你以為立在你們前面的是那一位。

王 你們是什麼，同我是不關的。

麥克斯 哪，那麼你是什麼人，同我們是沒有關係的。來罷芙蘭資，看看這擦煙筒人頭目的肥身體，連我們今天的中飯的味道也要變壞了。



古爾古爾 立停！沒有我的許可一步都不許你們走開，——你是我們高名的黑人王溫巴溫巴的俘虜。

麥克斯 溫巴溫巴？——那是你們工會的音樂麼？

古爾古爾 你們把神聖鱷魚打死，又把鱷魚卵喝乾了。你們要被殺。假使我們臣下所愛慕不措之國王下的咬肌沒有這樣的生病，那麼你們可以在晚飯請皇上袋進他的御胃了。——因為在這情形之下這事體倒不能幹的。

麥克斯 請隨便，請隨便。我們決不想荷被吃到你肚皮裏去的榮譽。

王 喂，外國的傢伙，你們是什麼人？

芙蘭資 我——是芙蘭資。

麥克斯 我——是麥克斯。

王 算好了，很算好了，——你們家在那兒。

麥克斯 此刻沒有什麼家，生是生在柴克先。

王 柴克先？——我們沒有那種村鎮，大概是

個很僻的地方了。怎麼樣你們到我們王國裏來的呢？

麥克斯 先乘火車和載彼林飛船，再乘輪船，今天換乘短艇擡來的。現在正是——這是我們中間的口號——正想要捉一兩匹獅子，一兩匹象和一對成熟肥蛇而出來散一會步的。

王 哼，你們到非洲來要幹什麼事體呢？你們是哈該培克動物園的人麼？

麥克斯 爲什麼緣故來，我們本來預備不把他說的。不過——特別替你說，我們在找比我們更蠢的人。

王 啊哈，那是很不容易找了罷。

麥克斯 是的，你倒很會說。不過我們拜着你以後，覺着倒很容易找了。

王 別要調笑，你們那樣說了也不能免死。——你們有什麼服務或者職業呢？

麥克斯 （小聲）美滿資，現在透氣得轉了。  
——（大聲）自然，在國裏我是個有名醫師。我的

這道伴是我的手不離身的助手。

王（大生興味）是醫生？那很好，那很好。

麥克斯（小聲）自然那很好了。否則也沒有人來做什麼苦心。

王 你會醫什麼人的什麼病呢。

麥克斯 啊——無論什麼人，無論什麼獸，無論草木金石。無論什麼到我們鼻子前來的都會醫，快會好，不然也要把他吃去的，我們會這樣的醫。

王 那麼你們是魔法使了，你們會醫什麼病呢？

麥克斯 世上能有的什麼病，連別種許多許多病，噁，咳嗽，耳鳴，腹痛，船暈，跌落，欠損，下痢，破產，虎列拉，麻拉利亞，哈列路亞，獨納爾馬刻尼亞，眩暈，骨折，舞蹈病，和社交跳舞，鼻開洞症，顎骨的脫臼——

王 顎骨脫臼也會，那很配了。——白色醫師，你好好聽，算是死前的恩惠，我給你醫我的嘴，把我的顎骨依服原狀。

麥克斯 你說你的鯁麼？

王 我的顎。

麥克斯 你的鯁，好——（小聲）美蘭資，我想把這肥木人打一個巴掌，打到他聽也聽不見，看也看不見，那麼對我們有好結果的。

王 我想你們因為我的最後的恩惠所以快樂到非常了罷。

麥克斯 我們快活到了不得，王帝啊，不過有一個很小事體想到在心頭。不過這是關於你們的事體不是關於我們的事體，那麼也是隨便都好的。

王 那是什麼一種關於我的小事呢？白人啊！

麥克斯 王帝啊，也沒有特別價值說。那是關於我的治療，就是被醫者光能夠保存醫者有生命之間，假使醫者死，那麼三天以內他也要死的。

王 喂喂，那是很不行的。

麥克斯 或者也是的。

王 那麼我不能夠吃你了。

麥克斯 啊，爲什麼？你想永久活過去麼？

王 也不是永久，不過還想活一刻。但是，怎麼呢？總歸你醫我。那麼我給你活和自由，給你做已經缺了的侍醫職。叫你做宮廷侍醫。——你會肯麼？

麥克斯 自然了老頭子，像我似的醫師是再也找不到的。

王 我也這樣想，那麼趕快試驗，把我的下顎醫好罷。

麥克斯 好朋友，照你御意。——（很大方似）你預備好了麼？

王 我已經預備好。

麥克斯 那麼閉你的眼睛。

王 眼睛？爲什麼？爲什麼要把眼睛——？

麥克斯 不許質問，閉眼！

王 好，我已經閉眼了。

麥克斯 好，那麼，別要害怕，不要響。我叫三回。第一回沒有什麼，第二回也沒有什麼，第三回

你要感到一個了不得的打擊在頭上 或者要因此頭也暈。不過你開眼睛，那麼你可以曉得你已經完全好了。

王 好，那麼快幹，我算麼你算的麼？

麥克斯 自然我來算。你只要特別當心我說的同事實符不符便好了。——用心，來了，一！

王 很對，一些都沒有什麼。

麥克斯 二！

王 又是很對。

麥克斯 再來一個——三！（他把皇帝大打一個巴掌。）

王 （開眼，爲了快活，盡他的肥體亂跳起來。）一切都很符了。第三回真的我感到好像被打着一個大巴掌。這時候我的下顎跳回到原處去了。現在我很健康又很起勁：同從前的一樣了。——你真是個我從來沒有看見的好本事的醫師了。那麼爲你們的名譽今天晚上要有一個真正無混的烤人肉吃了，喂：斬首官！

古爾古爾 了不得，了不得，現在我要到鍋裏去了。（大聲）陛下。

王：馬上把這兒的主人蒙古殺 神聖鱈魚已經崩御，再不要守望太守了。總之，你們快整備今天的請客。

古爾古爾 （小聲）這一回總算免着了！——  
（高聲）你把一切都委任我這斬首官便好了。

王 你好好幹，古爾古爾！——我要到殿上去休息一下，把剛剛治療的努力養一養精神，那麼晚上還可以大嚼。晚上再會了，兩哥呀。（他走去，近衛兵跟他。）

麥克斯 （同別人一樣，叩首。）請你個不再會罷。你這漆黑滑油團！

古爾古爾 蒙古！

蒙古 斬首先生！

古爾古爾 你聽見了罷，皇帝爲什麼叫你。

蒙古 我願能副皇上御意。

古爾古爾 我也想你是要這樣。——我到廚

房去把鍋子放在火上。你請這兩位的監督，快去集柴。燒你的時候需要很多柴的緣故，懂了麼？

蒙古 是，知道了。

古爾古爾 好，那麼我去了。（同時消失）

麥克斯 王去了，斬首的也去了，美蘭資 我想，這是我們也去的好機會。

美蘭資 自然了，麥克斯。我們好走了。不過一件事體要幹，我們要把可憐的蒙古帶到河上面去。我們想不給他吃苦。喂，蒙古。

蒙古 先生？

美蘭資 你曉得你有什麼運命麼？

蒙古 我常常曉得，我要爲尊貴的人捧性命。

美蘭資 這可憐傢伙爲了他要被自己的上輩吃，連皮連毛吃而還在自誇。——喂，蒙古，你不怕麼？

蒙古 有什麼，先生，怕到了不得。不過名譽也了不得大。

美蘭資 你死了之後有什麼名譽光榮，



蒙古 都是一樣，被至尊吃，那是最上的榮譽。

麥克斯 那麼你要爲吃你自己的宴會拾柴麼？

蒙古 自然了，生涯最沒有這一類光榮了。

芙蘭資 （少些躊躇之後）麥克斯，我想，我們得到了。

麥克斯 得到了什麼？芙蘭資爾。

芙蘭資 最蠢的，世上最蠢的人。我不肯成富家反要維持工人生涯。這黑人爲了皇帝，去蒐集燒吃自己的柴。——蒙古，你比我是上手了。同我們到柴克先去罷。我要把你給舅父看。

蒙古 我不想柴克先去。我要爲皇帝而死，這是忠勇臣下的本分。

芙蘭資 你真是無限的傻子了。麥克斯，捉他，我們要用武力了。（他們扛這反抗的黑人於船中）快到我們的輪船去。全速開到柴克先去，福克斯脫洛脫爾要吃驚了，特爾兌爾要——特爾兌爾

是我的愛妻了。(他們唱‘船人之歌’的最後一節，搖船而去。)

快活的是水手的生活——  
遍身是個愉快——  
有時向南有時向北——  
隨着水波走罷了——  
到處有美麗地方在等我——

(第二幕完)

### 第 三 幕

#### 割肚皮

景——中國某寺院內部。左手有正門，可通廊和正道。右手，不直接靠壁，不過背着壁，等身大的半裸體佛像。後壁左側有一個正有人高的較闊的屏風。更右方，不過不被佛像隱蔽之處，有一個副門。右側壁上也有門，從此可進威海猴的房間。

威海猴和僧正 (在佛像之前亂揮有火的烟管。——外面海上，有一個大洋輪船的汽笛聲。)

寺 蕭 （從左手進來，做個恭敬的敬禮。）

威 海 猥 寺 傭 麼，有什麼新事。

寺 蕭 有一個很大的輪船在港裏行走。

威 海 猥 是巡禮麼？

寺 傭 請你忍耐一下聽我說，那個旅行者乘短艇上岸了。不過還沒有走上寺前街來。

威 海 猥 還有大商人杜梨阿呢？——

寺 傭 那是沿途都停的船。杜梨阿大概也在船上。

威 海 猥 不要多說了，大商人一到，那麼就告知我。（打欠伸）今天一天裏，除去這事體以外一樣都不要你來講什麼。新來的鴉片很好。差不多好得過分了。大僧正也趕不上他的力量。（一面打欠伸，走進自己的事務室。）

寺 傭 我們能夠認得出那商人麼？

和 尚 馬上會。他要買這兒的僧職。他已經自己把他的人相詳細報告來了。

寺 傭 那一種富人也要僧職麼？——

和尚（對自己額上做一個世界普遍的，無人不解的所作。）傢伙有點奇怪，懂麼？看起來是個素樸漢。

寺傭 他會得到僧職麼？

和尚（笑）我們有別種方法來榨他錢。只要把得到的東西三分就好了。

寺傭 三等分有些不公平了。

和尚 有些不公平？哼，話倒很像時髦。你也是工會裏人麼？你正像馬上會從袋裏拿出蘇維埃的星章出來的樣子。

寺傭（高興）蘇維埃的星是不。不過進了工會，那是當然。

和尚（嘆氣）我看過激派不久要渡海來，要來打倒我們的生意經了，聽說他們不恭敬文化的。  
（走出廊下）

寺傭 把這一個宗教賊窩澈底地肅清一回倒也不錯的。

（跟他出去。）

(側門後有音聲。)

麥克斯 (開側門進，看寺堂。)畢竟是了，  
芙蘭資爾，此地有個木頭做的肥人穿着一條小褲  
在笑。

芙蘭資 (走近他友旁)爲什麼我們不可以  
從前門進來呢，麥克斯？我原來反對後門的。

麥克斯 此地不是後門，不過是個生意人的  
進出門罷了。(兩人笑)

蒙古 (走近兩人，三人走到堂之中央。)

芙蘭資 喂，蒙古，你看什麼呢，稱意不稱  
意。(指大腹佛陀)

蒙古 他比你們從他的湯羔碗裏救出來的溫  
巴溫巴肥得多了。假如拿麒麟油來煮，那麼必定  
好喫了。

芙蘭資 蒙古還不忘吃人的習慣，——蒙古，  
你不可以忘去對我們的約束。

蒙古 (很從順似)我通通守的，芙蘭資爾，我  
通通守的，我現在光想吃十歲以下的罷了。

芙蘭資（不意而笑）無論什麼人都不可以吃的，蒙古。你想要做我們的朋友，那麼小兒也不可以吃的。

蒙古（揚語勢）我誓生死要做你們的朋友，芙蘭資爾，我愛你，愛得真要——咬上去似的。

芙蘭資和麥克斯（笑）

芙蘭資 不要你咬上來，——你再看一回，我們的旅行的確很有趣的，你也懂了麼？

蒙古 我很快活，幸虧我們在喜望峯乘錯輪船。支那是個很有趣的地方。

芙蘭資（嘆氣）是，可是柴克先是個更好的地方。

麥克斯（此間從衣袋裏抽出很長的望遠鏡，用他看佛像。）

芙蘭資 怎麼呢？

麥克斯 有些奇怪呢。

芙蘭資 爲什麼？

麥克斯 完全是個黑暗。

芙蘭資 大概對準得不好了麼——？

麥克斯 你說得對，芙蘭資，我來把他倒看罷。（屈身從股間看佛像）

芙蘭資 我不是說那一個照準，麥克斯，我說是望遠鏡配得怎樣稱。

麥克斯 真的奇怪。

芙蘭資 你還看不得什麼嗎？

麥克斯 完全是個黑暗。（不高興地立起）這一管原野用望遠鏡也算同小象牙換的。這望遠鏡在他的第一回的應用時已經有毛病了。

芙蘭資（查望遠鏡）呀，自然不靈了，怎麼不把保護套帽套開呢——！（他把套帽拿開）

麥克斯（吃驚地看望遠鏡的很大的透鏡）啊哈，是麼，實在我們不會臨時把一切事體想得完全——！

（外面有話聲和腳聲。）

芙蘭資 我聽見音聲！有什麼人來了。

麥克斯（捉蒙古的手拉他到屏風後面）給

我們先退到後街。——美蘭資，來罷。

美蘭資 爲什麼我們要逃匿呢？麥克斯？你也會曉得怕的道理麼——？

麥克斯 我怕的光是捉葷菜的時候。——不是，美蘭資爾，我想看一看支那人假如沒有別人在看的時候，他們之間做什麼事體。爲學問的研究，叫我們到屏風背面來。

美蘭資 “爲了學問研究，”從前在福克斯脫洛脫爾的園裏捉集葷菜時候你也這樣說過的。

麥克斯 假使沒有我的學問研究這東西，你的該爾特路特怎麼會找到呢？

美蘭資 你說得對，麥克斯！總歸我也不再對你辯論了。（跟兩人匿進屏風背後）

和尚和助手 （走進室內）

和尚 （走近威海猥的房門前，敲門。）大哥起來罷 杜梨阿在走上來了。我們要趕快把我們的東西準備起來。

威海猥 （上，睡意模糊。）沒有錯麼？



和尚 照他自己所寫，沒有錯。

威海猥 那麼馬上把牌子掛起來。拿佛像也排起來。(對寺傭)懂了麼？

寺傭 先生我還不懂，這一類客人還是第一回服侍。

威海猥 那麼你這樣幹，給我們曉得你也會幹事體就好了。照我們叫你做什麼就做什麼。沒有人要你幹得再多。

和尚 (打進來一塊大板，上面黑字大楷寫着“打噴嚏的人必定要死”。)喂，捏好！(把這牌子掛起來，掛在已經預備好的大家可看見的釘上。)

威海猥 現在有大事要來了。(僧正和寺傭走上台座，協力把佛像扛下來，扛到大僧正房間去，然後再費了叫喚之聲把大僧正扛上已空的台上。)

寺傭 我一點都不會懂。

和尚 那更好。你只要在外面看守，不要給別人來妨害神聖的勤行就好。——

威海猥 打麩粉預備好了沒有？

和尚 預備好了。

威海猥 吹管呢？

和尚 吹管在老地方。

威海猥 那麼寺傭可以去接商人了，佛的預備已經好，商人可以隨便什麼時候來。

寺傭 佛？

和尚 佛？然是佛。佛！

寺傭 不過那不是大和尚威海猥麼？

和尚 是呀，就是佛代表，佛魂降臨他的身上了。（做出一個要在說明似的形狀）

寺傭 我可以把這事情講給杜梨阿先生聽麼？

和尚 那不行，只有誠心神佛的人會懂。有什麼理性的人就不會懂的。

寺傭 （搖頭）我以為宗教是更簡單的東西。

和尚 那是反對了，比你所說的還要簡單，

——不管什麼，你出去，當心不要多舌呀！

寺傭（還像不能了解）我覺得同我在宗教的課堂裏學的還很不同。

和尚（笑）我也相信的。

威海猥 喂，和尚，你帶着書式麼？

和尚 不容一刻正忘去了。（跑進大和尚房裏去）

麥克斯，蒙古和芙蘭資（照這順序，一個個伸頸從屏風偷看，比從前更能夠看得見，偷看從此將生的情景。）

麥克斯（欲發言）

芙蘭資（用手按他嘴）

蒙古（點頭，把自己的手指放在自己的很發達的嘴唇上。）

麥克斯（也點頭，舉手拳對大和尚做個赫打狀。）

其餘兩同志（做個很在憤激似的動作）

和尚（帶着書式，回來。）

三人（縮進老地方）

威海狠 沒有拿得錯麼？好像前一回，那個年輕官吏要自殺的時候，要他簽名捺印的東西，叫他寄捐他財產的憑書——你去拿着一張請客花舫女的帖。

和尚 先生，前一回是真難爲情。今天一點沒有錯。

威海狠 當然要那樣的。——好了，當心，要做一個佛面孔。犧牲將要來了。（他整容）

杜梨阿（叩門之後走進來。叉手而做鞠躬敬禮。）

和尚 俗人呀，你可以走上來，你可算好時候到全個佛陀前來了。

麥克斯（發怒地把拳在空中揮）

杜梨阿（恭敬地走前，跪下，對着僞佛着地叩頭額，在地上。再恭敬地起身之後。）我的一家受着了不得的災厄了——。

和尚 你的信上是寫着的。爲了洪水，家族全

體，兩親和妻子都失去了。

杜梨阿 真正不幸，光有我會活着一條命。

和尚 因此你渡海遠到這島，上聖佛來——。

杜梨阿 是，因此我要獻身而來的。在我心苦之時神佛是唯一的依頓。

和尚 你想捨世仕佛，要想入僧門。

杜梨阿 照你說法。

和尚 光有島佛是自己制御的神。他對下僕要要求誠心的。

杜梨阿 我正在誠心。

和尚 人要嚴格地對於一切身體的刺戟對持。

杜梨阿 你試我罷，一切都隨你的方法，——神佛能夠認我爲有用，或者等我從這可咒世界自行遁避。

和尚 我們要來試練你，杜梨阿，你看得見那兒的白盾麼？

杜梨阿 是，看得見。

和尚 有一刻，身體的誘惑要猛烈地對我們對抗。在這時候，我們要給你一人獨在。那麼你要好好地對抗，誘惑和困苦要近你，你結果要打勝他。

杜梨阿 我願試一回！——做勝了的時候呢？

和尚 那麼你是及格了，從此可以得着僧位。

杜梨阿 不成功的時候呢？

和尚 （正經）你也曉得，“割肚皮”是什麼意思。——

杜梨阿（點首）那是日出之國的習慣。臣下爲了主，要自割自己的肚皮以棄他的生命。

和尚 是呀，我是說這一個習慣。假使你不打勝之時，你要做個割肚皮！懂麼？

杜梨阿 我已經從早有個棄身的思想。

和尚 那麼你說已經覺悟了麼？

杜梨阿 是的，好了。

和尚 現在馬上？

杜梨阿 現在馬上，現在的躊躇和不安是最

不適意佛，

和尚 那麼好，試練要開始。——我要到佛堂去，你在這兒，你同佛做個對話，可求力和慰安。

杜梨阿 （點頭）請走，——什麼惡靈我不怕，我會把拳頭穿進他的頸。把他打倒。

和尚 （很有意似）有什麼事體的發生，那都是神佛的高慮。（敬禮之後退身到佛的背後）

杜梨阿 （沉思而在房中往來數度，嘆口氣後在佛前跪下。）

麥克斯 （從屏風之後想要走到商人傍去）

美蘭資和蒙古 （把他從後面拉住，用了許多許多顏面的表情，叫他再退回原處。）

麥克斯 （拿他的望遠鏡，看房間中的情形，尤其是和尚的態度對他們是很有趣的。）

杜梨阿 （帶悲意看威海猥，漸次起身立。）

威海猥 現在正可同神佛誠實談心的時候了。此刻你可以把心中所抱的事體問佛。回答是立刻。

麥克斯 (憤激 捏拳。三人怒而囁語。)

杜梨阿 啊，願對島和四海的主發一個問。

威海猥 好的。

麥克斯 (用手指叩自己的額上)

杜梨阿 不因此費你神麼？

威海猥 無論什麼，關於人的我都會管，你可以定心說出來。

杜梨阿 (被壓迫地) —— 那麼要問一問，愛佛，在這神殿裏小便所在什麼地方。

三人 (好像要為笑意而喚發，因為他們不得不勉強忍耐，因此笑意更成猛烈。)

威海猥 (少些為難之後) 那是正經問我麼？大商人。

杜梨阿 (像個完全被嚼碎似的心象) 正經到你猜也不會猜了。

威海猥 你要想出和尚所告的，肉體的誘惑要來了，你要戰，要戰取。

杜梨阿 我已經在戰了——！(又坐在地上，



把他的外套蓋在頭上。)

和尚 (此間在佛像背後把一切都整備好，  
噓粉裝在管中，預備可射。他已經張兩頰預備次，  
可是大商人已經把頭歪去，因此不得不放下他的  
發痒武器了 躡脚走前，給威海猥一推，指杜梨阿，  
聳肩。)

威海猥 (點首)信號和尚，叫他縮進去。

和尚 (照幹)

威海猥 杜梨阿!

杜梨阿 (從他的外套裏)請你說，下僕在  
聽。

威海猥 你像個半溶蠟燭似的曲背坐着，你  
還想要同神佛交談，那不是很不靈麼?

杜梨阿 (起立，被壓迫似。)爲我要能夠戰  
勝。(脫外套)

威海猥 你的戰也不久會停了，杜梨阿。

杜梨阿 (疑心)我也相信是這樣。

和尚 (於是開始他的可惡的發砲，從臺座

之旁把白霧似的雲送給很悲哀地地坐着的大商人上。)

麥克斯 (從屏風後面走出來,走向右方,用望遠鏡把一切精細地驗查。)

和尚 (熱心地在吹,一兩回吹錯,把許多濃煙吹出來。)

芙蘭資, 蒙古和麥克斯 (他們三個人也要受着此刻正在爲了自己生死而同嚏粉對抗的大商人一樣的刺戟,同他戰。不過他們是預知有些事,因此可以講預防的方法。第一是捏鼻,然後用手巾按着鼻和口,從他們的比較安全的地方,看冒險的經過。)

杜梨阿 (完全被嚏粉壓迫。要想按着他的痒意,要壓伏打嚏的努力雖說做得很多,却是沒有成功。)

威海猥 (威赫地叫)別要嚏呀,杜梨阿!別要忘去盾牌上的“打噴嚏的人必定要死”。

麥克斯和芙蘭資 (憤怒的結果,用紙球對威

海猴丟上去。)

威海猴 (搖頭而避這射擊，不知道射者是什麼人。)

杜梨阿 (了不得的恐怖) 我也決不是——(抵抗力已經到了終末。) 哈替! ——我也決不是! ——(一齊射擊似) 哈替! 哈替!! 哈替!!! (失力倒在台座的階上) 這是不可避，就算神佛，也必定不會抵抗這長久的刺戟了。

和尚 (走前，做作着很悲哀似，捏商人的手。) 我真誠心同情你。

杜梨阿 謝謝你。你如曉得我此刻所遭的責苦——! 我決沒有曉得精靈之中也有這一類利害的東西。

和尚 啊——利害的是到處都有的!——那麼你曉得麼，其次要做的是?

杜梨阿 自然(動作)割肚皮。

和尚 (悼意) 是呀，我誠心同情——

杜梨阿 不客氣說，現在，到了這地位，其實

有些不高興幹。

和尚 你說的是一個大家所有的真理，杜梨阿！假使大家，大家是正經，那麼世上不會要有自殺的人了。

杜梨阿 或者這也不過是一個遊戲吧——！或者神佛會在最後的一瞬間裏救助我的罷。

和尚 我猜起來那一種希望是不至於很多。

杜梨阿 （嘆氣）假使你真的那樣說法——那麼我們用不着再多話了。

和尚 很贊成，杜梨阿呀！來，此地是地毯。（擱開地毯）這是做慣的事體了。地毯是多孔質。這樣，那麼寺院裏也可以省點醒齏。

杜梨阿 那麼可說很經濟的了。

和尚 啊，至於經濟一點，我們沒有取過敗。

杜梨阿 那麼你必定有拾配的短刀在那兒罷。

和尚 照你說法這兒有！（把一根馬來製七首傳給商人）

杜梨阿 那麼通通預備好了麼——？

和尚 是。

威海猥 (怒而囁) 蠢子,署名呢。

和尚 對,——那便是——這書式上有些要  
你寫進去。——(拿出一張紙頭)

杜梨阿 要署名麼?

和尚 (點頭)這是每次要的。

杜梨阿 (寫。不得不笑。)那麼照你所說  
罷。假使不爲難你們就好。——

和尚 爲難我們?——你的財產送給寺院,有  
什麼爲難呢?

杜梨阿 我的財產!(笑)

和尚 呀,你笑!天也照覽,你不是已經把財  
產消耗去了麼?

杜梨阿 (不止的笑)消耗是還沒有,差不  
多了。

和尚 你把他怎麼幹了呢?你快辦。不要給人  
那樣的焦急等。

杜梨阿 我做了些投機。

和尚 在“大來”麼？

杜梨阿 不是，在塊大利馬克的克洛納。

和尚 （因為失去期待，叫了一聲身，體成軟，）怎麼你會那樣的幹呢？

杜梨阿 我把我的魂從俗世移到天上去了。

和尚 那是很大的罪惡。不過你除去那不值錢的塊大利馬克外還有什麼值錢的東西罷。

杜梨阿 （署名）是的，有是還有許多的。

和尚 （少些放心地接紙）那很好——那麼我不過分的躊躇你了。——勇氣和力：祝你冥途好。

（感動地握手。）

和尚 （走進大和尚房間去）

杜梨阿 （坐在毯上，用拇指試驗匕首的刃。然後開始動搖，把匕首準對自己肚皮，不過搖頭把兇器放下。）

威海狼 快動手了麼？不要那樣子的躊躇，杜

梨阿。

杜梨阿 先生，我還沒有很慣，這是今天第一回。（從新要想衝腹）

麥克斯，美蘭資和蒙古（此時從他們的隱所趕出來）

麥克斯 喂，別要做傻子了。

杜梨阿 有什麼人要妨害我的昇天麼？（吃驚而跳起）呀，白人？！白人麼？

麥克斯 白人和黑人！——杜梨阿呀，你是個蠢子，老朋友，不要怪我們，你完全是受騙的了。

杜梨阿 被騙？怎麼受騙。

麥克斯 這樣子被騙！（走進台座，拿出噴粉的壺和鎗，裝粉，屈身對杜梨阿面上大吹。）

杜梨阿（抱可疑之意打噴嚏，那是什麼？

麥克斯 這便是“惡靈”了。和尚是個下手。頭目坐在這兒。（指示威海狼）這一個油肥傢伙是他的屁股皮裏一包的滑頭。（敲他肚皮）你可以懂這東西麼？

杜梨阿 白人呀，我請你不要把烏佛罵。

麥克斯 一個好佛，一個好佛。一個神佛的靈體便是一個活人的大拆白黨罷了。

杜梨阿 活人的？

麥克斯 自然是個人。

杜梨阿 你說那是人麼？沒有這道理。

麥克斯 你同我們一起到柴克先去，那麼我可以給證據你看。

杜梨阿 你能夠給我看，什麼地方都可以跟你去。那時候要會曉得我至今所想的和所做的是沒有意思。

芙蘭資 你想我們要把杜梨阿也帶回去麼？

麥克斯 你先想一想，芙蘭資，杜梨阿不是比我們的外蒙古更蠢麼。

蒙古 更蠢！那不給你們說！麥克斯，那簡直錯了。我是頂蠢。（反抗地把雙手揮）

麥克斯 杜梨阿，你自己判斷！此地有我們的黑色朋友蒙古，他爲了要把自己的肉獻給王帝吃，



因此去蒐集燒自己的柴去。就可說他因為一個蠢字去犧牲自己——就算蠢了，不過那還是可以有的一事。至於你呢，你把自已的生命和財產完全捧給一個本來是沒有的神，不過是你想像中出來的東西盡忠。好了，你和蒙古那一個蠢呢？

杜梨阿 假使佛不是佛，不過是個人，那麼我蠢了。——不過請要證明給我看。

麥克斯 那是不容一刻的！——你看，這一個活佛立刻會做人的動作！（拿嚏粉對大僧正鼻下吹，作用立刻，威海猥的大身體先神經質地振動，然後一連的噴嚏打出來。）喂，怎麼，杜梨阿？

杜梨阿 白人朋友，那是還可容疑的，還不可以算決定。或者佛也會打噴嚏。請你能不能夠證明給我看佛也會感到痛苦。那麼——

麥克斯 芙蘭資爾，我們的靴匠錐子在那？不是我們常時帶這尖的廣西來麼

芙蘭資 （從袋裏拿出錐子：不要衝得太利害呀，麥克斯。

麥克斯 ——原來應當的是割肚皮了。此刻感傷是完全不許的。（攀上台座，把靴匠錐打進屁股，）赫克斯，撲克斯，赫克斯，撲克斯。你是佛，那麼飛出去，你是人，那麼滾出去。

威海猥（怒到了不得）你把沒罪害的和尙從一刻的晝睡打消，我要到近崗巡捕去告訴你的暴行。（意想不到地趕快從台座跳下來，從開放了的門首滾出去。）

芙菊資（看他後影）滾過廊，滾過斜路，帶着一個好像寺傭樣子的人到地獄去了。你看大佛的一個活人的樣子，杜梨阿！

杜梨阿（從內心 謝謝你 朋友，你們把我從怪夢啟蒙了。我真是一個最蠢的了。我跟你們去。

蒙古 我呢？

麥克斯 放心，蒙古！你也帶去！福克斯脫洛脫爾可以有選擇！或者他可以抽籤決定（下面聽見汽笛聲）

芙蘭資 輪船就要開了。我們去罷，朋友。

麥克斯 不過那一張署名的書式呢？

杜梨阿 我馬上打一個電報去便好。假使他們去領錢，那麼他們要被逮捕上斷頭台。

麥克斯 斷頭台——那真稱心！“王者宜還王”了。

（汽笛二次又叫）

大家（走近門）

麥克斯 芙蘭資爾，你說怎麼呢？

芙蘭資 我們要叫福克斯脫洛脫爾低頭平伏。

麥克斯 我們一舉能集到這許多蠢子——光因這一件也可以給他許多印象。是不是呀？（跟大家）

—— 幕 ——

#### 第 四 幕

笑在末了一回，笑得最舒快。

景——福克斯脫洛脫爾別莊的一個美而大的房間。後壁中央有一個廣闊玻璃門，通月台。這門旁有美好鐵庫。右手和左手各有一大一小的側門。小的門上有一個正可通一人頭的小門。

福克斯脫洛脫爾（穿禮服和漆皮鞋過大門進來，唱。）爲了你，我們結新婦之冠——

該爾特路特（從隣室，串過門上小門看室內。）爸呀，不要響了。你討厭傢伙。你要把你的獨生兒像個俘虜的幽關到什麼時候呢。

福克斯脫洛脫爾 結果你能夠成明白了麼？  
該爾特路特。

該爾特路特 我是非常有道理的，爸呀。不明道理的只有你的慘虐的命令，叫我忘去芙蘭資爾，要同別人結婚。

福克斯脫洛脫爾 我的這命令你要今天就守。

該爾特路特 我不肯，不肯，我因爲很久被關在這兒，因此眼淚也很容易出來了。不過無論你怎

麼責我，叫我忘去要芙蘭資爾是不能夠的。

福克斯脫洛脫爾 時到智也到！今天午刻我要把新郎介紹你。

該爾特路特 我的新郎？假如他不立刻向後轉回滾去，我要把他的鼻子也打破了。

福克斯脫洛脫爾：你是怎麼可愛的小姐呢？

該爾特路特 怎麼可愛的爸呢？

福克斯脫洛脫爾 現在沒有時間給你慢慢說什麼了，新郎不久要同登記官來，那麼他會馬上給你們結婚——那麼你們這成夫婦了。

該爾特路特 我如肯。那麼可以的，不過我是不肯，登記官也不能夠不管我的意見叫我結婚的。

福克斯脫洛脫爾 是麼？（笑）我已經給他許多錢了，無論什麼都可以照我想的做。

該爾特路特 唉，我的一切都沒有了。

福克斯脫洛脫爾 結果敗了麼，我是比你強的。我有錢，錢是支配世界的。

該爾特路特 (半哭) 錢會把人做到那樣的壞 那麼倒不如把錢通通丟開, 大家互相親近地生活好得多了。

福克斯脫洛脫爾 你說得對, 你明白道理。  
(有叩門聲)

客人來了, 關好小門靜默一刻罷。到了午刻, 等到結婚的準備通通好, 那麼我要給你從房間裏出來。

該爾特路特 你光相約 沒有一回守過。(關小門)

老芙蘭資和許多織工 (進來) 問你好, 福克斯脫洛脫爾先生。

福克斯脫洛脫爾 啊, 織工們嗎, —— 今天好, 諸君, 你們有什麼好思想了麼?

芙蘭資 沒有什麼好思想, 先住。我們不能夠讓步。現在的工資不能夠活我們。

福克斯脫洛脫爾 你們會活和你們不會活過去, 那同我沒有關係, 我不能再增加工資, 這是說

完結了。

該爾特路特（從小門）不是完結，老芙蘭資和你們大家，你們盡力幹，不要受不住的擡收。

福克斯脫洛脫爾 怎麼不會靜嘴，這鼻涕塊。你用不着來說什麼。（他把小門關，再向工人。）你們想在舊條件下工作嗎，肯麼不肯麼？

芙蘭資 那是不成的，福克斯脫洛脫爾先生。那是簡直不能。

福克斯脫洛脫爾 你說不能麼？

芙蘭資 是的，照你說法。你不能聽我們的要求，那麼我們只可以停止工作了。

福克斯脫洛脫爾（不客氣地）停工的人要歇出去。

芙蘭資 福克斯脫洛脫爾先生。

福克斯脫洛脫爾 我的最後一句，停工的人要歇出去。

芙蘭資 先生請你不要說過分的話了。請你想一想我們的地位。也請你想想過去的事體，請你

也不要忘去什麼人替你做成財產的道理。結果你的財產也是我們——從前你的同僚做出來的。的確，這工場和這別莊都是織工的勞力造成的。工廠原來都是我們的東西。假使我們找從前的賬——大概那要在你們的鐵箱裏了——找得到，那麼你的這種豪華也要告終焉了。

福克斯脫洛脫爾 芙蘭資君，那種話請你別要說罷。我的金庫中是一文也沒有別人的錢。你們無論什麼人都不能一看我的文書。你怎麼想到那種思想麼？你聽見什麼外國來的煽動演說家來攪亂你們的頭腦麼？你們今天靜心回去同別人好好商量罷。我的意見你們大概已經曉得了。能夠滿足於到今的工資——那麼好。不然呢——我只好叫你們從我的織場遠開了。成了那樣子的時候呢，——真對你們抱歉——你們要迷在路頭了。

芙蘭資 照你所說，先生。總歸回去商量一回罷。不過，你還不相信村中的人通通在抱同我芙蘭資一樣的思想麼？（織工們很悲傷似走出去。福克



斯脫洛脫爾跟他。)

麥克斯 (至今立在月台上半匿，時時偷看室內情形，此刻開了月台上門，走進房間唱。) 過了年，過了一年，正是又採葡萄之時——

該爾特路特 (開小門) 芙蘭資爾，芙蘭資爾結果你又回來了麼？

麥克斯 一切都美好，特爾兌爾——此刻在此地的是我麥克斯一個人，不過馬上芙蘭資也要來了。事體必定馬上能夠解決。

該爾特路特 唉，麥克斯，你是世界上頂好的人——自然比芙蘭資爾是差一點！快到此地來給我接吻你。

麥克斯 (搔他耳後說) 接吻，我很不大會，不過你如說必須，——(伸首給他接吻) 那麼我來把你從養雞棚裏救出來罷。(照幹) 爲什麼你今天必定要同新郎做親麼？特爾兌爾！

該爾特路特 明天是我的念一歲的生日，麥克斯。那麼明天以後我要成年，那麼從明天以後我

要能夠自己管自己。因此爸爸要叫我趕快同他所歡喜的結婚。

麥克斯 不是他同芙蘭資約過他要等我們的回來麼？

該爾特路特 一時從你們沒有回信，因此他說你們在什麼世界之際限處死了，就把他的約束破棄。

麥克斯 他是這種人。

該爾特路特 你們也會什麼要這樣的很久在外面做什麼？

麥克斯 第一我們在非州，特爾兌爾，是個世界之際涯，那兒有野蠻的黑人。他們是真黑，他們有什麼祭日，那麼在一個吃點心時候也真正要人的。

該爾特路特 真的麼？

麥克斯 有不真麼！芙蘭資和我也差不多要被吃去。

該爾特路特 真的麼？

麥克斯 誓我的鬍子，自然是真，特爾兌爾，我們差不多已經把大趾伸在煮鍋裏了。

該爾特路特 可憐，怎麼你們能夠逃出來的呢？麥克斯。

麥克斯 了不得簡單，特爾兌爾。我們倒好運氣，碰到的是一個王，就是想吃我們的。我們給他在臣下面前打了一大個巴掌。

該爾特路特 大概因此你們受苦了罷。

麥克斯 完全是個反對，我們因此被救的，皇帝因此從心中感謝，爲了被打巴掌赦我們的生命，再會連要僱我們一生在宮殿裏。

該爾特路特 不是你在說慌麼，麥克斯。

麥克斯 決不會說慌，特爾兌爾。慌話是要從此剛說了。

該爾特路特 那麼我可以說了，你們能夠同那許多可憐的黑人脫離，總算是個幸虧了。

麥克斯 脫離？我們完全沒有脫離。我們帶着一個最好美麗的標本帶來了——喂，蒙古！蒙古！！

——（鞠躬）我們通通是沿屋脊上和月台進來的，這一類事體我們在原始林中混在胡孫，蛇，鸚鵡時候完全成慣了的。——蒙古！

蒙古（沿麥克斯所說之路上，露齒微笑，帶花束。）請你接吻手上，特爾兌爾。我獻芙蘭資君的花束你，是很光榮。

該爾特路特 謝謝你，黑人君！——（帶好奇心看他）你很黑呢！

蒙古 呀，你想，從新生時候就是這樣的。

該爾特路特 怎麼你很有趣，同你也很配了，你到了這兒柴克先來，你想幹點什麼事體呢？

蒙古（差不多很不高興）不過，小姐，我是世界中的最蠢的，

杜梨阿（從月台發怒而探視）

該爾特路特 怎麼，你是——最蠢的？

杜梨阿（怒容進來）他在講說，他不是最蠢的！他是初心者，他是外行，他還不過是初步，——他在封建的山裏的蠢的樣子是大不及我要成宗教

犧牲的蠢得多了。

麥克斯 你們已經打架得夠了。今天不要相打了。我說你們在自己的領域內各有所長。你們要滿足。——

該爾特路特的父親福克斯脫洛脫爾大概會替你們決定，不過那是一種趣味問題，我們不得不隨便他了。 我們 芙蘭資爾和我，是很快活，我們找着蠢到像你們兩個的人，

兩個競爭者 （漸靜）

該爾特路特 麥克斯，那麼你們真的找到什麼人來了麼？又是一併兩個人。

麥克斯 照你說法，特爾兌爾，的確是個很不容易的事體了。

該爾特路特 好麼，那麼我可以拿芙蘭資做女婿了麼？

芙蘭資 （也沿月台走進）自然，特爾兌爾，你看我們不是又成一起了麼？

福克斯脫洛脫爾 （打開大門）大家都在？

唔，有各種各樣呢，馬上請你從我家出去罷。你們這警察所不許的攀樹名人。出去，否則我要叫布爾狗來咬你們出去了。

該爾特路特 可是，爸呀 這是芙蘭資爾。

福克斯脫洛脫爾 別叫了，小兒，現在已經太遲了。這事體早已是過去了。

該爾特路特 不過他們已經帶最蠢的來了。

杜梨阿（同蒙古同走前敬禮）——我們就是，我們世界最蠢人能見先生是作為無上的光榮。

福克斯脫洛脫爾 你們是最蠢的麼？為什麼道理？

芙蘭資 杜梨阿，給我來說明，福克斯先生，你從前叫我做個世界最蠢的人。就是你提供醜惡而污辱的生活給我的時候我主張要保持親切而正直的生活時候，你叫我是個最蠢者。那時候我不是真的蠢，不過從你們看起來就不同罷了。——這黑人蒙古他是真蠢，為什麼呢，正是我們碰到他時候，他正要被皇帝連皮連骨吃去，還要以為是無上

的名譽。

福克斯脫洛脫爾 那是真的麼？

蒙古 是呀，先生。我爲了要烤煮自己，自己去找集柴的。假使沒有這兩人來強迫拉開我，——至今天愈加感謝他們了——不然此刻我早在有名的皇帝大腹裏了。

芙蘭資 至於比這黑人更蠢的我們支那的朋友大商人杜梨阿。他想要把他的生命財產通通送給原來是沒有的非佛之佛。

杜梨阿 福克斯脫洛脫爾先生，正是芙蘭資所說。假使沒有這兩位世兄來，那麼我早已要失去性命，我的金錢要給和尚在畫舫裏的酒宴用去了。

該爾特路特 你看，這善良的藏古和黃色的杜梨阿以外的蠢的人是全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了。現在芙蘭資爾已經在你同他的打賭裏打勝了，你要給我做他的新婦了。

福克斯脫洛脫爾 給你做？要給你做?? 沒有

什麼要給你做的道理，你們說，這黑人是蠢，這支那人是全世界的最蠢，假使我說他們兩個有色人種不是那樣的十分蠢，那麼怎麼呢？感激的結果被他的王剝了皮的蒙古，和爲了詐欺師而要破滅他的生命財產的杜梨阿——假使我反對你們說這兩種人是世上常常有的人種的時候怎麼呢？蒙古和杜梨阿一類的人是在德國國裏也是遍街的多，——不行，小美蘭資是敗了。他可以快同這人回到熱帶原始林去就好了，正是剛來的地方去就好了。——我們間的事體是已經了結，你們沒有能夠找到最蠢的人，於是，該爾特路特，你今天之中要得到更好的男人。

麥克斯 怎麼一個狡猾夥。像糞蟲出糞似的一個再加一個狡猾話。可是照我們把鱷魚和黑人王打傾的那種手法來做，那麼這福克斯脫洛脫爾也可以像旋小孩手似了。——再忍耐一下，這傢伙，復讎是血，切迫時不管十戒律的。

福克斯脫洛脫爾 麥克斯君，無論什麼強迫。



和罵詈我都不管的。就算有危險迫近身，我不做什麼怯懦的。

麥克斯 你會連門外也不敢出去一步了罷，我懂你的。你是個徐文長。

福克斯脫洛脫爾 我想對你們這樣說，在有一個條件之下，我可以許芙蘭資和該爾特路特的結婚，不過必須要在這條件之下。

福克斯脫洛脫爾 小芙蘭資要脫離他的父親，我同村中織工戰鬪之時要幫我。

芙蘭資 那不行，福克斯君。我的爸，我的地位是不可以丟掉的。你自己也應曉得曉得。

福克斯脫洛脫爾 那麼隨你的便，芙蘭資少爺。不過從此以後請你不可以再見着一回我的小姐，——該爾特路特，你聽見我的決心了，這樣呢——那樣呢？（從小門走出）

該爾特路特 （按手在面上，心痛地哭。）

麥克斯 （放手在她的肩上）別要哭，特爾兌爾！別要哭。我送我的新的大刀你，送我的足球

鞋子你。事體必定會能夠圓滿解決的。我們要拿壞爸爸做到腰也攣，微小地叩頭謝不恭，我們大家要大大地笑一笑了。你曉得，“笑在末了一回，笑得最舒快。”

美蘭資 一切不幸都從他富我們不富而來的，可恨的是金錢，可恨的是金錢。

( 有敲門聲 )

大家 進來！

織工們 ( 再進房內 )

小美蘭資 爸爸呀！

老美蘭資 可愛的美蘭資爾。(親近的招呼)  
爸爸，爲什麼你們大家要做那不高興的樣子到福克斯脫洛脫爾的別墅來呢？

老美蘭資 市面不好，小孩呀，市面大不好，福克斯脫洛脫爾任意對我們幹。我們不能對抗他，他有許多錢，那麼無論什麼都可以對我們幹。

小美蘭資 爸爸，你說工資太少麼？

老美蘭資 十分，十分的少，美蘭資爾。

小芙蘭資 福克斯脫洛脫爾不肯加麼？

老芙蘭資 不肯，更加他要拿歇工來脅迫我們。這工場原來也是我們的，你也曉得他用從我們所偷的錢來建設這工場的。

小芙蘭資 寫着這工場的文書呢？在什麼地方。

老芙蘭資 能夠有的時候，那麼在這人家不能近的堅固的金庫裏了。你看，是這樣，完全沒有辦法，沒有辦法。

織工全體 是呀，沒有辦法。

（壓迫似的沈默）

杜梨阿和 蒙古 （鳩音，囁話，點頭。）

杜梨阿 芙蘭資？

小芙蘭資 怎麼，杜梨阿？

杜梨阿 你們把我從中國帶來，那是你們以爲我是世界上最蠢的緣故。

芙蘭資 是呀，爲什麼呢？

杜梨阿 請你大哥不要因此見怒。可是我覺

着你們，你的爸爸和你們織工都比我們蒙古和杜梨阿幾百倍的蠢得多了。爲什麼呢，蒙古將被皇帝完全騙，那是他以爲王有權利的緣故。我將犧牲於島神，那是以爲佛是真有的緣故。你們却是曉得，曉得福克斯脫洛脫爾是壞夥，再曉得那證據百中九十在這金庫裏。曉得了還要不住甘受他的騙，情願給他奪去愛人，情願給他奪去飯碗——那麼你們要是再不可以有什麼形容來名狀的最蠢的人了。

大家（從新生元氣）杜梨阿說得對，杜梨阿說得對。

福克斯脫洛脫爾（大怒，從側門跳出。）怎麼？杜梨阿說得對？愈做愈好了。從我的金箱立刻卽出，無論怎麼不許你們觸我的文書的。我倒不如把鑰匙從窗投掉的好了，要給他你們強盜竊賊，那麼倒不如自己諦觀財產的好得多了。

芙蘭資 不要那樣的做了。拿好鑰匙，請你立刻在此地把金箱打開。

福克斯脫洛脫爾 對不起了，那是不行的，——你看，那兒有舊泥池。（走近還開着的月台上）此刻永久把過鑰匙消滅在池中，（從袋裏拿出鑰匙把他將去）

麥克斯 （猛烈地跳上他，同他格鬥。）無論什麼都有個底，像臘腸是有兩個底。放開，拿過來，滾開。（從福克斯脫洛脫爾掠着鑰匙走向金庫）現在同僚和朋友！現在給我們看看那時候的款子究竟怎麼樣用的罷。（開，許多書類被拿出來。）

福克斯脫洛脫爾 救命呀，管夜呀，救火呀，

麥克斯 管夜也要麼，救火會立刻要來灌點冷水在你的狼狽苦悶的老頭上。——這兒是那一張東西！（他念）這兒有一切真實。（大家交臂而念）究竟是了，究竟是。福克斯脫洛脫爾騙我們了，福克斯脫洛脫爾秘密地把我們的錢騙去了。我們是正當建設者又是所有者，工場完全是我們的。

大家 （大家結手，作圈而跳舞而唱歌。）我

們是正常的建設者又是所有者，工場完全是我們的。

福克斯脫洛脫爾 （完全沮喪）那麼我呢？  
我呢？

麥克斯 你可以謝謝我們沒有捉牢你做一個  
“溫巴——溫巴——古爾——古爾——威海狼”的  
玩戲，——第一你要無條件地給小姐同我的莫逆  
之友芙蘭資做親。開步走，動手！

福克斯脫洛脫爾 照你說法，人是意思是他的  
天國又是地獄。

麥克斯 你要退回故時，要同我們大家一起  
做工。正直地勞動，你要賠償加於我們的罪，那麼  
或者你也可以會成這社會上可以有的一員。

福克斯脫洛脫爾 我要再做工？

麥克斯 是呀，你要想。

福克斯脫洛脫爾 唉，我的財產，我的漆皮鞋  
呢？

麥克斯 你去碰到第一個窮的惡魔就送給他

好了。

福克斯脫洛脫爾 那麼我的禮服呢？我的絹高帽呢？

麥克斯 還有真裝跳舞會，和案山子也有。

福克斯脫洛脫爾 那麼那個香餐烤鵝肉等的大菜呢？

麥克斯 簡單的一食要比吃不正義的奢華大菜有榮譽得多了。

福克斯脫洛脫爾 大家像很高興，大家是強，大家適當於這世界。只有我，一時也以為最強，其實是最可悲最弱了。不知道在這世上怎麼纔好了。我的錢也完全沒有了。要誠實地做工是了不得怕，了不得怕。——呶呶呶！（哭）我們很久爭過誰是蠢誰是賢。結果我這大詐扒手——呶呶呶——是個這兒的最不幸的——呶呶呶——最蠢的

——幕完——



1930 7 1 付排

1930 8 1 出版

1 1500册

---

版權所有

---

每册實價大洋七角  
上海現代書局發行



